



現代獨幕劇選

走



MT
I274.6
412

現代獨幕劇選
葛一虹選編

走

新生圖書文具公司發行



3 2173 0149 2

現代獨幕劇選 目次

走

我爲什麼要選這幾個劇本？我對於他們的感覺是怎樣的？.....	葛一虹
走.....	吳天
櫻花晚宴.....	洪深
鋼錶.....	章泯
出征.....	宋之的
娼婦.....	夏衍
蕭忠義.....	舒非
一心堂.....	王震之
母與子.....	徐昌霖

魯迅名著評論集

阿 Q

路 沙編

你看過『阿Q正傳』嗎？你看了笑呢？哭呢？恨呢？怒！無論你的反應如何，都可證明該書實為世界文壇的巨著。本公司為適應各界研究起見，特搜集張天翼先生等關於阿Q的論著多篇，彙集成冊，末並附有『阿Q正傳』的正文及『阿Q正傳的成因』二篇。現已付印，即將出版，歡迎預約。

新生圖書文具公司

17-18

我爲什麼要選這幾個劇本

我對於它們的感覺是怎麼樣的？

第一

在我的書桌上雜亂地堆放着一堆劇本。它們的外形保持着各不相同的風貌。有的是作者寫親筆的草本，有的是複寫下來的抄本，有的是油印的；自然大部份是鉛印了的。有幾個劇本上面還留有導演者底手記，那是鉛筆勾劃下來的，已經模糊得看不大清楚的字跡和舞台構圖。所用的紙張最是龐雜，有上好的瑞典紙，或在戰時後方也已不可多見的白報紙，有硬硬的羅西嘉樂紙，有此時此地已經見慣了的黃澄澄的土紙，和一種毛茸茸的桑皮紙。當我的視線落在它們上面的時候，不管它們的外觀是怎樣各具特色，但我却一樣感到十分熟悉和可親近的。於是，我接着想開去了。這些外觀各不相同的東西，在不久以後，就要經過排字工人底手，校對者底手，印刷工人底手，裝訂者底手，和店員底手，而落到讀者底手了。當它們達到讀者底手的時候，一切外觀上的異點都將消除，而一律地排着整齊的新或舊的五號字體，用着同一的紙張，裝裱着一個讀人的封面，在它上面也許還要印着諸如「選」底字樣。

「我憑了什麼信任的標準把它們從衆多的劇本中抽取出來，而放在一起，並且按上了「選」底字樣呢？」

誰都知道，抗戰以後劇本底生產數量是非常龐大的。這之中獨幕劇更佔多數。有人說過，至少有三百個，也有人說過大約在五百左右。但是收集在這里的，却不過十個劇本。這里，首先便有了一個問題：你有沒有看過抗戰以來的全部的獨幕劇呢？

我的誠實的答覆：沒有。

假使不是我的武斷，我想，我們之間還沒有一個人，他曾經讀過了全部劇本的。這樣說來，豈不是一定有許多應該列入這里的劇本，而因為未被發見以致遺漏了嗎？

這自然是可能的。

就是這個緣故，鞭策着我爲了從事這一件工作重溫了曾經讀過的劇本，和儘可能地搜集了一些劇本來加以究證。但是我倒底缺乏這樣的大膽量，敢在讀者面前，儼然地像某一些「選」家似地說：「喂，這是最佳獨幕劇選，抗戰以來的最佳獨幕劇全在這里了！」

其實，解脫我的心里的不安的，倒不是我自信我雖然沒有讀遍了抗戰以來的全部獨幕

劇，我總算讀過了不在少數的劇本的這一實事，而是我的標準，並不是完全寄存在「最佳的」。

那是什麼呢？

讓我還是來述說一下我對於這一個工作底理解吧。

我以為，在這個時期我們來把若干優秀的作品收集起來，一方面固然可以顯示出在這抗戰的階段中，我們的最活躍最富有戰鬥性的戲劇曾經創造出了怎樣優秀的成果，樹立下怎樣的歷史底紀程石，同時，我們也必須意識到這樣的工作在整個的抗戰劇運中應該有着它的或大或小的積極作用的：那就是解決所謂「劇本荒」底一個微小的企圖吧？

關於「劇本荒」，有人曾經指出那是由現有的劇本「不夠好」的緣故。這說法是不能不叫人同意的。不然，擁有了三百或五百個獨幕劇爲什麼演來演去還是「放下你的鞭子」之類底劇本呢？自然，對於我們的青年的劇作界提出鼓勵是必要的，苛責我們青年的劇作界不能不是多餘的。然而，「劇本荒」底原因倒也並不盡在於此。這是要加以補充的。當我們讀過了相當數量的劇本之後，便可以知道這麼衆多的劇本其中大部份是有着濃厚的地方性和高度的時間性，那就是說這着子的劇本即使並不是「不夠好」，但却祇適合於某個時間，某個地

方來上演的。除此以外，却又碰到了一個劇本底流通問題。由於戰時印刷底困難，和交通底不方便，這裡產生了好劇本，却不能為那里的劇團所獲得。那里獲得了好劇本，這裡的劇團却還沒有。這結果，就是幹了三年多的劇團，他們的劇目頂多也不過二十個左右。這樣，怎麼會不鬧起「劇本荒」呢。

量底增多和質底提高，這當是解決「劇本荒」底最基本的方法。但怎麼樣從現有的劇本中間，找出仍然為當前抗戰情勢所需要的，不常見的，較有普遍性的，上演而可以獲得較良好效果的劇本，而把它們印行起來，無論如何，這樣的工作雖然不能算解決了嚴重的「劇本荒」，可是也未始毫無用處吧？

在另一方面，這裡的劇本，我雖然不敢廉價地把「最佳」一名稱贈送給它們，可是我還能夠在親愛的讀者面前說一句話：比較起來不能不算是優秀的。把比較優秀的劇本奉獻給我們的摸索前進的青年劇作家，也許還能有一點點的示範作用吧？關於每一個劇本，在後面我還要分別地記述下我的粗淺的意見。我希望它將對於親愛的讀者有些微的幫助。

現在夜已深沈，伴隨着我的是一盞燈光，窗子以外的是黑黢黢的，今天已是舊曆的除夕，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霧重慶」難道此刻真的在霧中安眠了嗎？據說重慶是不見雲的

，這幾天雖還沒有下雪，但却驟然寒冷起來了。我曾經在重慶度過兩個冬季，從來也沒有像這幾天感到寒氣簡直把人們壓得連呼吸起來也有了異樣的感覺似的。不過，當我面對着這些劇本，並且想到了在前方，在後方，我們十餘萬的戲劇同志怎樣艱苦地在從事救亡圖存的工作的時候，我不由得不興奮起來；好像我的血液也奔流得快了，黑暗與寒冷也沒有了。是的，我相信，我們一定可以爭取得到自由幸福的日子，我也相信，我們的戲劇同志在過去，在現在，在將來，永遠是會站在鬥爭的第一線的。

「走」

這個劇本使用了三個人物，音樂家黃曼冰，他的妻子若英和他的年老的母親。

走呢還是不走呢？這是黃曼冰底問題，也就是整個劇本賴以發展的線索。他的妻子和母親底出現，不過是推動他「走」的勇氣，或是阻礙他「走」的決心的。劇本底動作是非常簡單的。

其實，這個問題，走呢還是不走呢，在黃曼冰這樣一個人是應該早有所決定的：走！什麼不應當走呢？，留在這裡做不出曲子，做出了曲子又唱不出去，而在那撞憬着的地方，

有着朋友，有着工作。然而也有着不能走的理由，這里有愛的孩子，有可愛的妻子，有可愛的母親。這樣，我們的嚴肅的音樂家不能不躊躇起來了。這是他的內心的苦痛。

同樣，作爲一個音樂家底賢明的妻子的若英，一樣的爲着她的丈夫底「走」與「不走」而矛盾着，苦痛着。她當然是同意丈夫底「走」的。但是感情底力量在她血液里苦痛活動着，她也不能不躊躇了。

母親是比較單純些的。她的僅留下的一個孩子，在她的觀念上她是不願意他遠遠地離開去的。

然而，這一個問題是必須解決的，而且是天亮以前必須解決的。

於是我們便看到了理智與感情底交戰，理想與現實底搏鬥。在這中間，有真的愛情，有入情入理的生活底素描，同時還明或顯地表現出了敵入底壓迫。我們的嚴肅的音樂家黃曼冰在這個極短促的時間里，他有了幾個心理上的變動的過程。開始是疑慮無定，徘徊不決。後來知道他的妻子也同意他「走」了，於是有了第一個「決定」。但這個「決定」接着爲他的母親底出現而消解了，於是有了第二個「決定」。而這第二個「決定」，當他坐下來，「很興奮地」預備在樂譜上「寫下音符」……「一切精力馬上消失」，接着又推翻了。於是

了第三個「決定」——這是最後的一個「決定」——「走」，而這個最後的「決定」，却又藉着他的妻子底同意與鼓勵才堅定下來的。他終於「不再遲疑，迅速地走出，把一切拋在身後」地走了。

這是理智底勝利，這是鬥爭生活底呼喚！

「走」底作者在這個劇本上顯示了他的成熟的作劇的技術。他在三個「決定」底過程上，爲音樂家黃曼冰所佈置下的心理過程是相當成功的。冬夜，呼嘯着的北風，簷口的水滴聲，街燈底弱光，犬吠，爐火，巡捕底脚步声，鐘聲，雞叫，輪船汽笛，明朗的早晨，陽光里的眼淚，這些用環境底描寫來製作舞台上的空氣的地方，更可見作者底對於劇場技術的把握。這是對於流行於我們劇壇上的鬧劇傾向的一個有力的反攻。

「櫻花晚宴」

什麼是「奇幻」呢？「奇幻」與現實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呢？

「奇幻」是可能與現實的背馳，但是也可能與現實一致的。前者底發生大概出之於作家底超現實的純主觀的非非想。後者則雖然被稱爲「奇幻」，可是仍然基礎於現實之上的。對

於超現實的純主觀而來的「奇幻劇」，我們是有權利來反對它的。而對於根植於現實底土壤上的「奇幻劇」，我們不能不承認它有着存在底價值的。

顯然「櫻花晚宴」是有着現實的根據的。

「櫻花晚宴」里的夢者底夢是一個現實的夢，而夢境也是現實的。

這個夢者是誰呢？實國賊汪精衛！不錯的，汪精衛是一個人，他像平常的人一樣，是應該有夢的。我們試把他作爲一個平常的人來了解，這一個人犯下了「滔天大罪」，身受着敵人底壓迫，和國人底唾罵，他的內心一定是非常苦痛的。他弄得神志恍惚，心神不定，他的夢會特別多的。這一種夢底夢境，如果是有着現實性的，那即使是「奇幻」吧，一樣會感到真實的。

在這里，他在夢里經歷了三種情景，碰見了三個人物。這三個人物，錫常麵粉廠總經理裘錦安，或是他的表姪女會秀英，或是偽救國軍師長史用斌，不管實際上有沒有這些人底存在，不管他們的真正的經歷是不是像作者所描寫的一樣，但我們可以斷言在「汪先生」底一身「偉績」中都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然的會遭遇到。

所以，這個不常見的風格的劇本「櫻花晚宴」，它雖然有着所謂「奇幻劇」底形式，然

頭飾却也有着現實底意義的。

在結構上，顯然可見作者底巧思。在夢底佈置上顯示着作者底熟練的技術。

在夢境中，人物底對話壓到了人物底行動，而對話也是相當冗長的。這可能增加演出

上的困難的。

演作底若干限度以內的誇張也許是必要的。導演與演員在佈置夢底來臨的那一過程，需

要特別小心。「汪先生」曾經說過三次「你難道要我違抗日本人的意志麼？」，這都需要強

調地說出的。

最後丁成對電話里的人說的話，「我知道我是吃誰的飯，決不能含糊的」，這不能算作

是這個劇本底「餘波」，而是「點題」，因為「汪先生」不過是一個，這里作者明白地告

了我們的觀眾，他不過是一個傀儡罷了。

「綱表」

在敵人底佔領區域里，我們的人民是怎樣生活着的呢？在這里，呈顯了一幅構造精緻的

圖畫。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即使在巨大的恐怖之下，仍然要作着艱苦鬥爭的。就是一個不一定

有着強烈的鬥爭思想的人，被壓迫得無路可走的時候，也是要挺而走險的。年輕的小孩子底正義感覺，更見得坦白而直率。在另一方面，也還有存着苟安與倖免心理的幻想者，但是結果是怎樣呢？迷夢終於打得粉碎！同時，再一方面，是無恥之徒，居然仰仗着敵人底勢力來殘害同胞，是怎樣殘暴，無人性的！

曉得起觀衆底對之同情與無限景仰的自然是不折不撓的戰鬥者，對之發生憎惡的感覺自然是飲吞我們的善良人民底血肉的野獸，而在有着僥倖心理的人底身上，觀衆也就獲得了一個可貴的教訓。

在這裡，雖然兒子是犧牲了祖父祖母，和母親全部被捉起去了，以惡魔一樣出現的無恥者似乎獲得了全盤的勝利，然而，也正在這里肩負着艱苦戰鬥任務的青年還清楚地挺立在觀衆的面前，他的不甘心做奴隸的信念仍然未被壓倒，而這個家庭所僅留下的惟一的不過八九歲的小孩子也一樣英勇地挺立在觀衆的面前！

——我爸爸兇着呢！我長大也要像爸爸一樣當義勇軍帶很多的兵打日本鬼子！

這意味着什麼呢？這給予觀衆的印象是什麼呢？——這是我們全中國人民底信念，我們要戰鬥到底，一直到和平，幸福，自由的日子來臨！

「鋼表」正和一般容納過多的素材而未能良好地消化的劇本相反，它是單純而素樸的。它祇使用了有限的材料，並不鋪張地，然而却一步一步地緊迫地發展開去。它所接觸到的深度是相當深入的。當它在觀眾面前表現出來的時候，以它的思想性特別是它的悲劇底技術將緊緊地把觀眾吸引着，抨擊着觀眾底性感，向觀眾控訴着，甚至能把觀眾壓得幾乎喘不過氣來。

有位先生曾經談到這個劇本的時候說它第一「沒有忠思想」，第二「缺乏緊張情緒」，還說「全劇鬆懈之至」，果真是這樣的嗎？我想讀者是一定能夠識別出來的。

氣節時令底描寫，人情生活底刻劃，使得這個劇本底發展豐富了起來。

鋼表底一再介紹，襲擊劉二底那一刹那，以及祖父歸來與祖母的對話，和劉二緊緊追隨祖父的那些場面，在在顯示着作者對於舞台效果底強力的把握。

上演的時候，在佈景上，燈光上，對於地方色彩，必須要加以補充，使它來幫助這個劇本在這一方面的不足。母親這一角色則需要更深刻的體驗，因為她在全體人物中是一個性格並不鮮明的人物。

「出征」

在幕閉以前，沈鵬讀着蔣君治給陳平仙的信。

——謝謝你平常給我許多鼓勵，老實說，你的話給了我許多勇氣，不過你只是口頭上說，却不肯實際上做！你只說，不做！這是救不了國的！救國不是說大話出風頭，可以幹的了！這是需要用血肉去拚的。希望以後你不只說，更要做！

這就是「出征」底作者所要向觀衆啓示的意念。

作者怎樣把他所要啓示給觀衆的意思具象化了呢？主要地是透過了劇本中的女主人公陳平仙。這位陳女士大概是一個知識份子。他「懂」得不少的救國道理，也很會說漂亮話。但是當臨到自己的丈夫要出征去的時候，却抬出愛情這一法寶來拖住他！甚至不惜用爭奪地位這樣的說話來侮蔑親近的朋友，更甚至於一本正經地使用了諸如工作之類的漂亮名辭來壓制丈夫。作者在這一性格底創造上是成功的。作者借用了陳平仙這樣一個人，對於一般「只說不做」的「進步份子」作了無情的諷刺。

像陳平仙這樣的人，其實在當今的社會里倒也是常見的。

不過，陳平仙這樣的人底性格我們把它分析起來，與其說是幼稚病者，還不如說是機會主義者更覺得適合些。表面上裝得怎樣前進，怎樣革命，一碰到實際問題便縮回去了，這不能不算有機會主義者底特徵之一吧？這樣的分析假使是不錯的話，那我們便會感覺到陳平仙底性格底描寫還是有些顯得不十分統一的。在幕啓的時候陳平仙與女僕人的對話，即是她發見了她是一個難民，並且知道這個難民底丈夫正因為妻累而不能去打仗的緣故，便把她當作家里的客人來招待，這所能給予觀衆的印象，我想可能是一種幼稚病者底行徑吧？

作為陳平仙底對比的是女僕人，祇要她這個女僕人自己安頓好，他的丈夫就可以「出征」？現在果然有了去身的地方了，那末，她的丈夫就可以去打仗了，這里一切都很快，一點也沒有女主人那麼的「裝腔作勢」。

這是一個喜劇，劇底行進的調子是輕快而迅速的。作者在舞台效果底把握上，這里正如賽其他的劇本里面一樣顯得愉快而勝任。

「娼婦」

「劇中娼婦」，作者曾經這樣說過：

一九三八年夏，爲了看甯兒的病，我從桂林回到上海，那正是「汪先生」到上海的時候，他們那時候的工作中心是集中火力，打擊抗日反汪的言論，我在那短短的兩星期中看了各式各樣的人，五月回香港，就在那里一晚上寫了「娼婦」。

其實「娼婦」里的主要人物，我以為倒還是老李。「娼婦」是「一個不知真實姓名的人」底陪客。這位「陪客」，在一般人底眼光中是一個出賣肉體的沒有靈魂的下賤坯子。但是就是這個出賣肉體的沒有靈魂的下賤坯子却把自己皮肉底代價捐給了戰士底家屬，並且還說：「你也贊成他們嗎？」把這樣一個人拿來跟靈魂的人對比一下吧，將在觀衆里面喚起怎樣一種感情，而這在這個「不知真實姓名的人」看來又將生長出怎樣的感覺呢？

又是自己的女孩子底赤子之心底流露之目睹，又是自己肉上司底威迫之身受，……這個「不知真實姓名的人」終於說出了：

——小毛，你看爸爸還像一個人嗎？

——小毛！快去，看一看，方才的那個人走了嗎？

——走，咱們走吧！

走到那里去呢？這里並沒有答覆。但在觀衆是不會不知道的，他離開了他的「上司

了。

是這麼一個「不知真實姓名的人」，是這麼一個媳婦，是這麼一個女孩子，是這麼一個被「綁」去的報館里的人，除此以外，還有看不見的弄堂里的羣衆，這是一列人物。在另一方面，看見了的是「上司」——流氓。這是「各式各樣的人」底縮影。在這些人物的瞬間的活動上傳遞出了「汪先生」來到孤島上時的景象。不管「媳婦」底作者怎麼樣淡淡地把這些人機巧地合在三個場景里面，淡淡地描繪了他們的行動，呈顯給讀者和觀衆的却是一般不願意做奴隸的熱流，就是這，答覆了所謂「打擊抗日反汪的言論」的那「集中火力」。

「主角，那個「不知真實姓名」的人登場的時候，作者這樣地敘述他：「目光閃爍，心神不定的神態」，「蒼白，憔悴，神經質」。這是必要的。假使一個演員不能深切地體驗到這些說明，他就無法把這個人物演好。因為是這樣一個人，他才能感受到外界所加予他的力量，他才能因了這些力量底存在而「終於打定主意，有力地說」：「走，咱們走吧！」而那些所謂外界的力量底不斷的猛烈的來襲，這就是我們的作者所佈置下，而要求觀衆信服他的，即是把這樣一個「神經質」的人底性質轉變了過來。

這樣一個人，應當可以贏得觀衆底同情的。他的內心的苦痛，和他的身受壓迫，對於觀

要求底同情。這種同情應當一直支持到最後，粉飾者才算盡了他的責任。

「蕭忠義」

這個劇本所討論的是關於兵役方面的問題。

關於這個問題，在現實中普遍地存在着「一種病象」。即使我們雖然有了一整套的相當的完善的兵役法規，但當這些法規落到執行底手裏的時候，便被破壞無遺了。這原故何在呢？這自然是整個的社會問題。因為中國還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它的內部的一切落後勢力隨時隨地對於成長着的新的力量會加以阻遏的。譬如「好鐵不打釘，好漢不當兵」。這是一個封建制度的舊觀念，它對於兵役工作底推進有形或無形會造成一種阻力的。而舊社會里的一些寄生蟲，當他發覺自己有利可圖的時候，他便走上圖私利的路而把什麼國家民族全都拋開了。這樣，我們便普遍地看到了「買放」，「頂替」等等的醜把戲。

「蕭忠義」這個劇本正是暴露了「買放」，「頂替」底一幕醜劇。主演這一幕醜劇的是保長朱四爺，和「幫閑者」媒婆張大媽。朱四爺憑藉了他的地位，向一個「壯丁」榨取了錢，而把他放走了，原來他是可以以極少數的代價去收買一個「橋頭小店里的烟鬼」來「頂替

一 雙

然而，却碰上了「雙個」壯丁。底兒這人，也是一個「兩面派」，他重義氣，講大義，卻爭氣的一個老頭兒。他反駁着「偷生炮斃，隨時脫逃」的辦法。他拆穿了這一幕現劇，爾後於命令他的兒子：「你去吧！」

但是，問題也就在這裏，怎樣來解決我們的兵役問題呢？在這裏，出現了一個可愛的老頭兒。有了這個老頭兒，才把這裏所發生的問題解決了。我們相信當他義正辭嚴地聲斥保長朱四爺，和命令他的兒子爾清清去從軍的時候，觀眾對於他會油然而生出敬佩之心。對於他的說話會加以熱烈的掌聲的。不過問題底解決之於這樣一個性格的老頭兒，這倒是明白的。劇作者向觀眾控訴了這一個事實，他是顯給觀眾的解決方案也派在此。……

那末，就說這是劇本所留有的缺點吧，其實這倒是一個不容易克服的缺點。這倒也不盡然是編劇問題，也不盡然是作家的才力問題。而是寫些什麼的好，怎樣才能表現出來的問題。

無論如何，請您請這個人物應得而在作者應寫下是確定的。
……這也是一個「劇場的」劇本。雖然，假大精這樣一個人在我們村裏村中並不是一

個典型的人物，可是出現在這裡却增加了劇本底舞台效果。

上演的時候，應當注意蕭忠義底諸如「爲國家出力是應該的」那些說話。在後面，當他訓斥了他的兒子以後，蕭忠義底反應必須要強烈一點。

「一心堂」

「紅槍會」本來是中國封建社會里面的一種迷信集團。它並沒有明確的國家或民衆的思想。因之，對於這樣一種擁有潛勢的集團，在這樣一個決定你死我活的嚴重時機，我敵便形成了激烈的爭奪戰。我們要求它轉變成爲一個抗日的武裝力量，敵人則希望它成爲它的一個御用機器。事實上，在廣大的戰區里，在這工作上，我們普遍地獲有了良好的戰果。自然，這工作是十分艱苦的。一方面，由於農民底保守性，淘汰其舊質，發揚其新質，這並不是一件十分輕易的事情；一方面由於它本身底組織份子之複雜，在爭取的鬥爭過程中，常常難免要發生分化的狀態。……

「一心堂」所描寫的是這樣一個故事，由於「紅槍會」底質底變化，一部份無知的人們被「野心家」拖引着分化了出去，而這裡「野心家」底背後却又有着我們的敵人底指揮棍。

怎樣把「野心家」底陰謀顯露出來，怎樣把被愚弄着的人們覺醒過來，這就是這個劇本所要呈顯給觀衆的。這是顯見的，就要領導者正確的行動，隱藏在這種迷信落後集團里的人民底偉大力量是可以，而且必須發揚出來的。

在這個劇本中任世先就是在爭取落後的份子進入抗戰陣營的這一工作上的重要因素。由於他的妥善的處理了這個問題，通過了賈占雄這個人物底轉變，而在人民之前暴露了與敵人有所勾通的鄒仁峯。——一心堂堂長底陰謀。但在這裏，作為劇本底主要的脚色却還是賈占雄。

他，「大師兄」賈占雄，其實是一個頗帶江湖氣的人。愛朋友，重義氣是他的特點。說他這樣一個有着「財產」的人「心里潛藏着很深很深的抗拒官府的情緒」，實在是倒不盡然的。那末，他為什麼跑進一心堂里面來，而且做了台柱呢？我想，這應該是由於他的無知，和受到了漢奸鄒仁峯底誘惑。這樣，當他發覺了一心堂里面的人拐帶婦女，鄒仁峯底騙取他的財產以及其他等等的時候，他才有力量喊出來：

——一心堂的朋友們，凡是不願當漢奸的人都動手幫助紅槍會的師兄弟們拿漢奸呀！

任世先底出現在這個劇本里面，帶着相當的「說客」底色彩。對於他的目的物像賈占雄

這樣的人也許是需要的。但是不應該忽略的，他是農民中間的一個領導者。

正確把握賈占雄和任世先底性格，在演出上是十分必要的。

這是一個相當複雜的事件，作者祇使用了七八個人物，在一個獨幕劇里面表現出來，在結構和佈局上，顯出了他的努力。

但是，胡二嫂在作者底筆下，是被過多地描寫了的。粗粗一看，她在這個劇本中似乎佔着重要的位置的。這樣，自然便影響到了賈占雄和任世先甚至是鄒仁峯底可能的和必要的發展。

語言底大衆化是這個劇本底優點

「母與子」

這是一個「新人」底作品。

在抗戰劇運中所有許多劇本是新手來寫下的。這之中，出現了並不在少數的，表現出了他們的優秀的才能的「新人」。他們的一般特徵是內容底優越超過了形式底精當。這是不足爲奇的，豐富的生活實踐向他們提供了寫作底資料，然而因爲是新手，在把握主題，表現人

物上却往往顯得較弱的。假使有誰在這上面稍有成就，寫下來的作品，即使不能算是如何的了不起，但也是不可多得的了。我們相信，經過了相當時期的向技術底難苦鬥爭之後，這些新人將能有着驚人的表現的。在作品上看來，「母與子」底作者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在這里，我們以期望的眼光看着他，以及和他一樣正在壯強地成長出來的我們的「新人」們。

「母與子」描繪的是游擊區里面的我們的忠勇人民底一幅「戲劇性的」鬥爭場面。子是這樣的子：爲了自己的任務，面對十多年沒有見面的老母親，壓制了自己的感情，裝做不認識的樣子；母是這樣的母：爲了自己兒子底工作，誓願敵決把自己捆縛起來而不把他指點出來。這里是理智與感情底一種劇烈的搏鬥。這是最富有舞台效果的場景。從這些場景和別別的場景中，作者呈現出了我們的人民就是在敵人底鐵蹄下，他們的鬥爭底意思是不曲不撓的。

在人物底性格上，作爲主要角色的子底主義是不夠剛強的。與其說是一個堅毅的游擊隊底聯絡員，毋寧說是一個書生氣的戰士。他登場時的一瞥，嚮明着田園與母愛，雖然作者底企圖在乎做下以下的「伏筆」，但在讀者看來已削弱了他的戰士底風度。這個主角底鮮明的形象一直到最後才有機會顯露給觀衆，這不能不算過於遲緩了。這結果便造成了前與後的性

格上的矛盾。另一個主要角色，母親，她底仁慈，機警與愛子愛國的心是成功地被剝劃下來的。

上演的時候，必須把握着母親與兒子底這一根線索。特別注意他與她的各自的內心的衝突。在開始的游擊隊員老張與老閻娘和掌櫃老李的談話中：

——張：呃！李大哥！前十幾天你不是說總部里要派一個人來嗎？還說什麼有要緊的事呢！這個人到底來了沒有？

全劇中諸如此類或爲兒子作伏線，或間接描述他的最好要都把它強調起來。爲了補救劇作上的子底性格弱點，這角色底粉飾者應該可以誇張一點的。

走

吳天

時：一九三九年，冬天還沒有過去的時候。

地：孤島

人：音樂家 其妻 其母

景：一間西式樓房，當初建築起來的時候，未嘗不是精緻適可的房屋，可是年代一久，改變得灰敗而陰暗了。牆壁上塗次加上去的粉色和殘留的花紙，說明了他盛衰的變遷。左面有一人多高的墨綠色的帆布，從這一端拉到那一端，把一間房隔成了兩間。只有靠窗的一端，空下一點，算是出入口。左面是音樂家母親和妻兒的臥室，但是隱在幕後，不爲觀衆看見。現在展開在舞台上的是右面一間這是音樂家工作室，客室，也是臨時臥室。沿著布幔橫放著一張單人小鐵牀，牀上的被褥很零亂，好像有人睡過醒起來。牀前（或牀成直角）有一張方桌（桌上放有台燈，文具，翻開的書簿等等）和一張椅子。右面的牆壁上放著一個「羅多芬」石膏半身像，火爐基隱隱地有著那層總總的瓦片。迎面牆壁偏左有一列長窗，掛著已經成爲烏黑的藍色窗簾。右牆角，在長窗與火爐之間，斜放著一架老鋼琴和一張彈鋼琴的椅子。琴上整齊地放著樂譜，火爐右邊（即台前）安置一張搖椅，人可以坐在上面。一而轉

妻：（在睡，有若無事睡著）曼琳！曼琳！（張着兩眼望着曼琳）怎麼了，你在那兒做什麼？

（曼琳無動不語地坐著）

妻：（慢慢地走開去的睡臉，仍然是僵住）曼琳！時候不早了，睡了吧！

音樂家：（在撫着一個腫以解決的問題）唔！（他是作給降魔了而前睡呢）哦！（曼琳回頭你！怎麼不睡！起來

了！（敲過後又放下睡來）

妻：不知道怎麼地，我和小玲今天夜裏睡得不好。我驚醒了三次，看見外面有燈光，聽聽

，有人走動的脚步聲音，我想，你怎麼還沒有睡呢？於是我就起來了。（閉眼）你怎麼不

睡呢？曼琳，為什麼……

妻：沒有什麼，我只是睡不着。

妻：是要作的嗎？

妻：（想集不解地看著他，他微微點頭）這樣寂寞的，寒冷的夜裏，我是做不出睡來的。

妻：那末，明天做吧！

妻：（聽著自己的話）我就無法睡了，可是，聽著外面的風聲，狗聲，總感覺到有什麼事放在

不下，就怎麼也睡不下去。

(外面有一陣風撲過窗戶)

妻：空氣使他微微抖縮啊，你瞧，外面起風了。今兒晚上好冷。

晉：是啊！這種暗淡的冬夜……

妻：發現室中沒有開燈？咳！你怎麼不開燈？(走到窗後，扭動電燈開關，室中燈亮了，頭清楚一切。)

晉：我想，在黑暗裏也許會更冷靜一點兒。好讓我用用不大靈活的腦筋，細心的想想……

妻：想什麼呢？

(音樂家沒有回答，只聽見窗外水簾不斷地，單調響着。)

妻：外面怕是落雨了。

晉：唔，也許要下雪呢！若英，該是春天到來的時候了吧！

妻：真的，好冷！(走向火爐一面問晉)不，冬天還沒有過去呢！(蹲下來撥動爐火)爐火快熄了！

(加了一點煤)

晉：(站起來，兩手在走去中自言自語)冬天還沒有過去，聽！(披得很輕，彷彿只有自己瞭解)冬天還沒有過去。

(火爐的火種也一燃，立刻旺盛起來)

妻：把手放在火下搓搓)曼冰你也來烤烤火吧！

(音樂家慢慢地走過去，坐在搖椅上，妻坐在鋼琴前凳子上，火光染紅了他們的半面臉，暫時的沉默，聽不見

在大裏邊響的鋼琴。)

音：(沉思了一下以後)明天是十六號！

妻：怎麼啦？你已經問我兩遍了。曼冰，你問這做什麼？

音：(推開話頭)沒有什麼，我只想著(獨自前望)明天是十六號了。

妻：(走近他身邊)曼冰，告訴我吧！你在想什麼呢？(微俯身，用手痛切地揉撫他的頭髮)胡思亂想是沒

有什麼用處的。這麼冷的天氣，還是去睡吧！(半蹲下，向上看著他。一面像對小孩一般似地撫摸他

的臉)你瞧近來爲了看顧小玲，沒有功夫照顧你，你瘦多了。告訴我，曼冰你思慮的到底

是什麼呢？不管有什麼事，都告訴我吧！

音：(低語著苦悶)我沒有思慮。

妻：真的沒有思慮嗎，別欺騙我囉！

音：(機械地)沒有。

妻：一點兒也沒有嗎？

妻：一點兒也沒有。（站起來）你去睡吧！天快亮了。

妻：（遲疑）可是，幹呢？你爲什麼不睡覺？

妻：（推辭地）我想再等一下。（再過不出什麼理由，站起來）今天夜裏真有點兒冷，真有點兒冷。

（不自覺地手互握）

（發覺着站起來，憂鬱地着着進來開門了兩秒，不禁嘆了一口氣）

妻：曼冰我懂得你！（發點聲）可是，你好像不了解我……

（外面不知什麼人在來回地踱步，足步聲很沉重）

妻：（還是請妻）曼冰我看你還是睡了吧！今兒晚上，看事情有點兒心緒不寧，想什麼呢？是太

是想起什麼事情來了？

妻：……

妻：是不是想起你的朋友？（站起來）前天狄英明從內地回來了，他一定告訴你許多朋友的消息

，你聽了一定非常高興吧！

妻：（向自己問）高興？（自己回答）是的，我很高興，不過……

妻：從前你儂成天在一邊兒，大家作曲，歌謠，多熱鬧，現在分開半年多了，又繼續在一塊

樂：（難道爺不會不高興嗎？）拉爾曼冰，告訴我，你一定是在爲了別的事不高興？究竟是你

管：麼呢，誰能他別再隱瞞我了，告訴我吧！

妻：（爲麼不認真的沒有什麼呢？）

管：（在外面大笑，夾雜着那微弱的足步聲，從半盞燈照走那路）

管：這樣深夜早已是戒嚴的時候，是誰在那兒整夜的走來走去，不去睡覺？

妻：（外面的足步聲又從那一頭走到這一頭）

妻：（走到窗邊，向外望）哦！那是一個巡捕。

管：一個巡捕？唔！（也走到窗前）一個巡捕（離開窗口）他爲什麼不去睡覺？

妻：（不寒而慄）你開得好奇怪，當然是爲了要站崗。

管：（並不以他的話爲滿足）這陣冷靜的夜，不是很寂寞嗎？只有一個人，孤零零地在馬路上走來

走去，沒有一個同伴，甚至沒有一個人可以說話，只聽得見他自己的腳步聲。

妻：（詢問地）這不夠寂寞的嗎？

妻：不，不會的，他已經習慣了。

音：（點點頭，頓頓地）唔！他已經習慣了。（又搖出酒罈）可是，如果他不習慣呢？

妻：爲了生活，他沒有不習慣的道理。

音：（有點感觸）爲了生活，他沒有不習慣的道理。（背了手，走到牀前，坐下。）爲了生活……

妻：（一時摸不清他的用意）奇怪，曼冰你爲什麼問這些話？好像有什麼意思似的。

音：我只是隨便地問問吧了。

妻：不，我畫得出來，這中間一定有什麼事情，我不知道。自從狄英明來過之後，你就一直

愁眉苦臉地老是想著什麼，問你又不說。我問你，曼冰，狄英明究竟說了些什麼？

音：一些普通的話。

妻：他是由家鄉來的嗎？

音：（點頭）噠！

妻：那末，他沒有告訴你一點家鄉的消息嗎？

音：唔，他說了一些。

妻：（溫柔地）那末我該猜中了，你是想起家鄉來了吧，可是家鄉早沒有人了，媽又在這兒

（走過去也進到牀上，拉了他的手）你不用再想了。（看見他愁悶的樣子，很難受）你這麼愁苦，叫我多

難受。(這真真話語逼他)你知道嗎？媽媽昨天跟我談開來的了，她說你小時候很頑皮，是嗎？她說你常和鄰居的小孩子打架，打過人家，怕人家追來，就逃回來爬到一棵桃樹上，要媽媽站在桃樹下面守着，這是真的嗎？

音：(迷惘地)是的，天井裏有一棵桃樹，桃樹上滿開了花，我爬在桃樹上摘桃子吃……(驚醒)可是，現在怕早給人斫掉了吧！

妻：(看見並沒有能使他快活，很失望，又找出另外一件事)曼冰，你知道小玲身體好極了，張小姐說他實在不像一個還不滿週歲的孩子。哦，曼冰，明兒就是小玲的週歲了，你打算給他買一點兒什麼呢？(曼冰不答)他們都說小玲像爸爸，將來還要成功一個音樂家，和你一樣呢！

音：(迷惘地給妻)孩子，音樂家(似乎囁嚅進來，有點興奮)已經一年了，真快！記得去年生小玲的時候，正是抗戰爆發不久，那是一個多末熱狂的、興奮的時候啊！(夢幻似地追憶)那時候，我們大家張大了嗓子，叫，唱，盡量吐出了連年的悶氣；那時候，狄英明，羅萍和我還有許多年青的朋友，一天到晚的工作，工作，不知道疲倦，我們曾經產生了許多的歌曲，給戰士們唱，給婦女們唱，給青年們唱……

妻：那時候，你當當不在家。

音：在那樣一個熱狂的時候，誰都會忘了家。我甚至於連自己也給忘了。可是，後來……
妻：大家散了，羅作到了平遠的西北，狄英明和大隊一同退到家鄉附近，一直在那兒……
音：（氣憤地）他們都走上原先計劃的，理想的道路上了，多英明，多老榮，仍舊做歌給戰士們唱，給婦女們唱，給青年們唱……

妻：你呢？……

音：因為生小玲不便，我不能和他們一塊兒走，後來媽媽又從鄉下逃出來了。

妻：你也不做了一些歌曲嗎？

音：（苦悶，走兩步中）可是比起他們來太少了。而且也不能比，一點兒也沒有力量。真的，有過幾首歌，又怎麼能做得出來呢？又怎麼能夠唱得出去呢？啊！我們歌曲變得太憂鬱的，脆弱了。當我前天把最近作成的曲譜拿給英明看的時候，他似乎很失望，他說我如果和他們查一查兒工作，現在一定已經有許多的好成績了。看看他們的鋼琴，又是誰去修理呢？

妻：可是，英明到頭不是又回來了嗎？

音：不，他就要去的。

妻：（站起來）是回到家鄉去嗎。什麼時候？

音：是的，回到故鄉附近。他們需要很多的人，去復興家鄉。

妻：（向他走近兩步）也要你去？

（音樂家站着沒有回答）

音：（半響）這是英明留下來的信。（把信遞給他）他把一切要說的話都寫在這上面了。他先到：

……去，十六號，明天大早有一隻開到……的船。

妻：（接了信，並不立刻看，好像有點躊躇）我早知道會有這種事情發生，可是……（慢慢抽出信紙，並看信的時候，受了很大的激動，看完，急切地）你決定了？大早走嗎？（把信還他）

音：（收起了信）我只是想着，想着。一個人是常常會想到那更遠的地方去的，大概就爲了這個

原因，人才更勇敢，更有義意地活着。

妻：（感情幾乎使他失去了原有的平靜）好吧！好吧！（有點畏怯地）你真地要和英明一道兒去嗎？那末，

媽媽……

音：（含糊地）媽媽，我知道，那麼年老；還有孩子，那麼年幼。我知道，我統統知道。（痛苦

這幾年已經整整一個年頭了，爲了幾個人的生活，不能把自己的力量盡量貢獻出來，還是多末苦惱，多麼可差的事？（頭深深地低下來）整整的一年，好長的時間啊！

妻：看着他的苦痛，自己心裏也隱隱作惡。我知道的，我知道的，這都是爲了……（坐在動盪的對面）你一定……要走麼？

音：我不知道。

妻：（好像自己辯論）好吧！……可是……媽媽，你不要想到媽媽，一個可憐的老人家，瞎了眼晴，看不見一絲陽光。又剛剛死了的大哥……她親眼看見大哥無緣無故的死在砲火底下

（悲傷地）

音：（感慨地）媽媽！世界上有多少的媽媽，中國有多少媽媽啊？……（稍亢奮地）可是，我一定要告訴她，要告訴她。我的想頭沒有錯，她一定會同意我，讓我走的。

妻：你有這樣的把握？

音：中國已經有無數的兒子這樣做，無數的媽媽勉勵他們的兒子這樣做了。

妻：媽媽（冥想），還有小玲呢？他不能……

音：我不能多看顧他了。若英，和你在一起，我是很放心的，一年來不都是你在照顧他嗎？

我不是一個好爸爸，分担一點責任……

妻……（矛盾的心情在他心中戰鬥，他想竭力壓抑，但終於沒有辦法，終於）那末，你要離開了我……（微弱得說不下去。）

音……（轉過身來，對着她追視着她）你！啊！若英，我不能和你一道去……（熱烈，感情，欲爆發，彷彿泉湧）留下了你！過寂寞的生活。（幾乎衝動得要擁抱她，可是被他用最大的力量壓下了，突然轉身去，背着她）我希望你快樂，而且努力。盡可能做一些對國家社會有益的事。

（遠處犬吠）

（隔壁有人翻身的聲音，接着有老婦人半是呻吟，半是喃喃的夢囈聲，那是音樂家的母親。他們傾耳靜聽着。）
母……（喃喃地，最初聽不清楚說的是什麼話，接着）……噤，噤……我的孩子……

妻……媽像是醒了。

音……大概是說夢話。

母……（在內，像是同請爭論）不……不行，我不能把我的兒子捨了去！不行！你……不能……我只
有……這一個……小兒子……（聲音又轉成含糊的，聽不見了）

（兩個人都聽見母親的夢話，互相交接了一下眼光；音樂家低垂了頭）

母：（在內突然清醒，轉了一個身，披衣要起來，一面叫着若英！若英！（聽得見）在換室的聲音）你在這兒？

妻：（對音樂家）醒了媽！（走向帳布，對內）我在這兒，媽！

母：（在內，埋怨地）把小玲一個人扔在牀上，自己跑了。（邊說，邊摸索着走進來，她是一個老婦人，慈

祥中更帶着憂鬱，他，眼睛盲了，看不見眼前的東西，他現在是憑着手，試探着出來，妻迎接上去，扶着她。）

母：若英，若英，冰兒在這兒嗎？

音：媽！你怎麼走出來了。

（兩個人扶着他到圓桌旁椅子上坐下）

母：（聽見音樂家的聲音，高興得很。）冰兒！你在這兒。

妻：怎麼了，媽媽！

母：啊！可怕，好可怕的夢。

音：你夢見了什麼？媽！

母：（可怕的夢象還沒有過去）啊！真是可怕，我夢見你，冰兒，你被他們抓去了。不由分說地被

他們架到司令部去……

妻：那是您思想過度呢，媽媽！

走

音：不會的，媽。

母：我看見兩個兇暴的武裝兵士，拿着槍，拉着你，冰兒。啊！可怕！（高聲）冰兒！

音：媽！做什麼？

母：你真是在這兒嗎？

音：是啊！我在這兒。（走了過去，俯身，偎着她）

母：（緊拉他的手，高興地）你真是在這兒，我多歡喜，我真的怕你被他們拉了去。（用兩隻多筋的手

撫摸他）自從打仗以來，我常常做這種可怕的夢，我永遠不會忘記你哥哥死時候的慘樣兒

。我記得當我們從家鄉裏逃出來，不到半里路，飛機來了，轟隆一顆炸彈，就掉在離我們不遠的地方，你哥哥恰好跑在前面。我親眼看見你哥哥倒在血泊裏，連眼睛鼻子都看不出來，多慘啊！

妻：不要再記起牠來了，媽媽。

母：我馬上昏過去了。唉！我從此少了一個兒子，現在只剩了冰兒，你了。

音：（似乎要說什麼，但都忍耐着了）

母：可是，自從那一次以後，我的眼睛再看不見任何的東西了。我成了一個瞎子，我不能看

見人，只能在心裏記起他的樣子。可是我越看不見，却越記得清楚，幾時能夠回到家，我是摸也摸得出來的。

妻：不要緊，媽！我們服侍您，您可以安心生活。看不見是不要緊的。

音：一點也看不見嗎？媽！

母：是啊！只感覺到一點兒光，這就是白天和夜裏的差別了。（自想）不過，我不再苦惱了。

我有一個兒子在我身邊，我多愉快。我能時時聽到你的聲音，這就很夠了。我的心裏藏着你一個從小長大的活動的影子，就和看見你一樣，冰兒。

音：（痛苦地哭）媽，你說得很好，就和看見一樣。要是不在眼前也是一樣嗎？（妻看了他一眼）

母：唔，完全一樣。（點點頭）所以我雖然成了一個瞎子，心裏却很愉快。要是有人把你拉走，那我就傷心了。

音：（看着母親，想要說什麼）

（外面風聲，犬吠聲）

母：夜深了。半夜三更你們起來做什麼，還不睡覺去！

（妻探家裏有動靜，妻子看了他一眼，意思是叫他管管母親）

妻：（忍不住死瞪）剛才我和曼冰隨便談了一點家事。

母：（自以為猜得很對）哦！我知道了。你們商量的是小玲的事嗎？對了，讓我們想想看，明兒是

小玲的週歲，我們該熱鬧一下，可不是嗎？（貴備）你們做父母的太不關心小玲了。冰兒

，你真不像一個爸爸，週歲了也不到綢緞店裏買一件衣料給小玲做件新衣服穿穿。你爸

爸可和你不同，他多末關心你們弟兄兩個啊！可惜他死得太早。

音：我只記得是媽媽把我帶大了的。

母：小玲真可愛，從來不大哭，真是個乖孩子。就是哭起來也不惹人厭，我真喜歡他（因為

與，在他多皺的臉上，滿現着慈愛的笑）我不歡喜你們這樣不關心，明天週歲了，好像別人家小

孩子似地，你們管也不管。

妻：媽！您別氣，小玲也真不巧，生在這種時候。爸爸媽媽都不能照顧他。

音：想倒是想多照管一下，可是……

母：你們太不關心了。我想明天至少也得做幾樣菜，不必多化錢，只要可以吃就好。順便給

二叔三嫂，唐太太，還有若英，那位當家的——

妻：張小姐。

母：對啦！張小姐，她人很好。大家來吃點東西，小玲不打手飾，總得買件衣料……

妻：我早想過了，媽！（不禁皺了眉）不過，明天恐怕沒有人來呢！

母：爲什麼？

妻：（望望音樂家）客人來了，恐怕主人不在家。

母：什麼？你們明天要出去嗎？是不是要帶小玲到那兒玩去？冰兒，對了，這才像個爸爸啊！你們可以帶小玲出去玩兒，不一定在家請客，我不過是那麼說說吧了。吃飯在晚上也好，春天到了！桃花怕要開了吧，你們可以帶着小玲到公園去看看桃花，冰兒！你記不記得我們家天井裏的那棵大桃樹？我記得你和鄰居的小孩子打架過後，是常常躲在那上面的。

音：（想到家鄉）那棵大桃樹，滿開了花，我爬在桃樹上面，可是現在……

（左室的小孩子的哭聲）

母：你看，若英，把小玲一個人扔在那兒，他醒了！一個人在那兒哭，多可憐，（站起來

，要走。）

妻：媽媽，讓我去，讓我去。（走進左室）

(裏面響着小孩聲，逐漸低下去，母要下)

音：媽媽，別忙，等一下！

母：做什麼。

音：我要和您說幾句話呢，媽！

母：睡覺吧！時候不早了，有什麼話明天談吧！

音：不，還是今天說的好，媽！（走過去，拉她）我扶您坐下，坐在火爐那邊，那邊暖和一些。

到火爐邊坐下，自己站在不遠的地方

母：我聽說你這兩天有點兒不高興，是嗎？若英說這兩夜，你就沒有好好地睡過。（稍停）是
你想做一支曲子嗎？若英說，往常你做曲子，常常整夜不睡覺，在屋子裏走來走去地哼
着，等到做好，一倒在牀上，就馬上睡着了。這半年來，我倒很少看見你這樣。你真正地
不要做曲子了嗎？

音：（苦悶地）不，我要作曲，我要作曲，可是，要是作不出來呢？

母：你怎麼問起我來了？冰兒！

音：媽！我正在想着一個問題。……

母：是錢不夠用嗎？我想我們下個月搬一間小一點的房子，也可以省下一筆錢，還有……

音：（幾次話到興處，都沒有說，這一次，又鼓起勇氣）媽！我要和你說一件是呢！

母：（並沒有注意到他）我想，冰兒，要是沒有什麼錢，明兒小玲週歲也不用請客了。這種兵荒馬亂的時候，就是不請客，人家大概也不會怪我們的，反正是自家人（又想起孩子來），小玲真是一個可愛的孩子。

音：（焦急地）不是這些呢！（辯解地）我說的是另外一件事。

母：那麼你說吧！

音：我有一個朋友，名字叫狄英明。是一個……

母：（截斷他）我聽你說過，他現在住在我們鄉下，從前和你在一道兒。打仗之後，我還沒有來，他就走了，所以我不認識他。

音：對了。（高興地）媽！你知道這個人更好了！（用這隻手指敲著那隻手）

母：他好像是我們的同鄉是不是？

音：正是同鄉。他爸爸是我們的鄰居，可是他倒是從小在城裏長大起來的。這一次他回到鄉下。他高興極了。

母：回到鄉下幹什麼？那兒不是很不太平嗎？

音：是的，就因為那兒很不太平。

母：你不是說過他的爸爸已經搬到上海來住了嗎？他回到鄉下去，他爸爸怎麼放心呢？

音：不，他爸爸鼓勵他去呢！他說：孩子！現在是應該為國家出力的時候，我老了，不用用了。你記着我的話去幹吧？於是他頭也不回地去了。（一面說一面會看母親臉上的表情）

母：哦！（似乎有點覺得什麼）

音：前天狄英明從鄉下回到這兒來。

母：是爲了鄉下生活不好，回來和他爸爸長住嗎？

音：你想怪了，媽！他就要回去，他爸爸不要他住下，說是這樣會消磨了他的志氣，他所以就回去。

母：（奇怪）可要回去？

音：仍然回到鄉下。那兒有許多朋友，許多同鄉，他們在那兒做着最了不起的事。保衛家

鄉，使家鄉太平。

母：那不是很危險的嗎？

音：不，他們是不怕危險的，他們早把身體貢獻出來了。（注視母親面部表情的變化）

母：（想了一下，點頭）不怕，一個男孩子那是……對的。可是——狄英明走了沒有？

音：已經走了！

母：（吐了一口氣）走了！

音：可是他停在半路，等幾個人一道兒走，因為那兒需要很多人。

母：（懷疑）需要人做什麼？

音：（緊張，而且興奮地）一起保衛家鄉，使家鄉太平，好讓大家安居樂業，媽媽，到那時候，你

就可以回到家鄉了（猶豫）。媽！我要你說……

母：（大半覺悟）冰兒，你是……要……

音：他們需要很多的人呢！媽，需要許多人犧牲一切，只為了一件事。（看著母親）那怕是一個
人，到那兒去，就增加了一分力量，我們的家鄉就可以早一天給我們安居樂業，（更興奮）
使那些受苦的人早一天過得到快活的日子，自由自在地生活。媽！到那時候，你就可以
摸到家鄉的屋子，屋子裏的東西，天井裏的桃樹和樹上結的桃子了。

母：（追下去問）狄英明約了好些朋友一道兒去？也約了做曲子的人嗎？

音：唔，那兒需要做曲子的人，做那些雄壯的，這兒唱不出來的歌曲。

母：那末，你是要……

音：明天大早他就要走了，靜悄悄地，誰也不知道，他們已經把一切都犧牲了，爲了我們的家鄉。媽，您想想每個人部愛他家鄉的。誰不愛他自己的家鄉呀？（懇求地看着母親，熱情地

叫）媽媽！媽媽。

母：冰兒！冰兒！你要……

音：明天大早，他就要走了。

母：（他完全明白這回事了，再也忍受不住，突然，他站起來，臉上濕漉漉着恐怖，傷感，激動，張惶無所措。呆立着，只看見嘴唇顫動，發紋顫動，半響說不出話，然後）冰兒！（衝向前去）你是……（兩手張開，向前企求的

樣子，音樂家馬上跑過來，他倒在地的懷中彷彿遇到最的恐怖微微抽搐着）告訴我，冰兒，你真地要離開媽媽走嗎？（微帶啜泣，）不啊！不要。不要走啊！（她用顫巍巍的手緊抱着她的兒子，好像怕他逃

走似的）

音：（臉向着觀眾，矛盾地，痛苦地）媽媽！親愛的媽媽！我不走（低頭向她）我沒有說要走呢！

母：冰兒！千萬別離開我，我現在只有一個你了。冰兒你離開了我，叫我怎麼活呢？……我

不敢往下想……

音：媽！我不會離開你。我答應不離開你（扶母坐下）

母：（用無光的眼睛看着他）真的不離開我嗎？你不會哄騙一個瞎了眼睛的母親吧！

音：不，絕不，痛苦地）媽媽！（像孩）似地把頭靠着他的肩

母：（在眼淚中帶着笑）我已經失去第一個兒子，再不能失去第二個兒子了。

（外面有鐘聲，敲了五下）

母：已經五點鐘了，天好像有點兒亮了。

（音樂家聽見了鐘聲，好像受了驚寒，連忙站起來看着窗外。窗外的天空已經理出藍色；水聲聲仍然沒有停止。

遠處犬吠已經停止，送來一兩聲鷄叫）

母：（站起來）冰兒！鷄叫了去睡吧！（咳）已經天亮了。

音：（低垂着頭）媽！你請睡吧！

母：（向內走，音樂家扶着她）孩子！記着你剛才說過的話，留下來，在家裏做曲子吧！

（外面鳥叫）

母：我說到春天了吧外面不是有鳥叫了嗎？

（音樂家快快地走到幕邊，他獨自摸索着進去了，音樂家茫然地目送他）

音：（老惱地，自言自語）不去，留下來；去，製作曲譜。不，無論去不去我是要做曲的。

（音樂家在舞台上來回踱兩遍，外面那個巡捕仍絡用他的鐵釘鞋來回地走着，他突然跑到窗戶，把窗打開，向外看）

外看：一下。像是受了什麼刺激似地，回到書桌邊，拿起一張樂譜，很興奮地在上面寫下音符，望望窗外又寫，

嘆氣呼着走到鋼琴邊，剛在鋼琴上彈了一個音，隔壁小孩哭起來，他驚慌了，一切熱力馬上消失。他凝定

在音樂譜下，頭低地，手垂下來，頭也低下來。）

（小孩子哭聲大作。）

妻：（在內）哦哦哦！好寶寶，快睡覺！爸爸唱隻歌，媽媽喂年糕……哦哦，好……（聲音低到

鼻音，逐漸聽不見）

（音樂家側耳傾聽孩子的哭聲和妻子的哄拍聲，好像有點寒冷似地，打了一個寒噤。偷看着窗外，又看着懷中

的表，很焦急的樣子，又去拿那封信，從頭到尾看了一遍，看得出他內心的矛盾和衝突，最後，他微微擡起拳

，好像有所決定似地。他提起放在牀前的手提包，彷彿要試試他的力量似地，提了一下又放下。他終於苦悶地

跌坐在牀上。這時妻出來了，他並不知道她站在他身後，看見他苦悶的樣子，要說話，又停止下來，看着他。

沉默了一下，蹣跚台右，又低頭踱到妻前面，因為沉在焦慮裏，他不覺得。突然抬起頭來，看見妻。）

音：（驚訝地）你在這兒好一會了？

妻：不，我剛出來。你在這兒做什麼？

音：唔！（掩飾心裏的紊亂）沒有什麼，我想做一支曲，一支可以唱的曲，一支有力的歌。

妻：那末，爲什麼不做呢？

音：我（離開她）因爲我唱不出來，所以我不做了。（苦惱地）我做不出曲譜來了啊，我做不出曲譜來了。

妻：（用憂鬱的眼光看着他，充滿了同情走近他的身邊。）不要難過，曼冰，你和母親說過了，要來嗎？

音：她已經完全知道了。

妻：那末你馬上要走？

音：（搖搖頭，一時找不出適當的話來表達他的情緒。）

妻：你不走了，仍然留在家裏。

音：唔！（迷惘地）我要留在這兒……

妻：（不相信）不，不會的，我懂得你，我從你的眼神裏看出你了。（音樂家喘動着，似乎要辯解）不用

再說了，曼冰你還是去吧！自從你朋友離開你之後，你沒有一天不想着他們，想着他們所過的熱烈的生活。你想着有那一天和他們在一道就好了，你嘴裏不說，可是我看得出來。

音：若英！你懂得我（眼睛裏發着光，像是要擁抱她，拉着她兩手）今兒個，我才算瞭解了你，你的話全說在我心眼上。（兩個人對看）

妻：我看着你難過的樣兒，也禁不住難受，一個人是要確切地走上他理想的道路的。爲了家鄉，你要做那些慷慨的歌曲。我要說，你去吧！

音：（感動地）若英，你真同意我走嗎？

妻：大家都這樣做，我沒有別的話說。到了那邊，你可以盡量發揮你的才能，對他們是有很大的貢獻的。

音：那末母親呢？

妻：我就說你到朋友家有事住幾天，就要回來的。

音：幾天以後不回來呢？

妻：騙只是一時，等到事情長久了，母親說一定會同意的！

音：那末，孩子？

妻：有我和媽媽看管，你可以不用費心。

音：……還有你自己……

妻：（不禁有點愜懣）我仍然每天教書，課餘料理家務，如果可能，再做一些社會上的事。

音：生活呢？……

妻：我想儘可能多找一點工作，在困苦中討生活。

音：不，我要設法，不過，留下你一個人，不是太孤單嗎？

妻：（壓著感情）人在寂寞中生長起來，是會更強健的，而且寂寞不久也就會過去了。

（音樂家被激動得說不出話來，不禁熱烈淚擁抱了她，緊緊地，妻直立着不動，臉向後，觀察着見音樂家趨步）

（感動得要流下眼地來的臉，突然，他放開她，退走了幾步）

音：我不要離開你們了，我為什麼要離開你們呢？我有這麼一個好家庭，好妻子。我同樣可

以作曲，做歌，雖然在這兒唱不出來，可是我却可以唱給你們聽啊！

妻：（由不信到驚喜）曼冰！這是你說的，你不走了。（幾乎跳躍起來）你真不走啦？

音：（點頭）

走

妻：而且你以後也不再愛戀我？

音：（搖頭）

（隔壁小孩子又哭起來了）

妻：（看着他，半響，搖搖頭）不，你還是走吧！

（外面有輪船汽笛放汽的聲音）

妻：十六號，今天早上，你聽，輪船放汽了。（低聲）你還是去吧，曼冰，我懂得你，你受不了這種寂寞，你要追求那熱烈的，英勇的生活。

（裏面小孩哭聲更大起來）

妻：（向左室走去）寶寶，寶寶，媽來了——！（跑出）

（音樂家莊嚴地，敬仰地望著地下）

（外間天大亮了，室內的燈光顯成黃色。鳥叫的聲音更響。音樂家呆立着，遠處有上工汽笛發出半叫似的吼聲。近處輪船尖銳地叫着，他走到窗邊，看了看外面，又看一次信封，然後提起了衣箱，向滿屋子看了一遍，特別在鋼琴下多停留一會。又走到暖布邊，想看一看母親和妻子，一聽見裏面母親喃喃的囁語聲又退回來）

音：（堅定地，平靜地）追求那更熱烈的，英勇的生活，做激昂的歌曲給大家唱……

(這時內室，妻正哄着小孩)

妻：哦哦哦，好寶寶，快睡覺，爸爸唱隻歌，媽媽餵年糕。

母：(在內，嗔語)啊！不行……我的孩子！他答應了和我在一道……他……

(音樂家稍一停頓向左室看了一眼)

(輪船更拖長的汽笛聲)

(音樂家不再有遲疑，迅速地走出，把一切拋在身後。正當他出門時，妻走了進來，看見他提了箱子走出，馬上要追蹤上去，可是只走到台中便突然停止了。)

妻：讓他去吧！他要參加那種熱烈的生活的。

(最後的幾個字低到幾乎聽不見，然後他想到要看他一下，於是跑到窗前，打開了窗，向外望去，一直盯着他，直到他的影子消失了的時候，他禁不住為悲哀所侵襲，伏在窗台上，好像流下了淚，看見他的肩在顫動着。可是他隨即感覺到這是不必要的，用手把流下的淚擦乾，昂然倚閉窗。)

(太陽出來了，這是一個明朗的早晨，太陽的第一道光線射上她的含淚的眼睛，像是一塊閃光的寶石，那副刻着悲哀，更刻着勝利的微笑)

櫻花晚宴

(一名傀儡形)

——幕奇幻的速——
Atantastical Sketch

洪 深

時間：汪逆與日寇簽訂賣國協定後不久的一個晚上。

地點：汪逆的南京居宅內一間會見親信的書室。

人物：(以發言先後為序)

丁 斌，汪逆的保鏢。

汪精衛，賣國賊。

陳璧君，賣國婆。

陳美玉，其遠房內姪女，十四歲。

裘錦安，錫箔綢緞廠總經理。

曾秀英，汪之喪姪女，十八歲。

史用紙，偶救國軍師長。

男女老幼軍民不上場。

X . X . X . X . X . X . X . X

景：

一間長方的屋子，後牆有兩窗。左右牆有相對的兩門。左門通內室；右門通客所。保鏢丁成，便鎮日坐在右門外客所內。一爲汪使喚，二爲防止意外，他此刻却在書室內接聽電話。

室中偏左有一書桌，文具檯燈而外，並有幾冊書，幾張報，幾個卷夾。桌前有一大藤椅，汪精衛躺臥在上。陳璧君坐書桌後兩人都十分注意那電話。

後牆窗下有一長沙發，陳美玉偻促地坐在那裏，自有心事，不十分注意電話。

電話在室中偏右的圓桌上，桌旁有兩椅，但丁成却立著聽；那頭說話的，想必是日本人。桌上並有幾個未曾封的盒子，裏面大約是糖果雪茄之類。

室內無他傢具，無他陳設。雖然燈都亮著，仍不免有一種冷黯悽慘的景象。

丁成：（對電話筒）是——是——是——是——

汪精衛：（不耐地微皺額足，輕嚼）唔。

丁成：是——是——是——是——

陳璧君：（亦覺焦急）是什麼日本人來電話？是爲了什麼事？

丁 成：是——是——是——

汪精衛：（對陳璧君搖頭）還沒有知道。

丁 成：是——是——就是。（放下聽筒對汪）報告主席，這是櫻花俱樂部來的電話。

汪精衛：（方始放心）哦。

丁 成：今天晚上阿都大使請客的櫻花俱樂部來電話，主人的代表和好幾位客人都已經到了，請主席也早一點去。

陳璧君：宴會的時間，原定是八點鐘。（看手表）還有半個多鐘頭，此刻才七點二十五。

丁 成：還有，報告汪夫人，福田先生說請汪夫人務必帶着陳小姐一同去，那邊有好些剛從日本來的客人，都希望會見陳小姐。

（陳美玉低下頭去）

汪精衛：曉得了。

（丁成敬禮，撫按着腰間兩支手槍，繃繃地出右門去）

陳璧君：（走向沙發）美玉聽見沒有？許多日本貴客都希望會見你！趕快跟我換衣服去吧！今天

晚上，讓我來把你打扮成一個頂漂亮的東亞式的閨女。

陳美玉：（起立）可是，姑母——

陳璧君：又是什麼？

陳美玉：我好不好就這樣——

陳璧君：就怎麼樣？

陳美玉：就這樣穿着我身上的衣服去；穿中國衣服去，不換日本裝，那個……真有點可笑。

陳璧君：（放下臉）什麼可笑！

陳美玉：那樣日本服裝，我沒有穿慣。今天下午我試了一下，套上那雙木屐，我就不會走路。我覺得我的樣子太可笑了。

陳璧君：愁什麼，你照樣還是好看的！況且我們的日本朋友看見你穿着日本服裝去參加宴會，一定會格外高興，你，中國新中央汪主席的一位姪小姐，居然換上日本服裝，那就是表示中國的青年男女是怎樣熱心崇拜日本的一切，日友兩國政府真完全是一體了。你換這身衣服，是有很大的外交作用的。

陳美玉：（不發了了，更轉身求法）姑丈！

汪精衛：呃，等我想一想——

陳璧君：（粗聲）想什麼，她當然應該聽我的話，我親自去借來的，一身日本閨女的服裝。

汪精衛：美玉，你姑母的話，大概是不錯的。你年紀還輕，今年才過十四歲，是不是？還不
大懂得世界上許多，噢！大道理，還是聽你姑母的話好了！

陳美玉：（勉強地）是。

（她很快地向左門走出）

汪精衛：（隨手從桌上取一張報紙閱看……微嘈）唔。

陳璧君：（正待走出，見狀重又縮回）怎麼你今天也像是不大高興似的！

汪精衛：你爲什麼這樣說？

陳璧君：你好像對今天晚上的宴會不十分起勁。

汪精衛：是的，不十分起勁。

陳璧君：爲什麼？太疲勞了麼？

汪精衛：疲勞也是一個理由。

陳璧君：還有呢？

汪精衛：還有本多，今天又是不會到的，又是和往常一樣祇派一個代表來，今天這個宴祇是招待一些剛從日本調來的中上級軍官。

陳璧君：他們的好感也是須要的。

汪精衛：當然，不過這些人太喜歡喝醉酒。

陳璧君：喝醉酒？

汪精衛：不管是真醉還是假裝，這些人的醉態，實在有點可怕。你不記得前幾次的情形麼？

林柏生太太和還有幾位你的乾女兒，差不多給他們鬧得走頭無路。

陳璧君：是的，我看見的。拉拉手，摸摸面孔，偶而摟抱一下。男人們喝醉了酒，會做得出

什麼好樣子；但這有什麼關係。至於我那幾位乾女兒，說不定心裏還真是歡迎這一套。

汪精衛：但是在我可不能不裝作不看見。這種宴會能有什麼味道！

陳璧君：我看你是太疲勞了。趁我們去換衣服，正好抽空打一個瞌睡；把報紙放下吧。

汪精衛：假使我打一個瞌睡就能夠得一點休息的話！

陳璧君：怎樣呢？

汪精衛：近來我一閉上眼睛，就做怪夢。

陳璧君：那是因爲你想得太多了。日有所思，夜有所夢。現在你什麼都不要想，趕快睡覺。

我們收拾好了，會來喊醒你的。

汪精衛：就是。

（陳璧君走了之後，汪精衛果然閉上眼睛——他睡熟地方始入睡，不料右門忽開，有人走入）

（來者長袍馬褂，五十左右，像是商人模樣——他見汪精衛睡熟，便蹣跚腳，輕輕走至汪前，先認着他）

遲疑一回——最後竟大胆地喚叫：主席，主席，汪主席）

汪精衛：（驚起）阿，那一個，什麼人！丁成，丁成，丁成在那裏！

丁成：（在門外大聲應）有。

（他握着手槍，從右門衝入）

來者：我，我是裘錦安，錫常麵粉廠的總經理，一向是主席的忠實信徒。主席難道不記得

我了嗎？

汪精衛：（仔細審認）哦，是的是的，裘錦安。（走一定神——對丁成）沒有什麼事，你去吧。

（丁成退出）

汪精衛：（至書桌後坐下）你怎麼在晚上這個時還跑來見我？

裘錦安：有要緊事向主席請示。白天不便來——凱，主席這裏人多。

汪精衛：請坐。好消息麼？

裘錦安：很好的消息。請主席先收了這張銀票。

汪精衛：銀票？

裘錦安：是上海大美銀行的本票，二千元美金。

汪精衛：美金？

裘錦安：照眼前的行市，二千元美金可以換到南市通用的鈔票四萬多元，現在鈔票的花樣可

真不少；除了中國原來的法幣，已經不准使用不算在內；還有老頭票，朝陽票，

滿洲票，華北聯銀券，華興銀行票，日本軍用票，四萬塊錢可以擺上一大堆；可是

到底不像美金那樣靠得住。拿美金送禮，數目見得小，可是來得實惠。

汪精衛：（袋銀票）真是做生意的人，想得週到（忽然疑惑）你爲什麼要送這份禮？

裘錦安：（恭敬地）鞠躬）慶賀主席的成功，主席的千秋百世的大事業，已經大功告成了。

汪精衛：（隱隱然居之不疑）呵，我的千秋百世的大事業！

裘錦安：你的和平，你的「新中央」你和日本人簽訂的日支協定，你的新中央被日本政府正式承認！一步步都實現了。阿，我是一個生意人，我看事總是拿一個生意人的眼光來看。照我們生意人平常所經歷到的來講，一位姨太太被老爺扶正做了他的正式太太，這就是姨太太的大成功！（嚴肅而誠懇地）應當熱鬧一番，慶祝一番，收幾份禮的。

汪精衛：（得意地）這是許多人所預料不到的，是麼？

裘錦安：唯，唯。

汪精衛：他們都以爲我不會這樣做的。他們想不到我居然會做得這樣澈底，這樣堅決，這樣成功，他們太以小看我了。

裘錦安：是，是，

汪精衛：一個人到了中年，應當明白的自己打算一下；人生在世，到底爲了什麼，到底要些什麼，世界上那些人可以做你的朋友，那些人歡迎和你合作，那些人能夠幫助你拿到你那「要的什麼」！我知道，我要地位，我要權威，我要金錢！我也知道像你裘錦安這樣生意人，我最可以好處到你們，你們也最能擁護我的。

裘錦安：不錯不錯，做生意的人，將本求利，唯一的打算是有生意可做，有錢可賺，不管你汪主席來也好，日本人來也好，就是賊強盜王八蛋來也好，祇要不讓我們做老板的人吃虧，祇要能讓我們存在，我們沒有不擁護的。

汪精衛：（忽然變額）現在外面還有人罵我嗎？

裘錦安：噫……這個……

汪精衛：（正色）儘管直說，背後罵皇帝的事，是免不了有的。

裘錦安：主席明照萬里。孔夫子還給人家罵呢。這些也不值得計較。

汪精衛：唔！唔。

裘錦安：罵是空的，主席的新中央可再實際沒有了。從前籌備費，每月是四百萬，後來開辦費，一撥就是四千萬，世界上那裏去找這種不要資本又賺大錢的好生意，因此（又一

鞠躬）主席！

汪精衛：（微愕）什麼？

裘錦安：讓我們這些擁護主席的生意人，也沾到一點光。

汪精衛：怎樣？你想做官！

裘錦安：不敢那麼想。

汪精衛：你們工廠裏要請求政府補助？

裘錦安：那也可不必。

汪精衛：那末你要求的是什麼呢？

裘錦安：請主席下個命令，叫他們把我的生意還給我。

（汪精衛倒是一怔）

裘錦安：主席從前號召我們擁護「新中央」的時候，允許過我們的。說是那在日本軍隊勢力支配下的中國人的工商業，至少那些被浪人們強佔的，都可以物歸原主，讓我們開工營業。

汪精衛：我好像記得那個麵粉廠早就開了工的。

裘錦安：開工是一向開工的，主席沒有到南京之前，我們就開了工的。不過那時候一個浪人之後又是一個浪人，一個機關之後又是一個機關，不斷地來敲竹杠，要賄賂，麻煩太多就是了。

汪精衛：現在有日本人幫助你們管理，這些麻煩都沒有了。

裘錦安：現在是可以不必再鬧這些麻煩！因為現在這個廠已經是日本人的了！

汪精衛：這個廠是日本人的——我不信！

裘錦安：（情感地）我們的麵粉廠弄到今天這樣局面，不是件容易事，費了二十多年的心血，從五萬塊錢的資本擴充到一百多萬的資產。中間不知道經過了多少次風波！如今日本人不化費一個錢的代價，把整個廠容容易就拿了過去！這叫我們做股東的怎能甘心！

汪精衛：你仍舊還是錫常麵粉廠的總經理麼？

裘錦安：總經理的名義是給我們的，可是不瞞你主席說，我這個總經理十足是個傀儡。日本人一手把我揪過來，一脚把我踢過去，要我怎樣我就不敢不怎樣；何嘗可以由我自己作一點主。甚而至於有些時候用我的名義做出許多明明是於我自己不利的事，事先不告訴我，事後我還不能不表示高興負責，你看，這個廠怎麼還能算是我的！

汪精衛：無論如何，你的廠總還是開着，外面沒有人來麻煩，內部再沒有罷工，這類的事，你做幾天太太平平的總經理，有薪水有名義，也就夠得算是不錯的。

裘錦安：說起罷工固然現在是更困難了，每個在廠裏做工的人都得登記，拍小照，按手摸

那一對對於鬧事，其說罷工的，換過來竟是一頓毒打，那種虐待，據我們自己當家的時候，是更加厲害了。依理說，工人們不應該再敢鬧事。可是上個月仍然大鬧起來，鬧了一次總罷工。日本人調來了一些兵，把廠包圍住，架上機關槍，就不分皂白的向裏面掃射……（想起獨有餘飾，低頭一回）我們倒並不是反對採取嚴厲手段制止工潮。在這一點上，我們和主席心裏的意思，是完全一致的，可恨的是，這種虐待，這種殘殺，祇便宜了日本人！

汪精衛：（頓換）你今天跑來，真正目的是什麼？

裘錦安：（誠懇）報告主席，我是個生意人，祇會拿生意人的眼光看事，生意人將本求利；求小利，下小本；求大利，下大本。我請求主席吩咐日本人離開我們那個廠，把廠真的還給我們，這也不算一件小事情，所以……呢……剛才那張二千元美金的銀票！

……

汪精衛：辦不到，你不知道日本正在和中國打仗，需要這一帶地方的資源麼！

裘錦安：可是我的廠不是需要資源。不像鐵礦，煤礦，電力交通或是棉紗生絲，食鹽漁產。那些日本人都已經拿去，我這個麵粉廠關係其實是太小了。主席是「新中央」之主

「新中央」又剛被日本正式承認，主席肯幫忙，吩咐日本人讓開，日本人總要給一點面子。

（他又深深一鞠躬）

汪精衛：（勃然大怒）豈有此理，你難道要我去違抗日本人的意志嗎？

婁錦安：可是，主席，主席——

汪精衛：你的話我不要再聽了。

（這時室外有女子啼哭，和陳璧君話罵的聲音——自遠而近——不久左門大開，陳璧君拖着一個十七八歲的

少女入來，陳美玉跟隨在後，掩臉哭泣——汪與婁都詫異）

陳璧君：（對汪）你想得到麼，曾秀英居然跑來干涉我們的事情；她是一個小輩，是我們的表

姪女呀！

汪精衛：噢！

（曾秀英甚有姿色，服裝華麗，此時暫不作聲。）

（婁錦安也悄悄她退過一邊）

陳璧君：我——正在替美玉打扮——那就免費事的，美玉始終不肯穿那身日本衣服——秀英不知

怎樣的又跑來，她不管三七二十一，進門幾股美玉身上的日本衣服，溼口口聲聲的說，美玉簡直真不必到櫻花俱樂部去。

汪精衛：（一看美玉身上的日本裝，果然祇穿一半！）好大胆，好大胆。

陳璧君：她的胆子大得很，我對她解釋半天，她全不理會，而且還敢頂撞我，侮辱長輩，侮辱你的尊嚴！她說，儘管你們拿出長輩的面孔，擺出主席的架子，我全不管，我今天一定不讓美玉去！

汪精衛：哼，她可以作主麼！

陳璧君：我氣極了，打了她幾個嘴巴，拖她到這裏來見你。一個十幾歲的小輩，敢來攪我們的事，我還要打，還要打。

（她真的上前激悍的又去打秀英的嘴吧）

曾秀英：（霍的挺胸，捉住陳的兩手，大眼瞪着她）表孀，到此刻為止，因為你是我的長輩，我沒有激過手，可是公理究竟是公理，你沒有法子拿身份，地位來壓倒公理的，你再要勸我的話，我就要回答你了！

陳璧君：（見她神色堅厲，反又鬆懈！用力掙手）哦，哦，哦。

(曾秀英插話不絕)

汪精衛：(連連敲着桌子)快快放手，這成什麼話！什麼事，秀英以爲我們做得不合理？說好

了。

曾秀英：(於開手——勉力克服自己的情緒)表叔，不是我講理說，表嬸也是一個女人，不會不曉

得女人們的最大的恥辱和痛苦的。真是可怕！

汪精衛：快說，快說。

曾秀英：你們總還記得吧，六個多月之前，是你表叔介紹我到一個日本人辦的旅行社裏做書

記去的。書記，多麼好聽的名詞！

陳璧君：那是我們一番好意，每個月不是有三百多塊錢的薪水麼！

曾秀英：我本來沒有資格做書記的。我是年輕的女子，那時候還不到十七歲，還在香港一個

初級中學裏讀書，對於人情世故都不大懂得。可是，我相信你表叔，你是我的至親，你說，書記的工作做得好不好沒有多大關係；中國人在日本機關裏辦事，就可以

增進兩國人民的友誼。

陳璧君：這話一點不錯。

曾秀英：可是不久之後，還不到一個月，一個日本人就向我……要求！我當然拒絕他，有一

天他在社裏請我吃飯，一定要勸我喝酒；我曉得她的用意，一定不肯喝。他，他扱下酒杯，就對我……強暴起來，那個兇惡的野獸！

（裘錦安不自覺的噙了口氣。）

（陳璧君結實瞪他一眼）

曾秀英：這樣，我就成了那個日本人的「中國女人」了。

（俯首拭淚）

汪精衛：（想了一想——緩緩的）你也不必過於難受。一部文明人歷史上，不知道有過多少女子，

爲了要加強兩個國家的友誼，貢獻了她們的身體和美麗！你看，美玉比你年輕得多，你的表孀還準備叫她去做這種工作呢！你不要把這種事看爲恥辱，你應當把它看爲光榮。

曾秀英：啾啾光笑！之道了個把月，我就成爲旅行社所有的日本人的公共的「中國女人」了

！（提起猶覺惱惱）我先不知道加個旅行社也是日本的特務機關開的，那些都是日本的特務人員，直到他們拿着槍打我，說如是我敢偷偷的離開或是跑來告訴你，他

們儘管不在乎，可不是非要我的命不可，我這才明白我是上了表叔表嬸的大當了！

汪精衛：（無可置辯）唔！

曾秀英：這種恥辱，這種痛苦，都是你表叔表嬸賞賜給我的（突然奮激）可是對於這，我還可以

不怨恨你們。

汪精衛：不怨恨我們！

曾秀英：因為我到底是一個中國人，應該有點志氣，爲什麼不能反抗！我甘心忍受這種生活

，自己也不能不負責的。

陳璧君：嘿！

曾秀英：另外還有一件事

汪精衛：另外還有一件事？

曾秀英：我可絕對不能原諒你們兩個人！（沉痛地）那就是你們的毀滅了我們生命之外，還要毀

滅我們的靈魂，你們的提倡「日支一體」，你們的鼓吹「東亞新秩序」。你們的誘

騙青年們，壓迫青年們，要他們忘記是中華民族的子孫！

汪精衛：（拍案而起）豈有此理——

曾秀英：你們也知道青年們雖然是天真的，單純的，可也都是有天良的；不會隨便跟着你們走，你們就不惜使用最卑鄙的方法，利用青年們的年輕識淺，儘量的誘惑他們，腐化他們。有時候是做官，有時候是金錢，有時候是享樂奢華，鼓勵賭博，喝酒，男女放蕩。祇要能騙得他們忘記自己，去做你的羣衆，無論什麼無恥不堪的事，你們都做得出來的。

汪精衛：（暫按怒火）爲什麼今天來說這些話？

曾秀英：因爲今天晚上又有一個青年要被你們犧牲了。我不能不跑來警告你們，我如果不能使得你們覺悟，至少要讓美玉曉得她到櫻花俱樂部去的危險。那種宴會是去不得的，雖然美玉妹妹年紀比我小上三歲，她一去之後，命運不會和我十分兩樣的。記得那一次我也是先參加宴會，那一晚上日本人連打了三個電話來催請——

陳美玉：如果日本人敢來侮辱我，我會反抗，我殺死他們。

曾秀英：妹妹能夠這樣，再好沒有。可是到底他們都是兇暴的野獸，最妥當還是不去（向汪，

陳求言）表叔表嬸不要讓美玉妹妹去吧！

汪精衛：（忽然大怒）怎麼，你難道要我去遠抗日本人的意志麼！

曾秀英：表叔，表叔——

汪精衛：你還表叔表叔，不看你我們的表姪女，我早叫丁成把你攔閉起來——

（丁成此時正在外和人吵鬧，竟像是在和人鬥毆——室內諸人便都靜了下來）

（右門窗的打開，丁成服裝整潔，當門立定）

汪精衛：什麼事？

丁成：報告主席，有一個軍官，什麼和平救國軍的師長，硬要進見主席，說有要緊公事當

一面請示。

汪精衛：師長，他叫什麼名字？

（那人在窗外高呼：「報告，師長史用斌——」）

汪精衛：（自語）史用斌——哦，他那一師，最近是聽說出了一點亂子。（對丁）既然來了，

就讓他進來吧。

丁成：報告主席，他橫衝直撞，不守禮節，往裏直走；身上還帶着武器——我已經把他

手槍繳了！

汪精衛：很好，（對陳璧君，談美玉，曾秀英）你們先進去。

隨傳仍舊在園掃墓

裴錦安：（驚愕）我也能夠到外國去，現在外國學英文。

（他跪在丁威背後，走出右門）

（立刻史用斌走入，向汪精衛立正敬禮）

汪精衛：（編出主席梁子，微微點頭）你有什麼要緊公事。

史用斌：我來是爲了和平救國！

汪精衛：（愕然）和平救國？（在室內踱了一轉）消息好了，隨便談話。

（史用斌便從命稍息）

汪精衛：和平救國不是早已實行了麼？我們已經和日本簽訂了一張「日支協定」，我們從此以後，再不和日本兵打仗了。

史用斌：我說的是我們自己的和平救國！再不和日本兵打仗是不錯的，可是我們還在打毒們自己人，打我們自己的親戚朋友，同胞！

汪精衛：祇要不和武器精良的日本兵打仗，這些親戚、朋友、同胞、我們救國軍的力量不是足夠對付麼？

史用斌：也未見得，中國軍最近作戰比以前更加英勇；我們實在打不過他們，他們的確是愈

打愈強了！

汪精衛：沒有的話，你聽到最近從重慶來的情報麼？

史用斌：從重慶來的情報？

汪精衛：我們在重慶還佈置得有幾個人……據情報說，重慶今天過的酒綠燈紅歌舞昇平的生
活。重慶比起我們物資困難多了。如果重慶的人還是不能克苦，還是和南京同樣的
奢華，我們還有什麼可怕！我們打得過他們的。

史用斌：重慶儘管奢華，中國的官兵還是勇敢堅決的。每次和他們接仗，沒有一次不是我們
吃了大虧，況且主席對於救國軍未免要求太過！

汪精衛：要求太過？

史用斌：主席原說救國軍是專為維持地方治安的，打仗由日本軍隊擔當。現在日本軍隊好些
跑去海南島；上前和中國軍打仗的，還是要調用我們，弟兄們不願意。他們不願意
做日本兵的替死鬼！

汪精衛：不願意做日本兵的替死鬼？

史用斌：他們都不願意，可是師長可以勉強他們的。

汪精衛：（明知此是實情，但他一向善於詞令）那末，你就不能替我分點憂麼？

史用斌：分憂？

汪精衛：我素來是另眼看待你的，我剛到上海的時候，你沒有職業閒住在家，投我這裏來求差使，我想你一身碰的釘子也不少了；南南北北，什麼部隊裏也混過幾天；也是人家都不能賞識你的真才，用你的時間都不長久，好像最久的一次，你在什麼地方當過六個月的團副，我看你在日本士官雖然沒有畢業，日本話可講得很好，所以介紹你到救國軍做一個參謀。我到南京之後，不上半年又提升你做了師長。你應該明白你是我的人！你應該替我個人出點力！你應該勸告那些弟兄，帶着他們去替我打中國軍！我慢慢的自然會有好處到你！

史用斌：主席今天既然對我講起私話，我也請報告幾句私話！——如果我肯拚死打仗，我也不會今天在主席這裏做師長！主席對於我的要求也太過了。

汪精衛：那末怎麼辦呢？

史用斌：請主席下個命令，說我們不打中國軍，把救國軍都調回來。

汪精衛：機關，你難道要我去逮捕日本人的意圖麼！

史用斌：下了命令他們不打；不下命令他們還是不打；反正是一樣的。

汪精衛：（望着他一回——勃然大怒）渾蛋，你敢不服從我麼？

史用斌：（也是呆地望着他一回——忽然態度變得十分傲慢——索性不站著了，到圓桌邊坐下——還隨手拿起桌上盒子

（亂翻）什麼？外國糖果，主席有病，從來不吃糖的，這個東西放在這裏做什麼！嗎

，還有雪茄烟，（又看見一張名片）哦！原來是本多雄太郎送的禮物，陳列在這裏擺闊

的。（拆開煙盒取出一枝雪茄吸着）嗎，這個烟倒不錯。

汪精衛：（變色）你、你、你、竟敢這樣拔扈，這樣放肆，我要叫丁成扣留你了！

史用斌：（吞起）扣留我，是不是？好，請你先聽一聽這個。（從口袋裏取出一張紙）這是我們那一

節第三團的全體官兵寫給我的一封信，勸告我反正，要求我搜着隊伍到真正的中國

軍那面去，同時也是警告我的。你聽他們說你是什麼？（吞信）他們說你是一個唯利

是圖反覆無常的小人；說你是一個花言巧語投機欺騙的賣國政客；說你是一個自私自

自利的不擇手段的陰謀家；說你是一個背叛黨團出賣民族的大奸賊；說你是，哼哼

，實在太多了。我到今日才完全相信，他們說得你一點不錯。你是一個國賊，你是

一個漢奸！就是像我這樣一個糊塗人，今天也總算是受到你的欺騙了。我……

早一點聽從他們的話！

汪精衛：（怒不可遏——不等他說完，連呼）丁成，丁成。

丁 成：（奔入）有

汪精衛：（指點史）斃，斃了他！

丁 成：報告主席，斃了他麼？

汪精衛：槍，槍斃他！

丁 成：就在此地槍斃他麼？

汪精衛：此地，隨便那裏，快快把他槍斃掉。

（丁成拔出鎗）

史用斌：（跳起）你爲什麼要槍斃我？

（丁成不由分說，扳機就扳，連開四鎗——可是史用斌毫髮未傷，他是臨空站着）

（汪精衛丁成大爲驚異）

史用斌：（朝天狂笑）哈哈哈哈。

（丁成拔出第二槍，正待再擊）

史用斌：不用費事，老實告訴你吧！汪精衛，你已殺害過我一次了，你沒有法子再殺我第二

次。你不能槍斃一個鬼！

（丁成不信，扳機再擊，又是四五響——史用斌仍然不動——丁成大叫一聲，奮門奔去）

（這時候會秀英，裘錦安，陳璧君一齊撲入——祇不見陳美玉）

史用斌：我是鬼。上個月第三團在江西反正，我沒有聽他們勸告，被他們打死的，我的死，是受了你汪精衛的欺騙，是你汪精衛害死我的。

裘錦安：我是鬼。那一次日本兵包圍我的工廠，掃射罷工工人的時候，我是不分皂白的被打死的。我的死，是受了你汪精衛的欺騙；是你汪精衛害死我的。

會秀英：我是鬼。在我被日本特務人員侮辱不能忍受的時候，我向他們反抗時，被他們亂槍打死的。我的死，是受了你汪精衛的欺騙；是你汪精衛害死我的。

汪精衛：你，你，你們現在要把我怎樣怎麼？

史用斌：裘錦安 我們要殺你。

會秀英：我本來還希望你會覺悟！我以為你總有一點良心上的痛苦。總有一點良心！那知道

你竟是這樣喪心病狂，雖然做了這麼許多壞事，你自己是絲毫不曾感到痛苦的，你祇害怕一件事，就是殺，我們現在要殺你。

汪精衛陳璧君：饒命，饒命，饒命

（此時窗外男女老幼喊聲大起

「我們都是鬼魂；

我們都是受了汪精衛的欺騙，被他害死的人；

我們現在都覺醒了，可惜已經太遲；

我們不能再讓他去欺騙別人。」）

汪精衛陳璧君：（更加驚懼——撲的跪在當地）不要殺死我們，不要殺死我們——

（喊聲再起，另有無數男女：

「我們都是鬼魂；

我們是抗戰中陣亡的軍人；

我們是被日本軍閥殘殺的老百姓；

我們不怕死，因為我們是爲了保衛我們的祖國，援救了我們的子孫；

我們不怕死，因為我們是爲了中華民族的自由平等；

可是我們都是已經死去的人了；

不要讓汪精衛再出賣我們；

不要讓汪精衛再出賣我們的靈魂；

接着又有無數嬰孩的喊聲：

「我們都是未生的人；

我們都是未曾出世的中華的子孫；

我們都是中華民國未來的老百姓；

我們要生作自由的人；

我們一生作幸福的人；

我們不願意出世就做奴隸，做牛，做馬；不要讓汪精衛出賣了我們這羣將來的人；不要讓汪精衛

此刻就出賣了我們的靈魂！」

（陳璧君早已躲入桌下）

（汪精衛突然起來說要殺我等三人）

汪精衛：我從此以後不再欺騙。我立誓，我拿人格担保。我以後決不再做日本人的走狗；我以後決不再出賣你們。

（窗外雷聲大作，如奔濤，如雷鳴。）

這又是汪精衛的欺騙。

不要相信。

不要相信。

這又是汪精衛的欺騙。

不要相信。

不要相信！

汪精衛：（換住曾秀英）看在親戚分上，饒了我的性命。

曾秀英：你放心。像你這樣的賣國賊不會祇死一次的！一次殺你，太便宜你了。從今以後，

每個晚上我們要求殺你幾十次。在你不睡的時候，每個白天日本大憲殺死你幾十次

。你得受這樣的凌遲處死；一直等得中華民國的老百姓判決你那最後一死。我今天

大義滅親，先殺你第一次。

（她稍安，史用紙一齊撲上……窗外鬼哭神號……汪精衛大聲禱叫，一交倒伏在畫椅上，拚命把頭面掩着）

（出不意外的電話鈴又響起來……室內電燈一明一暗的閃爍不定……燈光亮時室中諸鬼魂連聲都看不見了，祇

剩汪精衛一個人伏在躺椅上痛哭）

（丁成服裝齊整的從右門進來接電話）

丁成：喂，那裏——哦，櫻花俱樂部——是，是，是——

汪精衛：（神志稍覺清楚）哦，原來是一個夢。

丁成：是——是——

（陳璧君領着那換穿了日本國女服裝的陳美玉從左門入）

陳璧君：（對汪）你看美玉今天晚上漂亮嗎？那些日本貴客看見了一定會稱讚的。

（陳美玉低頭，似有不愉之色）

丁成：是——是——（放下聽筒）就是。報告主席，櫻花俱樂部又來催請；客人們等得太久了

！請主席和汪夫人快去——還有請陳小姐務必一同去。

汪精衛：（聞言著實心驚）唔，唔。

陳璧君：（毫無感覺，對美玉）聽見沒有，人家又來催了。都是你耽擱時間。（趕場）她今天好像是

不願意去，叫她換那身衣服，一直是推三阻四的。

陳美玉：姑丈，真的我可以不去麼？我有點不舒服。

汪精衛：（緩緩地）那麼她……不去……也吧。

丁 成：（雖糾糾的在旁伺候着）陳小姐不行不行，有一位大佐，指名要會見陳小姐。陳小姐非去不可的。

陳璧君：去吧，去吧，省得日本朋友又要不快樂。

汪精衛：（緩緩地）那末她……還是……和我們……一同去吧。

（汪陳前行——姜美玉快快地離去）

（丁成剛欲熄滅室內電燈，電話鈴又響——丁成又去接）

丁 成：是的——哦，櫻花俱樂部老汪麼——他們來了，已經出門了——是的，陳小姐是——起來的——嘿，一個汪精衛我對付不了麼——是呀，名爲他的保鏢，可是我知道我——吃誰是的飯，決不能含糊的——剛才他倒是想叫陳小姐不來的，我這麼一瞪眼，汪精衛，就乖乖的把那位陳小姐送上門去了——對了，還用你說——

（幕急下）

國本並座位雖平然不說作探險。其話應一則如。不

國本並座位雖平然不說作探險。其話應一則如。不

國本並座位雖平然不說作探險。其話應一則如。不

國本並座位雖平然不說作探險。其話應一則如。不

國本並座位雖平然不說作探險。其話應一則如。不

國本並座位雖平然不說作探險。其話應一則如。不

國本並座位雖平然不說作探險。其話應一則如。不

國本並座位雖平然不說作探險。其話應一則如。不

國本並座位雖平然不說作探險。其話應一則如。不

國本並座位雖平然不說作探險。其話應一則如。不

國本並座位雖平然不說作探險。其話應一則如。不

國本並座位雖平然不說作探險。其話應一則如。不

國本並座位雖平然不說作探險。其話應一則如。不

國本並座位雖平然不說作探險。其話應一則如。不

地：「青衫披蓋」

開奏時……

室內漆黑的，惟有明麗而清幽的月光照在後方的門前和窗上，母親倚在門口，只顯出一個黑影來。外面附說：「送來」八月十五，光明，薛大哥在月下修書寫文……「隨著又有胡琴聲。先前的那種唱聲停住，跟着胡琴換上運轉的唱聲：「誰趕樣坐宮院自思自歎，想起了當年事，好不惓然，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又好比虎離山，受了孤身。……」同時院子裏有個小孩的聲音學着唱。

外面的那種唱聲突然被這樣粗暴的罵聲禁止着了：「鬧什麼，這個不准唱。」可是胡琴還在繼續響着，小孩還在跟着那胡琴哼着。

母親：（抑着聲音）快別唱了，你聽鬼子……

小孩：（在外）怕什麼，過中秋節，唱戲玩兒都不行嗎！

母親：你不怕，揍你，看你怕不怕！

小孩：（在外）誰敢揍我？

母親：日本鬼子。

小孩：（在外）我不怕，我不怕，「八月十五月光明……」

(突然又是一種粗魯的聲音囑止了胡琴聲)

母親：(位去把小孩拖到門口)這可不是好玩兒的，快進來！

小孩：我不，我不，我還要看月亮哩。(擰了)

母親：外邊兒冷，乖乖兒的……

祖母：(從右門上)怎麼的，燈還沒有開，(開燈)全兒又怎麼的了？

母親：外邊兒怪冷的，他不肯進來。

祖母：時候兒不早了，快進來，快進來。你來，奶奶給你好東西吃。

小孩：什麼好東西？(戰，就跑進來了)

祖母：(從桌子的菜食中拿起一塊月餅來)你瞧！

小孩：月餅！(一下抓過來就吃)

母親：吃完了，可要睡覺去了。

小孩：我不，爺爺還沒有回來呢。我要等他回來才睡。

祖母：真的，這老頭兒怎麼這樣晚了，還不見回來？(看桌上的座鐘)你瞧，快九點鐘了，真

是！

母親：太黑還沒有多會兒，那兒就九點鐘：這個鐘不準，壞了。

祖母：他爺爺那個銅錶可準極了，他用了多少年都沒有壞過。

母親：就是送給了小孫兒他爸爸那個錶嗎？

祖母：可不就是那個。他就只那麼一個錶。

小孩：爺爺幹麼不送給我？送給爸爸帶走了！要送給我這會兒不就有用的了嗎？

祖母：說起你爸爸的走，實不能不怪你爺爺，幹麼要放他走，好了，現在連這樣的節日都不

能大夥兒在一道樂一樂，真是！

母親：（本來在旁縫衣服，發不，長嘆一聲）唉！

小孩：媽媽，爸爸到那兒去了，怎麼老不回來？

母親：（不言語）……

小孩：你說呀！

母親：（仍不做聲）……

小孩：（走過去）你怎麼說話？你說！

母親：別鬧！

小孩：我不，我要你說！

母親：（咬不言語）……

小孩：你快說呀！

母親：說，說什麼！

小孩：說爸爸到那兒去了。

祖母：來，我告訴你。

小孩：（跑到祖母面前）你說。

祖母：你爸爸給你爺爺放出去打鬼子去了。

小孩：（帶着驚喜的樣兒）真的嗎？

祖母：再不。

小孩：（跑到母親的跟前）真的嗎，媽媽？

母親：誰還騙你！

小孩：（蹦蹦着，高興的）那才好呢！那才好呢！我也要去！我就喜歡打鬼子他們常常欺負咱們

……，打鬼子，打鬼子……

母親：不要瞎說！回頭給人……

小孩：要打鬼子也是瞎說嗎？（很擔驚了）

母親：別廢話了，快睡覺去吧！

小孩：我偏不！

母親：這孩子一點兒大，就是這樣牛脾氣。

祖母：他爸爸小的時候還不是這樣牛脾氣，長大了還是那種牛脾氣，還是不聽娘老子的話，

硬要同宋家那個孩子一塊兒跑出去當什麼義勇軍。打鬼子！

小孩：有牛脾氣去打鬼子，我就喜歡有這牛脾氣，噯！（得意地點頭）

祖母：打鬼子！腦袋打掉了，看你拿什麼去打。

小孩：我的腦袋是打不掉的，就是打掉了，也會波兒一下會長出來的。

母親：鬼話少說，一點兒大就……

祖母：唉，真沒有辦法，有其父必有其子！王媽，王媽！

母親：幹麼？

祖母：叫她泡杯茶喝。

母親：她回家去了，還沒有來，我來泡。

祖母：怎麼這時候還沒有回來。

母親：她說吃了晚飯就回來的。

祖母：兒子呢不知跑到那兒去了，老頭子呢又還不見回來，這算過什麼節，唉！真是一年不

過節，如一年了！

小孩：（這時已沈靜下來，在桌上新紙玩兒，回聲響著「孟姜女」來）……

母親：（聽著那聲音，漸漸地，不知不覺停手了，出神地呆望著）

祖母：（不言語，喝着茶）

（王媽匆匆上來）

王媽：（驚慌狀）不好了，老太太！

母親：（驚慌過來望著王媽）什麼？

小孩：（停止了唱，並驚訝地望著王媽）

祖母：（很驚慌地將茶杯放下）什麼事，這樣大驚小怪的！

王媽：宋先生家祖出葬了！

祖母：那個朱先生的家里？

王媽：就是常到咱們這兒找大少爺，後來同大少爺一塊兒出門去了的那位。

母親：他家里出了什麼事。

王媽：我也不大清楚，只聽說，他家里全家的人都捉去了。

祖母：你怎麼知道？

王媽：我回來的時候打那兒經過，碰見他們隔壁兒的劉媽告訴我的。

母親：什麼時候兒的事情？

王媽：就是吃晚飯前。

祖母：這麼得了，這麼得可吓死大爺了。

王媽：是呀，這去不知要受什麼活罪呢，一家人老老小小男男女女都給抓去了！

母親：都給抓去了？

祖母：咱們也要給抓去了。

小孩：（有點害怕）

祖母：這老頭子，還不回來，還不回來！真要把我急死了！

王媽：我看老太太——人家的事兒咱們也犯不着……

王媽：（只得退下）

祖母：我真想自個兒去找他回來！（不安地，無目的地走動，無目的地弄這個東西又弄那個東西）

母親：（好像自言自語地）不知宋家幹麼鬧出這樣的事兒……

祖母：還不是因為家里有人不安分！……

母親：他家里有什麼人不安分？

祖母：還有誰呢？還不是同你丈夫一塊跑了的那個！

母親：我想不會是這事兒，他們走了，沒有外人知道呀。

祖母：沒人知道？一要待人不知，除非已莫為。——沒人知道！

母親：果然是這樣，那咱們豈也不會……

祖母：可不，可不！我就正為這事兒着急，你們却滿不再乎的樣兒，真把人急死了！

母親：我看……，總不開口。

祖母：你看，你看一家人捉去了，也是不要緊的！

母親：我是說……

祖母：你說，你說什麼？怎麼不對你丈夫多說幾句話，留着他？

母親：我有什麼辦法，他一定……

祖母：沒有辦法，就不用開口。

母親：（從委曲的樣子只得轉對孩子）睡覺去吧。

祖母：你們可舒服，閑逛的閑逛，睡覺的睡覺，只讓我一個人兒待在這兒乾着急！急死了，

急瘋了也沒有人來理，好吧，好吧！（不發聲）

母親：（不敢走開，只得還回來坐下呆坐的。）

小孩：（打呵欠，撒癩狀）走，我要睡去了。（走）

母親：（不動）

小孩：（較大聲了）我要睡去了，我要睡去了……

母親：（仍未）

小孩：（更大聲地）我要睡覺去了，聽見沒有？

母親：（爲難的樣子）

小孩：（大聲喊）聽見沒有，——聽見沒有？

母親：（有點煩燥了）聽見了……聽見了。（可未起身）

小孩：走呀——走呀……（拉着母親）

母親：走就是了，鬧什麼！

祖母：鬧——鬧——鬧！我想安靜一會兒都不成！

母親：別這樣兒，等爺爺回來再去。

祖母：等他回來，誰知道什麼時候回來！

母親：總會回來的。

祖母：誰不知道他總會回來的，要你說！

小孩：奶奶今兒晚上上怎麼的？

祖母：怎麼的，快把奶奶急死了，氣瘋了。唉，老老小小沒有一個人聽我的話的！

小孩：我可是聽奶奶的話呀，別冤枉人，你叫我拿什麼我就拿什麼。

祖母：等你長大了，你就不會聽了，像你爸爸一樣。

小孩：爸爸真不聽你的話嗎？

祖母：他聽我的話就不跑出去了。

小孩：爸爸跑出去打日本鬼子的，你不知道嗎？

祖母：怎麼不知道，就是知道他去幹這事兒，我才不要他去的，可是他……

小孩：幹麼不要他去，日本鬼子那樣欺負我們中國人，去年還不是把爸爸捉去打了一頓嗎？

我長大了我也去打日本鬼子，他媽的，我不怕他們！

祖母：你這小傢伙，這點兒大也：唉，「有其父必有其子！」

小孩：我將來當了兵，我一個人要拿兩支手槍，這樣（作手勢），拍，拍，拍，多打些鬼子。

母親：（有點怔忡了）機關槍更打得多。

小孩：（恍然大悟似的，很興奮地）對了，我要拿機關槍！機關槍！……

祖母：得——得——得，什麼機關槍？雞冠花，還不給我睡去，別在這兒瞎鬧，讓我安靜

一會兒！

母親：快睡覺去吧，走（牽着小孩往左門去了）

祖母：唉！口也給氣乾了！（走去拿茶喝）茶也冷了，王媽！王媽！

王媽：（在外）來啦！

（王媽出現在門口）

祖母：還有開水嗎？

王媽：有的。

(外面有敲門聲)

祖母：快先去開門，老太爺回來了。

(王媽下)

祖母：這晚才回來，從來沒有這樣過……(走去棹前檢點棹上的點心)

(祖父上，王媽跟上)

祖母：怎麼這時候兒才回來？

祖父：(怪鬱悶的樣子)有事兒！(悶悶他坐下)

祖母：從來就沒有這樣晚過。

祖父：可不，從來就沒有這樣事兒嘛！

祖母：什麼事兒，你今晚上遇見什麼事兒？(驟然是平和了點，說着，就遞一塊月餅到祖父面前)

祖父：我不要吃，我吃不下。(起身，徘徊着)

祖母：不吃就算了！可是什麼事兒？你得告訴我呀。

祖父：告訴你又有什麼用！

祖母：沒有用就不可以告訴我嗎？咱們是外人嗎？

祖父：……

祖母：不說算了，反正我不一定要知道。隨你的便吧！王媽，你站在那兒幹麼，還不倒杯

茶。

祖父：……

祖母：不說算了，反正我不一定要知道。隨你的便吧！王媽，你站在那兒幹麼，還不倒杯

茶。

王媽：（忙倒茶送給祖母）

祖母：叫你送給老太爺！

王媽：是，是。（送茶給祖父）太太，沒有什麼事兒了吧？

祖母：沒有了，你睡去吧。

（王媽下，睡一會兒。）

祖母：沒有事兒咱們也去睡去吧。

祖父：你要睡，你睡去好了。

祖母：難道你不要睡嗎，這樣晚了？

祖父：我不要，我睡不着。

祖母：你今兒晚上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兒？

祖父：（只是不安地徘徊着）……

祖母：我不管了，我睡覺去了。（說着就進房去了。）

祖父：（自言自語）劉二那小子怎麼會知道的？……這般漢奸王八蛋我非……（拍桌）

母親：（驚異地跑上）啊，是爺爺回來了？（忙去倒茶）

祖母：（她從右門上）你在發什麼脾氣？罵誰？

祖父：（盛怒）我罵劉二那王八蛋！

祖母：你幹麼罵他呢？

祖父：他簡直混蛋！我不但罵他！我還想……

祖母：他本來是個混蛋！你管他幹麼？

祖父：我不去管他，他倒來管咱們了。

祖母：他管咱們什麼事兒？

祖父：什麼事兒！

祖母：什麼事兒，你說呀！

祖父：我說！

祖母：是呀。

祖父：我說劉二那傢伙簡直是他媽的混帳王八旦！

祖母：這是怎麼回事兒，你老這麼罵人？

祖父：他這漢奸，我還不罵他！

祖母：他當他的漢奸，干咱們什麼事兒。

祖父：哼，不干咱們事兒，現在的事兒可落到咱們頭上來了。

祖父：（只是焦急地走着）……：

祖母：（有點急了。）你說呀，到底是怎麼一會事兒？

祖父：（隨便誇一句）要命的事兒！

祖母：要誰的命！

祖父：要你的命，我的命，咱們全家人的命！

祖母：你這是什麼意思？

祖父：……

祖母：請你明白點講，好不好？

祖父：劉二那小子怎麼會知道了？

祖母：知道了什麼？

祖父：知道了咱們連生當義勇軍去了！

祖母：（驚駭）什麼？

祖父：他知道咱們連生當義勇軍去了！

祖母：真的嗎？

祖父：我還來騙你！

祖母：那怎麼得了，那怎麼得了！

祖父：他來同我商量……

祖母：怎麼，他還沒給報告上去？

祖父：還沒有。

祖母：那你就好好同他談，請他看……

祖父：好好同他談！這傢伙，你還有什麼給他好談的。

祖母：難道就讓他報告去嗎？

祖父：……

祖母：我看，事到如今，也犯不着鬥氣了，還是好好地同他談一談，他總是個中國人。

祖父：他是個中國人！我才沒把他當作中國人呢。他是他媽的日本兒的走狗！無恥的走狗。

祖母：你還管他這些個，只要咱們的事兒他肯留個情面。

祖父：留情面！你有一千塊錢給他也許可以。

祖母：什麼！他要咱們一千塊錢？

祖父：可不！

祖母：（急了）咱們那兒有這許多錢！去年鬼子他們冤枉連生說他有什麼嫌疑，給敲了一筆大

竹槓去，我的金鐲子，（指母親）她的幾件金首飾都給變賣去了，才湊足數，救出了連生

，現在又在他身上出事兒了！這都是你，都是你不好！你幹麼要放他走！你瞧走得舒

，現在走出事兒來了！

祖父：堅不走，也總會有事兒出的，他們鬼子肯放鬆他這樣的年青人嗎！

祖母：鬼話，鬼話！事到如今，說這樣的鬼話有什麼用！

祖父：沒用就算！

祖母：算了！一家人的性命就這麼算了？

祖父：……

祖母：你開口呀！

祖父：我有什麼辦法？

祖母：沒有辦法，你早知道沒有辦法，你爲什麼放你兒子走！我當時不放他走，你還罵我，

現在好了，出事兒了，你滿意了！

祖父：好，滿意了，滿意了。（說着就向衙門走去）

祖母：你幹麼？

祖父：不幹麼。

祖母：你究竟打算怎麼辦？看你滿不在乎似的！

祖父：不在乎，好，不在乎。（說着跨進右門去了）

祖母：你看，你看好像不是自個兒家里的事兒似的！真真把人急死了！

母親：我看，奶奶，您也不用太着急了，慢慢兒地想……

祖母：還慢慢兒地，命都快沒有了！不知你們都是些什麼心眼兒！事兒來了，錢拿不出，也得想個辦法呀，總不能這麼待着死呀！（一下轉身急急地從右門下。她在裏面擱着錢拿不出也得想

個辦法，總不能這麼待着死……）

（祖父逃上，祖母也追上喋喋不休。）

祖父：請你不要再逼我了，劉二那傢伙已經逼得我夠受了！

祖母：我這怎麼是逼你！一家人的性命眼看着就沒有了，你可是滿不在乎的樣兒。這叫人怎麼不着急！

祖父：你着急，我比你還着急呢！

祖母：那你爲什麼不想法子呢？

祖父：我有什麼法子可想！

祖母：難道咱們只有這樣等着死嗎？

走

祖父……

祖母：唉，想不到咱們是這樣個下場！（禁不住傷心起來）

祖父：（不安狀）……

祖母：老老小小，……男男女女……一齊……一齊都要給拿去……

母親：（勸慰）奶奶，您不用太難過了，事情究竟怎麼樣，現在還沒一定呢。

祖母：沒有一定，拿不出錢來，就死定了！

母親：那也不見得。

祖母：不見得？你瞧着吧！咱們這兩條老命倒沒有什麼，只是你們母子也……

母親：（抑着自己的淚傷）奶奶您……

祖母：連生那孩子也難逃過他們的手的。他現在不知道……（悲泣起來）

母親：（再也抑不止他的悲傷了。也跟着悲泣起來）……

祖父：（默默地坐在那兒看着他們悲泣起來）他媽的，就是這麼辦！

祖母：什麼，你有辦法了嗎？

祖父：沒有旁的辦法，這也是一個辦法！

祖母：什麼辦法，你快說出來聽聽。

祖父：什麼辦法，就是這個辦法！

祖母：究竟是什麼辦法，你說出來，大家知道了也好放心呀。

祖父：這個辦法不見得就能使你們放心。

祖母：你且不用管這個，先說出來聽聽看。

祖父：我要幹掉劉二那傢伙！

祖母：（驚愕）什麼？

祖父：我要和他拚了！

祖母：（跑去拉着祖父）不能，你不能去！

祖父：我去幹麼，他回頭自個兒會送上來的。（坐下）

祖母：怎麼，劉二今晚上要來咱們這兒？

祖父：他來拿一千塊錢！

祖母：真的？

祖父：你瞧着好了。

祖母：天呀！咱們那兒拿得出，還是今兒晚上就要！

祖父：所以就只有這個辦法；不是他死就是咱們亡！

祖母：我求你千萬不要這樣！眼前的事兒還沒有了！又去惹事兒。

祖父：不這樣，你又有什麼辦法！

祖母：等他來了，咱們再好好兒同他談一談。我想，……

祖父：你想他會饒你嗎？

祖母：他總是個中國人；就算他現在不是中國人，從前他也作過二三十年的中國人；他的父母祖宗都是中國人呀。我想他不會這樣忍心的。活活地逼死了咱們，在他又有什麼好處呢。

祖父：好處大着呢。他可以去做功請賞！

祖母：你別往壞處想吧。人總歸是人，總還有點兒人心。

祖父：人心，他的好心給狗吃掉了！

〔有大殿外邊大門。〕

祖母：有人敲門！這時候還有誰來？

祖父：準是劉二那傢伙來了。

祖母：這可怎麼辦？

祖父：還有什麼旁的辦法！

(敲門聲更急。)

祖母：我着讓他進來再說。

祖父：不讓他進來，你還能趕他走嗎！

祖母：他進來，你可千萬不要……

祖父：王媽！

祖母：你叫他幹麼？

祖父：叫她開門去。

(敲門聲更響更急。)

祖父：(更高聲)王媽！

王媽：來了(忽忽地上，他還在扣衣服)幹麼老爺？

祖父：叫你開門去！

(王媽怨怨下，母親從右門下。)

祖母：你千萬——你千萬……

祖父：不要管我！

祖母：(退開)這一家里的人都遇到了什麼鬼了！

祖父：(有點開玩笑地)遇到了日本鬼。

祖母：不管他什麼鬼，(走上前去)我求你千萬不要……

祖父：不要作聲。

(友人上，王媽跟上。)

祖母：(仔細一看)啊，原來是宋大哥！(放了心)

(母親上)

友人：是的，伯母，伯伯都好嗎？

祖父：你怎麼跑回來了？

友人：(對王媽)外面的門關好了嗎？

王媽：關好了。

友人：（神祕地將門掩上）……

衆人：（莫明其妙，望着他）……

友人：對不起得很，今晚上要借你們這兒躲一躲。

祖父：你怎麼了？

友人：我今天進城來給狗發覺了把我家里包圍起來搜我。我沒有給搜去，家里的人大概全給抓去了。

祖父：你幹麼跑進城來？

友人：有重要的事情。

祖父：我家連生呢，怎樣沒跟你一塊兒回來，他是同你一塊去的，

友人：他——他沒有回來，

祖母：他爲什麼沒有回來呢？

母親：他還好嗎？

友人：他——他還好，還好。（對祖父）老伯，我一家人已經給鬼子捉去了，大概是兇多吉少。他們的後事，要是可能的話，還請老伯照料一下，我當然是不能出面的，我又沒有旁的

人可托。

祖父：好的。不過咱們這一家人的後事，也快要人來照料了！（頓絕）

友人：什麼？你們家里也成問題了嗎？

祖父：（點頭）……

友人：那怎麼辦，那你們怎麼辦？

祖母：咱們正在這兒沒有辦法呢！

友人：是怎麼樣個情形？

祖父：劉二那傢伙，你是知道的。

友人：怎麼不知道，在中學的時候還給連生和我同過學呢。聽說他已經做了漢奸。

祖父：這王八羔子，不知道怎麼曉得連生當義勇軍去了。

友人：呀，他曉得了？那麼我家的事兒也是他幹的了！

祖父：他事先怎麼沒去敲你家竹槓呢？

友人：誰不知我家里窮，他怎麼會來白費心思。唉，我家里的事兒不用說了！你個家里可怎

麼辦呢？來得及想法子，還是趕快想法逃。

祖母：劉二還沒有把連生的事兒報告上去，只要咱們有一千塊錢給他，他就把事兒壓下去
了！

友人：你們有錢給他嗎？

祖母：現在咱們那有錢，別說一千，就是一百也拿不出。

友人：今晚你們當然是沒法逃開……

祖母：劉二今晚就要來的！

友人：我看你們還是和他敷衍敷衍，別使他失望；另外就暗地想法逃走。

祖父：逃到那兒去？除了逃到你們那兒，還有什麼地方好去！

友人……

祖母：我看還是等劉二來了，同他好好地談一談，也許他會天良發現……

祖父：他還有良心！

祖母：照你這樣說來，咱們只好等死了？沒有辦法了？

祖父：沒有辦法？誰說沒有辦法？

祖母：我看你就算了，你那個辦法還不是送死的辦法！

走

友人：你們有什麼辦法？

祖母：他想——簡直是瞎想！

祖父：（對友人）她想幹掉劉二那傢伙，你看怎樣？

友人：我看：自然，把這類傢伙給除掉了是應該的；不過你是不是有把握會不會露馬脚，這

倒要考慮考慮。

祖父：我考慮得夠了，與其沒有錢給他，讓他去報告鬼子來把咱們捉去，倒不如冒險，這樣

拚他一下，也許……

祖母：也許，也許死得快點！我看最好還是等他來好好兒地求他一求，也許……

祖父：也許他就饒了你是不是？作夢！

祖母：你那樣還不是作夢，我這個總比你那個夢好得多，妥當得多！

祖父：他來了，你瞧瞧看吧！

祖母：你讓我來給他說好了。

祖父：你給他說！我看少作點夢吧！

友人：我看，你二位老人家也不必爭執頂好還是先敷衍他一下，別給他決裂了，再另想法子

比較妥當點。現在我想走了，我在這兒對你們，對我自己都不很方便。

祖父：不要緊，反正他也想不到你會在這兒，他來的時候，你躲一躲就得了，我也許還要你
 幫幫我的忙呢。

友人：其實我現在也沒有旁的地方好躲，我不過是怕使你們更……

祖父：這算什麼，到這時候兒還管這些個！

友人：你老人家這樣，我當然是很感謝的：不過我想我還是離開這裏妥當些。至於要叫我來
 幫忙你老人家……

祖父：怎麼，你害怕嗎？

友人：這倒不是，我還有很重要的事情，萬一……

（外面敲門聲，大家一驚。）

祖父：這傢伙來了！

祖母：你千萬千萬不要那樣呀！

（外面敲門聲。）

王媽：（出現在中門外）這時候還有什麼人來，給開不開，老爺？

祖父：（夾緊）開！（對友人）你趕快躲進房里去，只要他沒帶武器，我一動手，你可就要出來幫助，我這老頭子也許幹不過他。（推宋進門）可不能袖手旁觀！

祖母：我求你，我求你不要幹這事兒！你會後悔的！（劉二大搖大擺地從中門上。）

劉二：怎麼樣？可預備好了嗎，老伯？

祖母：（很担心地怯怯地望着祖父，又望劉二。）

祖父：……

劉二：咳，怎麼不言語？

祖母：（忙陪着笑臉）劉二哥，您的好意，咱們都知道了，不過現在實在沒有法子。不用說那樣的數目就是再減少許多，咱們也實在拿不出來，求求您可憐可憐咱們……

祖父：（厲聲）別廢話！

劉二：你聽，還是咱們老伯爽快，我說老伯，您就請快點拿出來，我還有旁的事兒呢？

祖父：（直視對方，思考似地）拿出來……

劉二：怎麼，捨不得嗎？別這樣兒了，你可要知道，這是很便宜的交易。我要不看咱們都不是外人，哼，家里有人當義勇軍，怕不全家砍頭，這你當然是知道的了。

祖母：（急了）劉二哥，總得請你可憐……

祖父：住嘴！

劉二：真是，說這些個廢話，又有什麼用呢，還是拿出錢來，什麼事兒都好辦。

祖母：（又欲說話）……

祖父：（以目禁止祖母）……

祖母：（只得隱忍着，退後了）……

劉二：錢這玩意兒，算什麼，「生不帶來，死不帶去。」

祖母：是的……（望了祖父一眼，又停下了。）

劉二：你老人家只要明白了這個道理就不用多說了！

祖母：（在一旁自言自語似的）明白是明白，拿不出有什麼辦法呢？

劉二：少廢話了，少廢話了！（對祖父）快給拿出來吧，時候不早了！

祖父：……

劉二：（逼近祖父）到底怎麼樣拿？

祖父：你急什麼！

劉二：你有沒有，乾脆說個明白。本來我可以馬上報告上去，還會有更大的好處的；可是我沒有這樣作，跑來同你商量，這我姓劉的還對得起你們呀！

祖父：你對得起，是的，你對得起！

劉二：那你們就不應該對我這樣不爽快，只要你明白告訴我有沒有都行，我倒不一定要你們這點好處，反正我不會落空的。

祖父……

劉二：喂，到底拿不拿出來？一家人的性命要緊，可不是玩兒的。

祖父……

劉二：說話呀！

祖父……

劉二：有沒有？

祖父：有，有，有！

祖母：（一驚；疑懼地望着祖父）……

劉二：有，就行。（反身走後，祖父站起來，欲從後門攔阻劉二，正在祖父快走進他時，劉二從衣袋里摸出一支小

小的手箱來，從右手遞到左手。祖父一驚，退後，祖母驚訝一聲。

劉二：（一下轉過身來）怎麼回事？（說着就從同一的袋子里摸出香烟來）怎們放心好了，我不會拿這個

來對付你們的，這點情分還有。（說着將手槍放回袋子里。）

祖母：（在惶恐中）謝謝你！

劉二，不過我要說聲不幫忙的話日本人自個兒可就會來的，你們得明白點兒。（說着將香烟往嘴

里一塞）

祖母：謝謝您！（說着忙拿火柴擦燃想給劉二點香烟，可是他的手發抖，擦了兩次都給抖滅了。）

劉二：還是讓我自個兒來吧。

祖父：（雖然厭惡祖母這種行爲，但現在可沒有禁止她的勇氣了，只得敷衍地退到一旁去了。）……

祖母……

劉二：別挨時候兒，不早了。

祖母……

劉二：（有點動氣了）我說你這是算什麼，老不作聲兒？

祖母：劉二哥……

走

劉二：你還是不用開口，請睡醒去罷，時候不早了。（對祖父）我說，你到底打算怎麼辦？

祖父：我有什麼辦法？

劉二：你這是什麼話？

祖父：這是我的真心話。

劉二：那麼你先爲什麼有呢？

祖父：我的意思是說，要錢沒有，要命有，要命有。

劉二：我只要你們的錢，我不要你們的命，日本人才要你們的命呢。

祖母：咱們實在……

劉二：你得，你得，免開尊口吧！（對祖父）你真不願拿出錢來是不是？

祖父……

劉二：你說！

祖父：我還有什麼錢拿得出？

劉二：（有點慫了）你不拿出來？

祖父：不是不願，是沒有？

劉二：你真說沒有？

祖父：（點頭）……

劉二：（更嚴厲了）你敢說沒有？

祖父：……

劉二：（逼近對方）你敢說？

祖父：（避開）……

劉二：（跟上去）你怎不作聲？

祖父：你叫我說什麼好？……

劉二：廢話少說，拿出錢來完事！

祖父：有，我還不早交出來？

劉二：真的沒有錢給我？

祖父：真的沒有。

劉二：你可知道，你這樣兒，會得怎樣的結果嗎？

祖父：知道又有什麼辦法？

劉二：我最後再問你一聲。

祖父：你問好了。

劉二：你可要乾脆地答應我。

祖父……

劉二：你聽着，你肯不肯拿出錢來。

祖父……

劉二：快答復我！

祖父：我早就告訴你了。

劉二：不行，我要你再說一次，好讓我確實相信你沒有錢拿出來。

祖父……

祖母：快說呀，只要劉二哥相信咱們，他就不會見怪了。

劉二：你說！

祖父……

劉二：（冷笑）哼，哼，我早知道你不說，好的。

祖母：（對祖父）你說呀！

劉二：不敢說，就拿出錢來！

祖父……

劉二：（火了）你怎麼的？

祖母：劉二哥，咱們實在……

劉二：不要你說！

祖父：（突然爆發出來似的）我沒有錢給你！

劉二：好的你瞧着！（反身就走出去了）

祖母：（急忙追到門口）劉二哥，劉二哥！

（大門碰的一聲）。

祖母：（沮喪地退回來，好像站不穩似的）。

祖父：（垂着頭一動也不動地待着）

母親：（去扶祖父來坐下）

（啞場片刻）

友人：（復上）他走了嗎？

祖母：（點點頭）

友人：結果怎麼樣？

祖父：他去報告了。

友人：真的嗎？

（大家不作聲）

友人：這可怎麼辦？

祖父：有什麼辦法！事已至此！

祖母：我想他總不會那樣忍心……

祖父：有什麼不會，這般運狗都不如的東西！

祖母：他也許是恐駭咱們的。

祖父：你別作夢了吧，（對友人）你怎麼辦？犯不着跟咱們一塊兒抓去。

友人：怎麼辦呢？這時候到那裏去？這樣夜深到外面走動，更容易給他們注意。

母親：我看，就是他去報告，也未見得馬上就去，我想今晚總不要緊。

祖母：深夜半更的，大概不會再來了，不過到明天早晨……

母親：我就就明天一清早再走好了。

友人：（望望母親一眼）那倒一定到明天清早，（思慮着好吧！沒有辦法，我就借你們這兒待一下

吧，反正，我還有點事兒要辦。現在時候不早了（說着摸出一個銅錢來想着，可是一下又給掖起來了。）請你們兩位老人家進去歇歇去吧，我就這兒待一下，……

祖母：那怎麼好，你也得睡一睡。

友人：不了，我待不了多久的，我就在這兒歇一會就行了。

祖母：（對祖父）咱們都進去吧，讓宋先生歇一歇。

祖父：（對友人）少陪了。（進右門去了。）

母親：（扶着祖母進右門去了）……

祖父：（復上）王媽！……王媽！

王媽：（在外）來了。

祖父：大門關好了沒有。

王媽：（出現在門口）關好了。

祖父：給宋先生泡杯熱茶，（對友人）你好好休息會兒。（下）

王媽：（進來弄茶）……

友人：（望棹上的鐘）……

王媽：這個鐘老不準。

友人：（拿出那隻錶來對看）……

王媽：（送茶）請喝茶！

友人：（忙將錶放在棹上，接過茶來喝著）

王媽：您請用點兒吧。（示棹上的茶食）

友人：謝謝。（隨便拿了一塊）

母親：（復上）宋伯伯，請隨使用。

友人：好的，不要客氣。

王媽：沒有事兒了吧，少奶奶。

母親：沒有了，你睡去吧。

（王媽下）

母親：（走近桌前）宋伯伯，他爸爸現在……（一看見桌上的錢拿起來）這個錢同他爸爸的那個一樣。

友人：是的，是的。（接過錢來。有意把話頭轉開。）你們這個中秋節過得好吧。（又拿一塊茶食）

母親：說不上，這年頭兒還沒有什麼心思過節！他爸爸又不在家，現在又出了這事兒。要不

是小孩子吵，誰還有心思去買這些東西！

友人：唉，真的沒有辦法的事情！

母親：請問你，宋伯伯，他爸爸究竟還好嗎。現在在那兒。

友人：……他——他還好。

母親：現在在那兒呢？

友人：在——在一個地方。

母親：在什麼地方呢？

友人：這——這可不便說得。

母親：爲什麼。

（突然在房內送來小孩的驚叫聲）

母親：這孩子怎麼啦。（說着就跑進去了）

友人：（思索著）怎麼辦，告不告訴他們呢？他們已經是這樣情形了，再要告訴他們……（搖頭）……不過他臨死的時候，要我把這個（示錄）想法子帶回來，並且給他的夫人說……

（母親上）

母親：剛才的話還沒有談完……

友人：小朋友怎麼樣了。

母親：沒有什麼，大概是作惡夢了。請宋伯伯就告訴我吧！

友人：沒有什麼再可以告訴你了。

母親：我不相信，你是不願意。

友人：我有什麼不願意的。

母親：那就請你詳細告訴我孩子的爸爸現在在什麼地方，他怎麼樣了？

友人：他沒有怎樣。

母親：你瞧，你總是這樣含糊糊糊的。

友人：……

母親：就是他有了什麼不幸，他也應該告訴我。

友人……

母親：你這樣不肯說，我也猜得到，我來問你。

友人：什麼。

母親：他是不是不在……

友人：你怎麼問這話。（說着避開了）

母親：我要你回答我！

友人……

母親：你怎麼不答應我呢？

友人：你請睡去吧，時候不早了，明天再說吧。

母親：你真不願意答復我嗎？

友人：那兒是不願意。

母親：那麼你就不忍心……

友人：沒有的事。

母親：那麼請你答復我！

走

友人……

母親：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他一定不在。……（苦笑出來了）

友人：請不要這樣，請不要這樣，……

母親：（忙抬起頭來）什麼，他真的沒有什麼嗎……

友人：沒……沒……

母親：真的。

友人……

母親：你說！你說！

友人……

母親：我知道他是……（低泣起來）

友人：（退開）……

母親：（突然地）不，不！我要你說，他沒有死，他沒有死！沒有死，沒有死。

友人：噫！好吧。

母親：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友人……：

母親：老實地告訴我，我求你老實地告訴我！

友人：你自己大概也明白了！

母親：我明白了什麼。

友人……：

母親：明白了什麼？……你說，你說呀！

友人：（將鋼錶給母親）……：

母親：（望望鋼錶又望望友人）什麼？（退後）他——他，他真的……（盡哭出來）

友人：（忙走過去）快別鬧，給他兩位老人家知道了可不好，你無論如何要瞞過他們，千萬不要使他們知道，這是連生臨終的時候要我告訴你的。

母親：他還說什麼沒有？

友人：他說要你好好地教養孩子，常常告訴他，爸爸是怎樣死的。

母親：（禁不住又高聲哭了）……：

友人：快別這樣大聲哭！

母親：（揮了揮手）還說什麼來？

友人：他要你不要太難過了，一面教養孩子，一面好好地看護兩位老人家，他說他太養不起

你！他非常感激你！

母親：（傷心極了，可又在抑制自己）……

（外面有人亂敲大門）

友人：（驚愕）……

母親：（驚愕）……

王媽：（出現在門口）這是誰？

母親：還有誰呢！還不是劉二那傢伙去報告！

（外面敲門聲更急）

母親：（對友人）你快躲起來吧！

友人：房裏不能再躲了，躲到那兒去呢？

王媽：我就躲到外面西邊兒那間空房子裏去吧，那裏邊滿堆着破爛東西。

母親：好的，反正現在也出不去，快快！

(王媽引本人下)

母親：這怎麼辦呢？

(敲門聲更急，王媽復上)

王媽：怎麼辦，開不開？

母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王媽：我去叫醒老爺他們。

母親：不要不要！

王媽：那怎麼辦呢，反正那傢伙總會打進來的。

(幹一聲巨響，跟着人聲嘈雜，一個日官長，幾個憲兵擁上。)

官長：(對母親)爲的什麼不開門？(就是一耳光。王媽欲去救，給另一兵士推開了)搜！通通都給我抓去！

(兵士有的進右房，有的進左房，抓出祖父，祖母及小孩，小孩在那兵士手中掙扎哭喊着)

母親：(忙過去拉過孩子來)別怕，寶寶，別怕。

官長：還有人沒有？

兵士：沒有了。

走

官長：劉二說的只有這幾個人嗎？

兵士：是的，沒有錯的。

官長：（對祖父）你的兒子在那兒？

祖父：我怎麼知道！

官長：嘿！你不知道。

祖母：咱們實在不知道，求你饒了咱們吧！咱們實在沒有作過壞事……

祖父：住嘴！廢話！事已至此，還有什麼可說的。

官長：你知道的了，爲什麼還要放你的兒子去幹那樣的壞事？

祖父：你管不着！

官長：哼，管不着！這就不管着你了嗎？（說着就是一馬鞭打去。）

祖父：你管得着少數的人，你管不着無數的中國人！你管得着我這樣的老頭子，你管不着中

國的年青人！

官長：你瞧她不是很年青的吧？

（說着就用手去弄母親的臉）

母親：（一下給推開對方的手）……

官長：還敢這樣？好的，回頭，我給你瞧瞧我的厲害，帶走！

兵士：這個小孩呢？

官長：也給帶走好了。

小孩：（掙扎不定）……

官長：等一等，小孩不帶走，留在這兒也好，他的還有用處，他是跑不掉的。

兵士：（指王媽）這個呢。

官長：他是什麼人？

祖母：我家的用人。

官長：也留她看這孩子（對王媽）你可要當心，有人來你可來報告。

（兵士們先帶着祖父母往外走。孩子同母親不肯分離，被兵士拉開，將母往外拖走。）

孩子：（走上去）媽媽，媽媽……

母親：（欲回身）孩子，孩子，我的寶寶……

官長：（推開小孩）滾開！

孩子：（又衝上去）媽媽……

官長：（一下推開了孩子）他媽的，你再來！（拿着馬鞭敲打着）

孩子：（爬起來再衝上去。）你這鬼子！

官長：（順手就是一鞭打去）

孩子：（向官長衝去）你打——你打……

王媽：（趕快去抱小孩，不許他去）……

祖父：（已到門口）王媽，你好好地看管着孩子！他是……

兵士：快走！（推祖父）

母親：孩子——寶寶……（哭出來了）

孩子：媽媽，媽媽……（也哭出來了。）

（他們全都下去了，只留下王媽和孩子。）

孩子：（還想衝出去）媽媽媽媽……

王媽：（忙去拉回孩子來）媽媽去就回來的。

孩子：（掙扎着）我不，我不，我要媽媽……

〔孩子掙扎哭叫着「媽媽」拚命要追上去，王媽盡力阻着他，正在這時候，友人偷偷溜出來。〕

王媽：宋先生，你快……

友人：不要作聲！怎麼樣，都去了嗎？

王媽：去了，他拚命要去，你看……

友人：不要去，去幹麼呢？日本鬼對小孩是不會好的。

孩子：那麼對媽媽他們呢？

友人：對大人不要緊。

孩子：真的嗎？媽媽他們還會回來嗎？

友人：會回來的。你乖乖地等着好了。

孩子：真的就會回來的嗎？

友人：你睡覺去吧。

孩子：我不睡了，我要等媽媽他們回來。（依到桌前）

友人：吃點糖吧。

孩子：我不要吃。（坐下。呆呆的）

友人：（走過來）王媽。

王媽：（本來是吳呆坐在那兒，忙站起來）什麼，宋先生？

友人：以後就要靠你照管他了（說着回視小孩。）

王媽：這怎麼行，我看你還是帶他到他爸爸那兒去的好。

友人：……爸爸……（給對方耳語）

王媽：（驚愕）真的嗎？

友人：（點頭）……

王媽：我的天呀！這孩子真可憐！

友人：所以要請你……

王媽：說良心話，我倒不是不願意，只是我這上了年紀的人，說不定那天就……

友人：別說這樣的話，王媽你想想，……

王媽：我看還是大少爺，你帶去好點兒。

友人：現在不能夠，我還有重要的事情。

王媽：您想，他能跟我待多久呢，萬一我什麼……那可怎麼辦，誰又來看管這可憐的孩子

呢？

友人……

王媽：（自言自語）可憐這點大，媽媽爸爸就（說着就去摸摸孩子）

孩子：（禁不着悲傷起來）……

王媽：（忙安慰對方）快別哭，媽媽會回來的，爸爸也會回來的。

孩子：爸爸真會回來嗎，宋伯伯？

友人：他！會！會回來的，乖乖兒的。

孩子：爸爸回來了，我要告訴他，鬼子把媽媽他們都捉去了，我叫他帶義勇軍來打這裏的日

本鬼子。

王媽：好的，你乖乖兒的。

孩子：我也要跟爸爸一塊兒去打！

王媽：好的，好的。

孩子：一個一個地打死他！他媽的！

王媽：啊，你有這麼大的本事，真了不得！

孩子：（很得意地點頭）噯！

友人：王媽，我得去了。

王媽：怎麼，去了？

孩子：（走過去）宋伯伯，你不要去了，等爸爸回來，咱們一塊兒打日本鬼去。

友人：好的，我去辦點事情再來。

孩子：真的嗎？

友人：——好的，好的。

孩子：一定要來的呀！

友人：好的，王媽，我去了，你先管他一些時候，以後再想法子，（撫慰孩子）你好好的……

王媽：沒有法子，只好這樣過些時再說了，好你請放心了！

友人：（躊躇了一下，毅然轉身就走。可走到門口一下又回轉來掏出那銅錢來交給孩子。）

孩子：（接過錢來）幹麼？

友人：你拿着，好好地帶着，這是……你好好地帶着，別給弄壞了。（說着往外走）

孩子：好的，謝謝你，快點來呀！

友人：好的。(下)

孩子：(很高興地)好了，爸爸就要回來了，爸爸要是在家裏，日本鬼子一定不敢捉媽媽他們去

……你說對不對？

王媽：(忍着淚)對，對。(撫着孩子)

孩子：我爸爸兜着呢！我長大也要像爸爸一樣當義勇軍帶很多的兵打日本鬼子，我吹號(用

吹起號來，並在房裏作正步走，他興奮極了！)

王媽：(望着他，忍着淚泣出聲音來)

孩子：(一下發現王媽那樣很是驚異，走過去)你怎麼的，王媽？

王媽：沒有什麼，你玩你的吧。(避開臉)

孩子：不，不。有什麼的。我要告訴我！

王媽：(轉過來，望着孩子)可憐的……(激情地一下緊抱着孩子嗚咽起來)

(幕下)

出征

宋之的

時間

對日作戰的時候。

地點

臨近戰區之某城市。

人物

陳平山

沈 廳

蔣君治

女 僕

早晨天氣很好，蔣君治的家。蔣在一個城市裏，似乎還有點排場。家裏的佈置却很豪華，但一望而知是非貧困所至。主人似乎並無心佈置自己的屋子，一桌一椅都覺得放的不是地方。一句話：有點零亂。

兩個門，一門通臥室，一門通外面，這是個會客的地方。

開門的時候，女僕正在企圖收拾房間，弄弄這兒，弄弄那兒，又端相一回，彷彿是無從下手的樣子。

女僕（叨唸着）這是個什麼人家，這個人家是……不是個人家！儘花冤枉錢，拿了東西胡糟踏。從沒有看過樣這的，小氣子，又不是小氣，就是錢花不到個地方！瞧瞧，就不像個做事情的主——

(陳平仙匆忙的上)

陳：娘姨，見鬼，你一個人講些什麼！

僕：沒講什麼，少奶奶！

陳：又少奶奶，又少奶奶，告訴你叫我陳小姐，總是少奶奶，難聽死啦

僕：是嘍，少奶——

陳：什麼！？

僕：哦，小姐！

(陳忙亂的去我什麼東西，女僕也到一邊搬弄椅子，一面叨咕着。)

僕：小姐就小姐嘛，沒見過這樣的主！

陳：(厲聲的)你說什麼！

僕：沒說什麼！

陳：你怎麼又搬那個椅子！

僕：我想把它搬到這兒，您看，它正擋着路！

陳：我不懂，你怎麼就這末多工夫，這末多閒情！逸緻！

僕：小姐，你說什麼！

陳：我叫你放在那兒，別浪費時間：

僕：是噠，小姐！（稍停，陳依舊亂找）您找什麼？

陳：報，報！

僕：（隨手拿給她）在這兒呢！

陳：你怎麼隨便亂丟！

僕：不，那是您隨便亂找！

陳：（瞪了她一眼，急忙着去翻看報紙）（半天）

僕：小姐，今天早上吃什麼菜呀！

陳：（依舊看報，不理）

僕：小姐，該上街買菜了！

陳：真討厭，我在看報，你儘囉嗦！現在前方的戰事這樣吃緊，誰還顧了這末多事！我正注

意着戰事的發展，你却說：買菜呀，吃飯哪，討厭！

僕：可是飯總得吃呀！

陳：不是還有醬菜嗎！那已經很夠了！現在戰區擴大，難民增多了！我們這些人，一定要省吃儉用才對得起他們！（又去看報）

僕：（端詳着那把椅子，半天）小姐，我看這椅子還是擺到那兒去的好！放在這兒實在不順眼！

陳：你這人，是怎麼回事！要是閒着沒事兒幹，我停會介紹你到難民收容所去服務。

僕：我是從難民收容所出來向嗎？

陳：（這一個新發現使她突然的丟下了報）什麼？你是難民嗎？

僕：是的！我是徐州人！

陳：可憐，可憐！

僕：家都被日本鬼子炸光了！

陳：請坐吧！

僕：像我這樣，能有碗飯吃，已經夠好了！

陳：請坐呀！

僕：你怎麼，不——我不敢——

陳：坐下談談！

僕：不，我站慣了！

陳：我相信你一定很吃苦了？

僕：還算好，人都平安，沒死在鬼子手裏！

陳：你的丈夫也逃出來了嗎？

僕：是的！還有兩個孩子！他們現在還都在難民收容所裏！

陳：聽我說，你的丈夫應該去當兵！

僕：什麼！

陳：當兵上前線，只有把鬼子趕出中國，你們才能夠回家呢！

僕：我們也這樣想，要是在您家裏過活的好，我的男人就可以去打仗了！

陳：你放心，從今天起，你算是我家裏的客人了！瞧，總算我也替國家出了點力！我真高興

極了，這兒是一塊錢，拿到街上去買點菜，你想吃什麼，就買什麼，我今天上午請你吃

飯！

僕：幹什麼！

陳：拿去，去呀！

僕：我害怕，你不是！

陳：去吧！去吧！怎麼還呆在那兒！

僕：這個主，真難伺候：（下場，又上來）小姐，沈先生來了！

（沈剛上，他是這家裏的熟人，男主人公的好朋友）

沈：密司陳，君冷沒在家嗎？

陳：他一早就出去了！他是忙啊！

沈：哦，那我就等他一會兒吧！他大概是到八十五師的司令部去了！

陳：大概是，他要代表學生救亡總會去慰勞！

沈：去慰勞？

陳：自然囉！去送慰勞品，八十五師就要上前線的！

沈：這我知道！君冷不是說——

陳：他說什麼，我可就不知道了！我們倆個都忙的很。他呢，在學生救亡總會，我呢，在難

民收容所，還要到傷兵醫院，簡直忙得連見面的機會都很少！

沈：像你們這種腳踏實地幹的朋友，真是少極了！

陳：瞎，不過是爲了國家？爲了國家，沈先生你看，連把屋子收拾一下的時間都沒有，椅子吧，不是椅子的地方，桌子吧，又不是桌子的地方，亂七八糟，亂七八糟，你不會笑話我們吧！

沈：那裏，我簡直欽佩之至呢！

陳：沈先生，我近來做了一件事情——

沈：啊！

陳：這當然是不值得提起的

沈：爲什麼？！

陳：因爲也並不值得驕傲！

沈：那一定是頂值得驕傲的！

陳：不過，請你給我批評！

沈：那兒的話。

陳：我招待了一個客人到家裏住——一個難民！

沈：哦，男的，女的？

陳：自然是女的！真是可憐極了，她們從家鄉逃出來，受了大的刺激，男的要當兵上前線，又捨不上女的跟小孩，我就對女的說：你到我家裏住吧！因為我想——

沈：是不是也在八十五師！

陳：也許是！

沈：真是巧極了，八十五師明天一早就開拔，正在補充人呢！

陳：那男的前上前線跟鬼子拚不可，我聽說——聽說——

沈：你聽說什麼！

陳：說是逃的時候，碰見鬼子兵，女的就給鬼子兵輪姦了！

沈：啊！

陳：又有什麼，貞操問題，在這種場合一點兒也不適用了！我們只有可憐他！

沈：她的男人要上前線，也許就爲了這個！

陳：還有更慘的呢！他的父母因爲要阻攔鬼子兵，就被鬼子兵砍死了！

沈：媽的這筆血債，他們總是要清償的！

陳：（嘆了口氣）瞎！——

沈：你這種行爲很好，是一個現代女子的模範，你不僅是救了一家人，還給戰場上補充了一個士！我相信他到了戰場上，一定會非常勇敢的！怪不得君治會——你幹嗎這們望着我！

陳：（她好奇認真又像游談一樣的望着他）說呀，往下說呀！

沈：不，你望的我難爲情起來了：

陳：（溫存的）人家都說你跟治君是好朋友！

沈：這又何必說起呢！

陳：並且說你們長的樣子也很相像！

沈：我那兒能比得上他呢！

陳：方才你走來走去的講話

沈：我請你別說下去咧好不好！

陳：你簡直是第二個君治嗎？

沈：真是莫明其妙！

陳：你和他很相像，一樣高，一樣大，講話的姿勢也——

(君治匆忙的上)

沈：(解放了似的)他來了！

陳：你看，你們站在一道，不是很相像嗎？

蔣：老沈，你早來了！

沈：來了一會兒，事情都好了吧！

蔣：(有願意的)什麼事？

沈：你不是到八十五師去的嗎？

蔣：沒有？(吞吐的)我沒有！

陳：你沒有代表學生救亡總會去慰勞出征將士嗎？

蔣：是的，——我沒有！

沈：怎麼，你，不是說明早就要開拔嗎？

蔣：我不知道！

陳：你怎麼能夠不知道，你懈怠工作，這是對不起民族國家的。

沈：那麼說，君治，你變了主意了！

蔣：我——我也沒有！

陳：你有個什麼主意，你還能有什麼好主意，別人在忙的要命，你却到街上閒遊，你想想看，你能對得起誰？！

沈：（昏亂的）這事情——難道——

蔣：老沈，咱們談點別的吧！小方怎麼樣了！

陳：小方，別人批評你，你却談小方！怠工，還固執，你這個人哪，我看是沒有希望了！

蔣：好了，好了，我今天說什麼，也不跟你吵！

陳：吵，你把批評當做吵嘴！笑話！

蔣：你的批評我完全接受！

陳：那為什麼還談閒天，不到八十五師去！口頭說接受，是算不了數的！

蔣：是因爲——已經用不着去了！

陳：君冷，你不知道我對你希望的多大，我希望你把所有精力都用在救亡工作上，只有救亡，才能圖存，現在我們已經到了生死關頭了，沈先生，你說是不是！

沈：是的，是的！在我認識的女朋友裏面，像陳小姐這樣真正工作的，真是少見！

陳：這算不了什麼！不過我覺得，在這種時候，盡一點力，——那怕是極少的一點——都
有貢獻。若治平常也很努力，就是這幾天——這幾天你是怎麼回事？

蔣：啊？什麼？

陳：什麼？你自己會曉得是什麼？爲了國家，我恨不得拿槍上前線的！

沈：啊？！

蔣：什麼？平值，你說什麼？

陳：有什麼大驚小怪的！只有上前線，才是最勇敢，我們要用我們自己的血，捍衛我們的家

鄉。保衛我們的土地！

蔣：平值，你這話是真的嗎？

陳：怎麼，這難道竟使你懷疑嗎？

蔣：你真希望我去前線嗎？

陳：爲了我——我捨不得你，爲了國家，——我希望你去！

蔣：那末，這是真的了！

陳：噢，奇怪，你幹嗎這樣的是問我！

蔣：因爲我已經決定去了！

陳：去？上那兒去？

蔣：到前線去！

陳：什麼？你說？

蔣：到前線去，就跟了八十五師一塊兒走，明天一早就開拔！

陳：（一下子呆了）明天一早就……開拔！

蔣：我本來想不告訴你，我想不到這正是你希望的！

陳：你……爲什麼……要……告訴我……呢！

（女僕上）

僕：小姐，我回來遲了！

陳：（揮手令去）……

僕：我到收容所裏去打了一個轉，我把你的話告訴了我男人，我的男人決定去！

陳：幹什麼？

僕：上前線！

陳：啊！

僕：小姐，你能不能叫我孩子也帶到這兒來，他們年紀青，待在收容所裏，我不放心！

陳：（突然的）哎喲！

蔣：怎麼！

陳：我病了！

蔣：什麼！

沈：什麼！

陳：這兒疼，這兒，這兒……

蔣：

沈：

（對望了一眼）瞎！

——（燈暗）——

（燈暗期間，變報童子，吆喝着當天早晨的戰事新聞）

（約二分鐘）

（燈漸明）

走

(即日下午七點鐘)

(晚飯後)

(雖說不是那鴉片傢俱，却排到得整齊有序，女僕正收拾餐具，陳年仙歪在椅子上)

僕：小姐，要不要看報！

陳：少囉嗦，

僕：晚報已經送來了！

陳：我不要看，我病了！

僕：要不要去請醫生！

陳：不要，不要，別在我眼前吵，聽見了沒有！

僕：(預備了)是！

陳：喂，娘姨，先生在幹什麼？

僕：在收拾行李！

陳：收拾行李？

僕：不是說明天要出征嗎！

陳：哎喲，我真是難受！請他出來一下，說我病得很厲害！

僕：是！（去而又轉）小姐，先生是不在八十五師！

陳：少廢話吧，他去不去還不一定呢！

僕：要是在八十五師的話，小姐，你放心吧！我的男人會照呼他，他也在八十五師的！

陳：叫你去請先生，你儘囉嗦，是想把我逼死嗎？

僕：是（下）

（陳騎著，愁眉苦臉的，像真病了一樣！）

（燕君治上）

蔣：奉仙，你覺着怎麼樣！

陳：怎麼樣不怎麼樣，關你什麼事！

蔣：奉仙，你這是一種什麼脾氣，怎麼竟跟我找渣吵架！

陳：（突然坐起來）誰跟你吵架啦！誰跟你吵架啦！我知道，你是想逼死我，哎喲！

蔣：怎麼樣？

陳：……

蔣：找個醫生來看吧，媳婦說你病的很厲害！

陳：病死反正也沒人疼！

蔣：天曉得！要說我不關心你——

陳：你關心的是到前線打仗，老婆算的了什麼？！

蔣：上前線去，你也同意的呀！

陳：我難道阻止你去嗎？我什麼時候不叫你去幹麼什麼時候？

蔣：我並沒有這末說呀！

陳：沒有這末說，比說了還厲害，看見我病了，你就找渣欺負我，冤枉我，好讓朋友們說不

長進！

蔣：得了，得咧！算我錯了好不好！

陳：「算帳，幹嗎要「算」，錯就是錯，不錯就不錯！

蔣：好，我錯，我錯，還不行！

陳：你嘴裏說錯！誰又知道你心裏怎麼想，你向來是母是心非的！

蔣：平仙，請你別這樣子，我受不了！

陳：受不了你爲什麼不離開我！啊，你離開我原來是因爲受不了哇！
蔣：平仙，你怎麼會想到這上面去了！我到前線去，難道還會假嗎？

陳：什麼到前線去，一片鬼話，我不相信！

蔣：我可以舉證據給你看！

陳：用不着！我早知道你跟別的女人偷歡去了！

蔣：這是符號，符號我都領下來了！

陳：我不要看！

蔣：符號難道還會假嗎？

陳：拿來給我（她一把符號搶過去）我要——（用力撕符號）

蔣：幹什麼！

陳：撕掉它！

蔣：你怎麼敢？

陳：這是假的！

蔣：胡說！

走

陳：（仍奮用力在撕，蔣阻止，她捨符號，兩人掙扎，蔣被奪搶過去，陳留在椅子上）

蔣：（忿忿的）我從沒見到過這樣的女人！

陳：（大哭）給你打吧！給你打吧！打死我吧！你爲什麼不打死我呢！

蔣：（不語，呆在一邊，很苦痛的樣子）

陳：（哭泣着）我不病死——也該給你打死了——你們男人……

蔣……

（半天，僅聞陳之啜泣聲）

蔣：（彷彿有了決心似的，俯向平仙）平仙，我錯了，饒恕我吧！

陳：（越發傷心的哭起來）

蔣：你常常都饒恕我的！這一次，我希望不會例外！笑一個給我看看，笑了，笑了！好，我們和好了！

陳：（慢慢地）你真的明天就要走嗎？

蔣：我不能不走了！我什麼手續都辦好了！

陳：爲什麼一定要明天，過幾天不好嗎？

蔣：爲什麼呢？

陳：因爲我正害病！

蔣：……

陳：况且學生救亡總會的事——

蔣：那沒關係，我已經交代給老沈了！

陳：原來是老沈這個壞蛋——

蔣：怎麼？

陳：他是個壞蛋！他早就想搶你的位置了！

蔣：不，平仙，不是這樣的！

陳：怎麼不是，他想在學生救亡總會做領袖啊！

蔣：不，不是的！因爲八十五師的政訓處，需要一個人去工作，我去最合適，所以——

陳：爲什麼老沈，他不去呢！

蔣：他的能力不夠！

陳：不是不夠，是怕危險！

蔣：政訓處裏工作，並沒有什麼危險的！就是有危險的話，我們也應該去！你想，要是連我們自己都退縮不前，還像什麼話呢！救國是人人負責任，更是我們這些有智識的人的責任！

陳：可是人人都都應該量力呀！

蔣：你這話什麼意思！

陳：我覺得你留在這兒，力量會更加大一點！

蔣：要是人人都這樣想！那就沒一個人到前方去了！

陳：你能說後方的民衆動員工作不需要嗎？

蔣：我自然不是這意思！這兩方面的工作，我曾經比較過，也跟朋友商量過！

陳：只除了我！

蔣：平仙，你這種態度，很使我失望，你平常是鼓勵我去幹的！現在爲什麼——

陳：現在也沒有阻攔你們呀！我是在跟你討論，討論難道也不可以嗎？

蔣：這討論的結果，就是千方百計的——

陳：不叫你去！

蔣：爲什麼！

陳：因爲——我愛你！

蔣：這也是理由嗎？

陳：我離不開你！

蔣：這也是討論嗎？

陳：你一離開我，我就要寂寞死了。

蔣：又何致於呢！

陳：你就要跟別的女人掛掛掛了！

蔣：我發誓，我不會的！

陳：許多男人都在前方講戀愛的！

蔣：可是我——

陳：答應我，你不去！

蔣：……

陳：留下跟我一道工作！

走

蔣……

陳：你說，你不去了！

蔣……

陳：叫老沈去，他是應該去的！

蔣……

陳：答應我！答應我呀！

蔣：好，我不去了！

陳：真的？

蔣：真的！

陳：啊，親愛的，你多末好啊！

蔣……

陳：把符號給我吧！

蔣：幹什麼！

陳：撕掉哇！

蔣：就是不去，這個也要交回去的！

陳：那末一定了！

蔣：一定！

——（燈急暗）——

（翌日晨）

（賣報童子在暗處吆喝着即日的戰事消息，要比上一次所報告者更緊張而處煽動力！）

（遠處集合號聲！）

（燈漸明……）

（沈勵焦灼的在室內走着）

（停會兒。蔣君治着睡衣上）

沈：快點吧，快點吧，已經吹集合號，快來不及了！

蔣：別嚷，你要把她嚷醒的！

沈：她還睡着嗎？

蔣：還睡着！她還睡的不沉，就會發覺我已經不在她的身邊了！

沈：那末，快走吧！

蔣：把我的睡衣給你，你就躺在這沙發裏，把頭埋着，別給她發覺了是假裝的！

沈：我懂得！快點吧！

蔣：（兩人交換）

沈：（緊急集合號聲）

蔣：（匆忙的往外走）這兒有一封信，等我走後，拆穿了的時侯給她！

沈：好了，好了！

蔣：（急下）

沈：（略爲整理了一下衣襟）

（內室陳突大喘：君治，君治！）

沈：（急臥在椅子上，把頭埋在椅子裏）

（陳急上）

陳：君治，君治，你怎麼跑到這兒來了！

沈：（呻吟着）——哼——（發落的聲音）我難受——病了——

陳：(大驚) 病了，怎麼病了！

沈：發燒，頭——疼！

陳：(關切的) 來，讓我摸摸看！

沈：(略一轉身，立刻發出痛苦的呻吟) 不——行——一動——就疼——

陳：你不要動，就這樣好咧！(把手伸到沈的頭上去，停一會兒) 哎喲，果然燒得厲害，怎麼辦呢！

沈：(呻吟)

陳：娘娘，娘娘，死娘娘，這末早跑到那兒去了！娘娘，娘娘，哦，今天她丈夫要出發前線，大概去送她丈夫了！

沈：(呻吟，不語)

陳：你看，幸虧你決定不走了！不然也走不了，病了還怎麼走！

沈：(呻吟！)

陳：你本來身體不大好，到前線去，恐怕更吃不消了！

沈：(呻吟越厲)

陳：怎麼這末厲害，該不是腦沖血吧！

沈……

陳：一定是腦沖血，因為你說去，又不去，神經受了刺激，血就湧上來了！

(遠處出發號聲)

沈……

陳：我一定要去請醫生去，我自己去！

沈：(突然坐起來)謝謝你，現在不用去了。

陳：怎麼？

沈：因為我已經好了！(脫去睡衣)你看，不是完全好咧嗎？

陳：(大驚)什麼，你是——

沈：我是你的老朋友沈麟：

陳：(半天)你怎麼能，君治該不是——

沈：他已經走了！

陳：(他驚醒了就一聲往外跑！)

沈：(攔住她)你到那兒去：

陳：我去追他！

沈：用不着，你沒聽見出發號嗎？已經追不上……

陳：他怎麼能夠——，他怎麼

沈：他因為料到你這一手，所以叫我來替他一會兒！

陳：你們這些騙子！——（未然的坐下）他就這樣走咧嗎？

沈：還有一封信！

陳：拿來！

沈：要我唸給你聽嗎？

陳……

沈：（唸信）「親愛的平仙」……這是稱呼。「親愛的平仙：我決定走了，不管你怎麼阻攔，

我還是決定走！」你阻攔過他嗎？

陳：（悲苦的）算了吧，算了吧！

沈：「謝謝你平常給我的許多鼓勵，老實說，你的話給了我許多勇氣，不過你只是口頭上說，却不肯實際上做！你只說，不做！這是救不了國的！救國不是說大話出風頭，可以幹

的了！這是需要用血肉去拚的。希望以後你不只說，更要做！君治」完了！

陳：（綻放聲大哭）

沈：這又何必呢，你以後能說，更做，就好了！

——幕落——（完）

娼 婦

夏 衍

時間 不久之前，現在，也可以說是一個不很短時期的將來。

地點 一個有『特殊環境』的都市。

人物 一個不知真實姓名的人，姑且叫他老李。

他的上司，

老李的女孩，

娼婦，其他必要的人也可以有幾個。

三層樓住宅房子的亭子樓，整個房子破舊和雜亂，右邊是靠街的窗，自左三分之一的地方是樓梯，平台，可以看見前樓房間的門，平台牆上是舊式的電話機，亭子樓陳設簡陋，但是有一張小寫字檯，和亂放著的十幾本書，小冊子。壁上掛着一張放大的已經褪了色的女人照片。

一切都是灰色，全不像是在春天。前樓門口掛着的一條印花布的門帷，算是最鮮豔的色彩。

春，晚上。

幕啓：時候是季的女小孩，九歲左右，蹲坐在床前的矮椅子上唸教科書，低聲不可辨。前樓隱隱地流出女人低唱的聲音。

「天涯呀地角。覓呀覓知音，

小妹妹唱歌，郎呀郎奏琴……」之類。

市聲。少頃。

突如其自街頭的簫笛聲，嗚聲，汽車起動聲，女小孩放了書，肥在窗口俯視，前樓的門簾推開，一個濃注的少婦奔出來，要下樓去，一轉念，若一看亭子樓只有小孩在，便走進亭子樓，憑着窗窺。一個肥矮的中年婦性急地奔下樓去。繼續的簫笛聲，槍聲。

女孩：（回頭望着那女人）綁頭。

女人：（天很理會，重重地吐了一口烟）見鬼，這弄堂裏就沒有財神。（忽然地身軀俯出一點，對樓下的人講

話）什麼？咳？後面第三街的？（自語）怪，什麼？

（樓下人聲嘈雜。）

女人：喂？什麼？聽不清，住亭子樓的？（回身，自言自語）日子真難過啊，住亭子樓的也要當心綁票了。

女孩：綁去了？

女人：（出房去）誰知道。（胖女人從樓上下來，氣忿帶喘地說，女小孩眼出來。）

胖女人：啊嚨，真不像是個有錢的人啊，那件嘩嘩長衫也打了補釘了。

女人：你看見了？

胖女人：在弄口拉了好一陣啦，看樣子倒像個讀書人。（倒抽了一口氣，回房回去）（女人正要跟過去時

時候，隱隱的樓下一陣哭聲，女人又回到亭子樓窗口，望着下面。）

女人：誰？哭的。噫，綁了去的人的女人？唔。

女孩：（忙著）讓我看，讓我看。

女人：（不理會她，繼續著）什麼？在報館裏做事的？（若有所思）唔。（自言自語）我說，這弄堂裏是

沒有人值得綁票的。

女孩：（著念）什麼？（不被人理會，只能自己爬上去看了。）

（從樓梯上，一個三十七八歲的男子上來，目光閃爍，心神不定的狀態，摸出手巾擦擦了一下汗，回頭看一看人，很快地進亭子樓來，和正要出去的那女人差不多正面相撞。這是亭子樓的主人，老李。蒼白，憔悴，神

經質。）

女人：對不住！（輕佛地一笑）

老李：（惡狠狠地瞪了她一眼，惡念地對女兒）小毛！誰叫你放人家進來的。

女人：（回頭來，又怒笑）喔唷！（飄然下樓去）

老李：（用陰惡的眼光將屋子裏掃了一遍）喂！（把小毛叫回來）她進來幹麼？（低聲而有力）

女孩：看下面街堂裏綁票。

老李：翻了什麼東西沒有？

女孩：（有點驚奇）沒有。（用心地看着父親的神情）

老李：下次不准她進來！（補足一句）下流女人，不准進來。（走到窗口去望，一轉念又把窗關閉，坐

下，一會兒又站起來，抽烟，蹙着）

女孩：爸，你看見嗎？

老李：（不語）

女孩：說，綁了一個在報館做事的，爺你認識嗎？

老李：（大聲地）別多講！（又發覺自己的性子太大了，低聲）小孩子不要多管事。（坐下，抽烟又把烟捲

踏滅）

（電話聲，老李返身地站起來，要去接，那胖女人早已下去了，老李聳起了耳朵。）

胖女人：（驕慢地）喂，喂，唔，是的（突然）啊，您是馬大少！（詭笑）哈哈，大少，今天是什麼風啊？（老李的緊張鬆弛，坐下去真是好久不見了，紅媛？在這裏，在這裏，她天子在講

您呢。（女人從樓下上來站定）

女人：啊，可憐啊，綁去洵倒是個好人呢。因為反對什麼汪……（聽）誰？

胖女人：（用手按住電話口，回頭）馬胖子。（放了手）喂，那兒？就在後面？我猜不着，嘿嘿，車

方？三百一十四，好，好，馬上。再會。

女人：（睜了一口）死鬼！（進房去）（邊說）這地方變成強盜世界了！隨便綁人。

女孩：（蹣手蹣腳地走到她爸爸身邊）爸，吃過飯了沒有？

老李：（突然一嚇，又裝鎮靜）吃過了，（撫撫她的頭）今天包飯的菜好嗎？

女孩：（咬起了嘴）不好。（依偎在父親身邊）爸，我們（不講下去）

（女人換了一件新衣，嘴裏啣着一支煙，後面胖女人跟着，下樓去。老李若比那女人就用輕蔑地長憎望着她，也是當他顧鏡射到樓梯的那一瞬間，突如的站起來，原來，和那女人又交一個白相人摸樣的中年人上來，那就是老李的上司。貪婪地對那女人盯了一眼之後，進亭子裡來，二人默然，少頃。）

流氓：（拍了拍老李的肩）不錯。（摸出煙來抽）沒有認錯。（作弄似的將一口煙噴在小女孩頭上）一件事做完了，明天搬家。

老李：（穩密和不安）唔，唔，（對女孩）小毛，你出去，去。

女孩：（不願意）不，不，晚了。

老李：（更慍急了）去，小毛，去玩一下，（給她一鬚毛髮）去買點東西。（手在抖）（女孩懶懶地下去，

回頭望了一望）

流氓：嘿，（坐下）這一次可給他們知道利害了，送人頭，不靈；丟炸彈，不怕；講交情，不賣賬。哼，這次可給他們知道不是隨便可以罵人的，媽的，愛國。

老李：（用手表示請他低聲）

流氓：怕什麼。（但是聲音放低了）不過，方才手脚做得不乾淨，明天還要麻煩你……

老李：（著急地）什麼，手脚不乾淨？

流氓：在街口拉拉扯扯給巡捕看見啦，

老李：那麼王……

流氓：兩方面的人都帶到捕房去了。

老 李：喂！（喘了口氣）

流 氓：明天上午要開庭，你甯再去當面證明一下。

老 李：什麼？（慘白）

流 氓：你只要證明兩件，第一件，證明他是你的老朋友，從前在軍隊裏做事，最近才從內地來。第二件，證明他有一支手槍，一箱手榴彈。

老 李：不，不，那可不行，（裝着不自然的笑）上公堂，嘿，那，他，他……

流 氓：爲什麼？

老 李：他，他沒有在軍隊裏做過事啊，他……

流 氓：傻瓜，誰要你講真話，隨你說都得了。

老 李：況且，我們，我們，唔……我跟他以前很熟（強笑着）見了不好意思，……

流 氓：（笑）噫，所以我就跟你們這種人合不來，幹這樣的事，還講不好意思，笑話，反正，對一對面就算了，上面說，讓憲兵隊帶回去，就是啦。帶過河，完啦，死人是

會開口的，噲，看你急得這個樣子，哈哈。

老 李：不，（搖頭）我不去，我別的，做別的事吧。

流氓：不去？

老李：別的事都可以，這一件，……唔，我本來，今天也不想去的，可是。

流氓：你講，今天也不想去的？

老李：（多少有點抗辯的神氣）最初說，我的工作，只是寫點文章……

流氓：那是因為你做得好，人頭熟，上面特別看重你。

老李：不，別的，還好，王跟我，跟我，見了面。

流氓：（惡狠狠地）你知道，咱們的事情是沒有商量的。幹，還是不幹？

老李：請你尊重我的感情，（又覺得這話太斯文了）各人有各人的爲難，你得，……你不得儘

……

流氓：（上前一步，眯着眼睛瞪視着他）尊重你，嘿，（突然用帶開玩笑帶認真的態度，在他面上左右兩記耳光）

只要你有膽量不幹，也可以。不過——

老李：（忍着，退後兩步，低頭不語）

（女小孩脚步漸，從樓下上來，看見兩人之間空氣險惡，又悄悄地下去）

流氓：（又突如的變了和善的表情）好啦好啦，大家不要開玩笑，像你這樣的聰明人。嘿，嘿，明

天見，明天上午正八點，等着，我來帶你去。（揚長而去）

老李（追上）喂，……（已經走了，祇能回來）上公堂。（兩手胡亂地搔着頭髮，突如的看到女人照片，呆了

一下，抱了頭，倒在床上，肩頭抽動。相當一個時候）

（一陣樓梯聲，胖女人氣喘着上樓來，嘴裏自言自語地罵着。）

胖女人：吃飽了飯沒事做，這年頭自己管不了還管別人。（回頭才知道那女人已不跟在後面，怪聲怪氣

地）紅媛！紅媛！（沒有應聲，只得罷了，進房去）

（被叫做紅媛的女人整着手提包，上來，小女孩跟在後面，起勁地問她）

女孩：（低聲）你也捐了？做什麼的？咳？

女人：（瞪一眼，用手指着前房）

女孩：你說，他們捐了錢做什麼的？

女人：不是方才綁去了一個人嗎，這個人家裏有老婆，小孩兒，所以捐了錢給他們。……

（老李耳朵一竅，掙扎起半個身體來聽。）

女孩：（點了點頭）那我也有！（從袋裏摸出一張毛票來，給她看一看，很快地奔下去了）

女人：（好奇地）小毛！（站著看）

(女小孩又奔上來了，興奮地，)

女孩：我也捐了。

女人：(笑着)你也捐了？全個弄堂一共捐了多少？

女孩：我沒有看。(要下去了，女人將她扯住)

女人：你也贊成他們嗎？

女孩：當然，先生說，中國人總得幫中國人的。

女人：(點點頭)

(老李走進門邊來聽)

女孩：(鬼鬼崇崇地用手扯了一下她的衣服)我告訴你。

女人：什麼？

女孩：你別告訴人。

女人：(好奇地點點頭)講啦。

女孩：(用嘴戳着她的耳朵，望了望亭子樓內)爸爸也和他做一樣的事的。

女人：(吃驚)什麼？

走

女孩：（驕傲似的）我爸爸從前也在報館裏做的。（又對她的耳朵）喂，我們明天要搬了。

女人：當真？

女孩：（點頭）

女人：你不怕？

女孩：（點頭）

女人：（感觸）喔，那倒想不到。（撫撫她的頭）可是。你別多講啊。（進前房去）

老李：（很快地退回一步，女小孩進來）

女孩：爸，……爸，客人走了？

老李：（不理，垂著頭）

女孩：爸，（走近去）明天搬家嗎？

老李：……

女孩：爸！

老李：（忍不住了，突然回身來半瘋狂狀態地）小毛！你看爸爸還像一個人嗎？

女孩：（吃驚）人……（點點頭）爲什麼？

老李：你，你看，爸沒有變嗎？……

女孩：（搖了搖頭）

老李：（感情崩潰了似的緊緊地抱住了她，失聲痛哭，又很快地忍住，抬起頭來）小毛！快去，看一看，方才的那個人走了嗎？

女孩：（有點茫然了）早已走了。爲什麼？

老李：（想了又想，終於打定主意，有力地）走！咱們走吧！（什麼東西也不拿，並了小女孩瘋狂似的往下走）

女孩：（吃驚地）爸，爸！（二人滾一般下樓去了）

（胖女人和女人出來，吃驚，）

胖女人：什麼？

女人：（含意似的抽了一口烟，慢慢地）他（指着亭子裡）也是跟方才綁去的人一夥的。上海灘上這樣的人可多得得很呢。

（胖女人吃驚，凝視着，）

——幕——

走

蕭忠義

舒非

人物

蕭忠義——五十六歲

蕭大媽——他的妻子，四十來歲

蕭尙清——他們的兒子，二十三歲

張大媽——媒婆

朱四爺——保長

李鐵官

佈景

一家鄉村房子的門口，右邊是進屋裏的大門，左邊是籬笆，還可以看見外出的籬門。籬笆外面是一條鄉村大路，籬笆裏面却有幾棵黃葉飄零的小樹。門前堆有許多稻草，草堆旁邊擺有靠椅，板凳之類。

暮啓時正是午前十點鐘左右，暖和的太陽照在這偏僻的村莊上完全顯出冬天的氣象。蕭大媽拿着幾件染有血蹟的衣服在這太陽下清理，一邊在檢點衣服上的血蹟，一邊時時在喃喃的嘆氣。一會兒，張大媽從

左邊的大路上跑來踏在籬笆外面喊——

大媽：蕭大媽，在這兒曬太陽嗎？

大媽：嗚，是的，大嬌兒，您來啦，早就說您要來了，怎麼直到今天才來？

大嬌：是的，唉，整天的東奔西跑的，忙着這個，又忙着那個，總是抽不出工夫兒來。

大媽：那是囉，像你這樣能幹的人，怎麼還有工夫兒停歇？

大嬌：不瞞你說，大媽，近來因為幾門親事，真把我這兩隻老腿都跑短了。

大媽：那有什麼關係？有本領，多替人做好事，名聲聲亮就得哩。

大嬌：算得什麼，噫，蕭大爺怎麼樣啦？

大媽：他一早就到方大夫那邊看傷去了，到現在還沒有回來。

大嬌：怎麼，是他一個人去的嗎？

大媽：不，他一個人那兒還不能走，是我阿清抬他去的。唉，大嬌兒，你真不知道多末悽慘呢

大嬌：是的，我當時聽到也嚇得跳起來。那天，我從前村陳先生家裏吃過飯回到半路的時候

就碰見李順子，他說日本鬼子的飛機在鎮上丟了炸彈，炸死一百多人，上村的蕭忠義也給炸去了隻胳膊，又炸傷了腿和炸傷了面孔，什麼什麼。唉，大媽，我當時真是

嚇得連心肝都翻倒過來。直至我回到家裏的時候老是全身發抖。那天我心裏足足想了一夜，我想：唉，蕭大媽這下又夠受苦啦，兒子整天要到鄉公所去練操，兒媳婦又一擱再擱，直到現在都還沒娶過門來，這樣大的家門，偏偏又遇到這樣的災難，叫她一個女人怎麼辦呢？唉，本來那第二天早上，我就想來看看蕭大爺的了，可是左牽右扯，真是趕得連母雞都沒有法兒下蛋，所以就一直弄到今天才來。

大媽：真是謝謝你，大嬌兒。託上天的福，他現在總算保全了一條老命。（一邊在盆子裏洗衣裳）

大嬌：唉，真是，日本鬼子這樣沒有良心，總歸是有報應的。

大媽：（檢起剛才的血衣給他看）可不是，你還沒有看見他那天身上脫下來的衣裳呢，哪，你看，上身上下，全都給血染透了。這左邊的袖子連平帶袖都給炸跑了。

大嬌：（安慰地）真是，唉，您也別太難過了，大媽，俗語說的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現在只望蕭大爺的傷口能夠快快地好起來就什麼都好了。

大媽：話說得是，大嬌兒，萬一他爹有個三長兩短，那為什麼都完了。我家阿媽雖說已經二十三歲了，可是沒有膽量，家裏的一切事情還要他爹來經手。再說，我家裏的那股老

脾氣你也是知道的，雖說是已經上了五十多歲的人了，可是火氣還是很重，他說要怎麼着就得怎麼着。他的事情是沒有得說的。

大嬸：這也怪不得，要不是這樣還算得好漢嗎？像蕭大爺那樣正直剛強的氣概，方圓幾十里地方那一個不知道？

大媽：是的，想起二三十年前，我初到他家的時候，他真是個英雄好漢。所有上鄰下舍，男女老少，誰都說他的好話，不論怎樣貧賤卑下的人他都肯幫忙。講義氣，重朋友，大家都樂得和他交遊。（一地在雞營上呷交卷）

大嬸：其實就現在的蕭大爺也未嘗不是一樣，就拿你尙清這門親事來說吧，豈不是有蕭忠義這樣響亮的名聲，老實說，他們何家也就瞧不起咯，你說是不是，大媽？這個又老又硬的招牌，誰不想貪呀？

大媽：（沉痛地搖了搖頭）現在到底不比從前了。前幾天他給炸彈炸的傷口痛得沒有辦法的時候，他自個兒也在說——要是在從前誰敢給我這樣大的苦頭吃？別說是炸掉我一隻胳膊，就是動了我一根頭髮，我也要同他拼命！話真是不錯，大嬸兒，從前雖說也有兇惡的官府衙門，可是那會有現在的日本鬼子這樣狠心哪！

大媽：是呀，日本鬼子這樣狠心，將來一定沒有好死的。你們現在只要趕快把媳婦娶回來，幫忙料理家務，把大老爺的病早日治好，一家子人口齊全，安安稳穩地過下去，將來你們蕭家就後福無量了。

大媽：是的，想是我也這樣想，可是……

大媽：我告訴你呀，大媽，不瞞你說，在這兵荒馬亂的時候，老留在那裏，他們娘家自己也不放心哪。

大媽：不錯，我看待會兒等他們爹兒倆回來的時候我再跟他爹商量商量吧。反正現在不比從前了，什麼事都可以隨便一點，簡簡單單選定一個日子把人娶過門來就算了。

大媽：對呀，我看你就這麼辦吧。

大媽：好的，好的。

大媽：真是，只要六禮一通，喜事馬上就可以臨門。不用十個月包您抱一個又白又胖的孫子哪……哈哈哈哈哈。

大媽：哈哈哈。

（朱四爺保長從籬笆外進來）

四爺：蕭大媽。

大媽：噯，是的，朱四爺，今天刮了什麼風，把你吹到這兒來？請坐。

大媽：像朱四爺這樣的紅人，起碼也得要西北風才吹得動呀。

四爺：那裏話？怎麼你也在裏，張大媽兒？

大媽：我嗎？還不是替人做事，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朱四爺，不久你就有喜酒可吃了？

四爺：怎麼？又做了大媒人啦？

大媽：可不是，到那時候你可別忘記我張大媽這兩條老腿啊。

四爺：真有這樣的好事嗎？那我就等着來吃喜酒得了。不過閒話少說，蕭大媽，我今天是有

公事來的。

大媽：什麼公事，朱四爺？

四爺：你的兒子到那裏去啦？

大媽：他攙他爸爸去看傷去了還沒有回來。有什麼事，朱四爺？

四爺：剛才上頭來了命令，叫我們這一條村要派一隊壯丁去出發？

大媽：（一驚）怎麼，出發？現在就要派去打仗了嗎？朱四爺？

四爺：是的，限今天十二點鐘就出發。

大媽：哎呀，那怎麼辦呢？朱四爺，我家阿清也要去嗎？

四爺：當然哪，你們娘兒們不知道，現在我們天天同日本鬼子打仗，一天不知要死多少人哪。
。火線上的大兵天天這樣死下去，要是沒有壯丁去填補，可以打得勝仗嗎？

大媽：朱四爺，你不知道，我家裏自從他爹被日本鬼子的飛機炸傷之後，弄得七上八落，好像脫了樺的水車一樣，一點兒辦法都沒有，將來能不能醫好也沒有把握。現在叫我兒子又去打仗，萬一有個三長兩短，叫我這個老太婆怎麼辦呢？

四爺：這我也沒有辦法呀！

大媽：不瞞你說，朱四爺，張大嬸今天還特為來說我的兒子的婚事來的呢？

大嬸：是的，朱四爺，人家正要打算作喜事，怎麼好去打仗？

大媽：對呀，四爺，你看怎麼辦呢？

大嬸：不用着急。朱四爺自有辦法。

四爺：我能有什麼辦法？

大嬸：只要四爺肯幫忙，月亮也可以拿下來當鏡子照，這一點點兒小事，怎麼能說沒有辦法

法。

四爺：哼哼，這不是一張嘴可以做到的。

大媽：哎呀，那怎麼好呢？四爺。

大媽：你別急呀，大媽，只要你把這個東西（作個錢的手勢）拿出來，什麼事朱四爺都會給你想想辦法。

四爺：張大嬸兒，別只顧嘴說，王法在人家手裏，難道我能夠得錢賣放嗎？

大嬸：我知道王法是在上頭手裏，但是有朱四爺這樣響亮的名聲，還有什麼路子走不通的呢？

四爺：哼哼，這年頭兒可很難說。

大媽：四爺，這無論如何都得請你幫忙。

四爺：自然哪，能夠做到的事情，我總可以盡量給你們幫忙的，不過這次的事情我實在沒有辦法。

大嬸：好了，四爺，現在別的話也不必多說了，總之一句話，請你老多費點心，派過另外一個人去就得了。

四爺：這我可不能……

大媽：有什麼不能呢。事情辦妥之後囉，叫蕭大媽多孝敬孝敬四爺就是了。

四爺：我實在不能……

大媽：你就別推辭了吧，四爺，沾了你四爺的恩德，將來還會忘記嗎？我看事情就照前次趙

大叔的大少爺那樣辦好了——叫蕭大媽進去把箱子裏的洋錢拿出來，請四爺去隨便找個人馬馬虎虎補上一個名就算了。

四爺……：這個，我真……

大媽……：四爺……

大媽：得了，朱四爺，多勞你操心，將來辦喜事的時候，還要請爺坐上席呢。大媽，你趕快去拿出五十塊錢來吧，現在時候兒也不早了，四爺去找代替的人也還要好一會兒工夫呢。

大媽……：五十塊？

大媽……：是的，五十塊錢。

四爺……：哼哼，這年頭兒五十塊錢也很難買到人去呢。

大嬸：哎呀，蕭大媽，你就別吝嗇這一點點兒小節了吧。箱子裏有的是錢，何必計較呢。去，去，去。（把蕭大媽推進去）

四爺：（一邊在後面叫）聰聰，五十塊錢我真辦不了。

大嬸：四爺，算了，只要你說一聲，誰敢不聽，就拿橋頭小店裏煙鬼來說吧，有你朱四爺出面拿十來塊錢去叫一個人，那一個不搶着要去？

四爺：這你不能那麼說。現在誰還不知道去上火線要拿命來賭注的？而且一次再次的買了那些老弱殘兵去代替，萬一給上頭知道可不得了呀。

大嬸：唔……山高皇帝遠，上頭那裏管得了這麼許多？好了，再別談這些了，四爺，還是談談別的事情吧。像你這樣吃公事飯的忙人，真難得有運氣跟你碰在一道呢。

四爺：有什麼可談的？

大嬸：朱太太近來怎麼樣呀？哦，我想起來了，您的第三個少爺不是還沒有定親嗎？怎麼？我來給你們做一個媒吧？

四爺：哼，像這樣的年頭兒那裏還管得了這些？

大嬸：那裏話？在你什麼時候也是一樣的。

(蕭大媽拿到錢出來)

大嬸：哦，來了，蕭大媽的錢拿來了。

大媽：不過這裏……這裏只有……

大嬸：有多少？

大媽：四十塊。

大嬸：啊：四十塊？朱四爺……

四爺：告訴你我沒有辦法，張大嬸兒。

大嬸：怎麼，大媽，一下子湊不夠嗎？

大媽：是湊不夠，大嬸兒。前回他爸爸去糶了十來担米，一共有六七十塊錢，本來是預備過時候給我阿清娶親用的。但是這兩天給他爹去治傷，買藥，弄這個，又弄那個，一下子就花去幾十塊，目前真是沒有辦法。

大嬸：那麼，四爺，我看你先把這四十塊錢收起來吧。

四爺：我不能，張大嬸。

大嬸：哎呀，請你多幫一點兒忙就是了（把錢送過去）收起來吧，收起來吧。

四爺：（初不肯領）不，不……

大媽：領起來，領起來。

四爺：不能，不能，四十塊錢叫我怎麼去辦呢？

大媽：你放心吧，四爺，那十塊錢回頭就給你送上，（把錢塞到他手裏去）收起來吧，收起來吧。

四爺：（一面收錢，一面嘴裏說）不，不，我真不能……

大媽：是了，是了，總得請四爺多多幫忙，那十塊錢回頭蕭大爺回來，馬上就可以送上給你的。

四爺：唉，這事情我實在難辦……（數著手裏的錢）這裏是四十塊吧？

大媽：不錯，我已經數過了，一個都不少。（回頭向大媽）大媽，回頭大爺回來的時候，那十塊錢可以給四爺吧？

大媽：這要等他們爺兒倆回來之後才曉得，要是帶去看病的錢沒有用完，還有得剩的話是準可以的。

大媽：那好了，四爺，您就勞駕在這兒多待一會兒吧！

四爺：不，我現在忙得很，那兒有工夫待？我還得去告訴前村的幾家人家呢。

大媽：那麼……

大媽：那怎麼辦呢？

四爺：（啞一會兒）我看，我就回頭再來吧。

太媽：對了，對了，回頭再來吧，反正多勞您費心就是了。

大媽：真感謝四爺……

四爺：不過，你可要當心，回頭你的兒子回來的時候，你趕快叫他到外頭去躲避一下，或者

在裏面找個地方藏起來，壯丁隊還沒有出發之前千萬不要跑出來。因為說不定停會兒

李教官要我領他來搜查一趟的。如果真的他跟我到這兒來搜查的時候，你就說你的兒

子昨天晚上就沒有在家裏睡覺，不知道跑到那裏去了，就得了。別的不必多說，同時

也告訴你蕭大爺不用擔心，反正我陪教官來不過是做個幌子，騙騙上頭吧了。

大媽：是的，是的。

大媽：噫，對了，這可要當心，別露出馬腳來，連累到朱四爺。

大媽：曉得，曉得。

四爺：好，那麼我去了，回頭見。

大嬸：回頭見，四爺。

大媽：謝謝你，四爺，回頭見。（下）

四爺：回頭見，回頭見。

大媽：好走，四爺。

大嬸：難爲你，四爺。哦，大媽，現在可萬事順序了。

大媽：謝謝你，大嬸兒。

大嬸：不瞞你說，大媽，你們這次用五十塊錢買脫這個差事，已經算是頂便宜的了，聽說外間還有人用了兩三百塊錢的呢。

大媽：是嗎？

大嬸：可不是，不過他看我張大嬸在這兒，他也知道不能隨便亂敲竹槓的，要不然哪，哼……

……你知道嗎？那次他同王小妹的事……（兩人耳語，忽然大笑）嚶嚶嚶嚶（蕭尚清攙蕭忠義進來，蕭忠義用紗布包頭，只露出一個面部，左臂因被飛鏢炸掉，所以左邊的袖筒也是空的）

尚清：（還在籬笆門口就噤了她）媽媽。

大媽：哦。哦。他們回來了。

大媽：真是。哦，齋大爺，尙清，你們回來啦？

尙清：是，張大媽兒。

忠義：呵，張大媽來了嗎？

大媽：是的，聽說徐老人家給日本鬼子的飛機炸傷了身體，老早就想來開候您了，可是總沒

工夫兒來，現在怎麼樣了？好些了吧？

忠義：唔，好，好，現在總還算沒有斷氣。唉，張大媽，我生來五十六歲了，這還是算頭一

次吃了日本鬼子的虧。（咳嗽起來）他媽的……

大媽：真是……

大媽：怎麼？你就在這兒坐下來曬曬太陽？還是進屋裏去躺一躺？

忠義：不，我不在這兒坐，隨便說兩句話我就進裏面去躺一躺。

大媽：那麼你就請進去躺一躺吧，大爺，不必客氣。

忠義：不要緊，反正我這兩條腿，還沒有斷掉，他媽的，這隻胳膊可就去了。唉……

大媽：大爺，你心裏也別那個了。現在只要託老天爺的福能夠快快地好起來就好了。剛才我

才跟大媽說，日本鬼子這麼的兇惡，將來總歸沒有好死的。

忠義：唔，這種仇恨，我真死都不會忘記的，要是我這條老命還能夠活下去的話，雖然我就

只剩這隻手，我也要同日本鬼子拚命！（又咳嗽）

大媽：恐怕在路上吹了風了，先進裏面去騎一騎吧。

大媽：對了，大爺，進去歇一歇吧，萬一着了涼，傷起風來就更麻煩了。

忠義：好的，那麼你就留在這兒，待會兒咱們再談吧。

大媽：你先進去吧，說話的日子多着呢。（扶他進去）

尙清：媽，我一個人扶得了。（把手裏的藥包給她）你拿着這個吧。（攙着忠義進去。）

大媽：這是什麼？藥嗎？

尙清：是的。（蕭大媽跟着他們行將進屋的時候張大媽輕輕地從後面把她叫回來）

大媽：你趕快叫你尙清藏起來呀，時候兒不早了，也許一會兒朱四爺他們就要來了。

大媽：是的，是的。（趕快往裏面走，忽又回過頭來）哦，大媽兒，你想叫他藏在什麼地方好呢？

大媽：這個我看，就讓他藏在你那灶坑後面的稻草棚裏好了，反正時候兒不長，一等壯丁隊

出發之後就可以出來的。

大媽：對了，我想也是藏在自個兒屋裏好；如果躲到外面去給人家看見反而不好。

大媽：那自然咯。

尙清：（站在門口喊）媽媽，藥給我。

大媽：好的，呵！阿清，你來。

尙清：什麼事，媽？

大媽：孩子，你爸爸的藥我來給他弄，你快到稻草棚裏去躲起來。

尙清：（莫明地）幹什麼，媽？

大媽：剛才朱保長來過，說壯丁隊今天十二點鐘要出發了。

尙清：是嗎？

大媽：是的，不過不要緊，我同你媽媽早就替你想好辦法了。尙清，你去藏起來吧，不要怕，不久就要做新姑爺的人怎麼還好去打仗呢？

大媽：是的，多謝張大爺兒，剛才朱保長來的時候我們已經給他說好了，給他五十塊錢，請他去想個辦法免掉。不過待會兒朱保長還要領教官來查一查，做個幌子，所以你要趕快藏起來，別給教官看見。

尙清：媽媽，這個……

大媽：別多說了，你快去吧。（進他房）

尙清：不行的，媽，回頭爸爸知道了怎麼樣呢？

大媽：你爸爸讓他睡在屋子裏，先別給他知道，反正朱保長是闊道的人，他不會把教官領進屋子裏去搜的。

尙清：（遲疑地）這個無論如何……

大媽：哎，大少爺，讓我說句不好聽的話，你真是太沒有丈夫氣了。什麼事得果斷一點，像你這樣，將來娶了新媳婦兒可怎麼辦？你還不知道，剛才我跟你媽媽把你娶親的事情全都談得妥妥當當了。過些時候，新媳婦兒一進門，還有誰比你更快活的呢？

尙清：我不是說這個，張大媽……

大媽：去吧。（推）

大媽：去呀，別再三心二意了，到草棚裏去，坐在草堆裏，不要響。

尙清：（無可奈何地）那麼爸爸的藥你去給他弄。（轉身將下）

大媽：（叫他回來）喂，差點兒我又忘了，你身上還剩的有錢沒有。

尙清：錢？那兒還有？剛才還欠了三塊多藥錢說好的，他下午叫人拿來呢。

大媽：嗚，那怎麼辦？

大媽：你們另外沒有了嗎？

大媽：眼前那兒有？

尙清：要錢幹嗎？

大媽：我剛才不是說過要送五十塊錢給朱團爺保長，請他免掉你的差事嗎？家裏剩下的四十塊錢我都拿給他去了，還差十塊錢，說好回頭就給他……

尙清：怎麼？家裏的錢都給了他啦？

大媽：是呀。

尙清：哦，這事情待會兒爸爸知道的時候不是要……

大媽：爸爸要怎麼樣？人要緊？還是錢要緊？爸爸不會怎麼的。唉呀，別就誤工夫了，趕快去藏起來吧。性命要緊。目前沒有錢就過兩天給他，難道蕭忠義大爺還少得了他十塊

錢嗎？（把你推進去）去吧！去吧！（尙清下）

大媽：（在背後加上一句）沒有叫到你就別出來呀，孩子。

大媽：不要緊的，大媽，錢出去了還怕什麼？

大媽：是的，大嬸兒，那麼你在這兒少待一會兒，我先進去把老頭子安置一下，馬上就來。

大嬸：好的，好的。

大媽：你坐吧。（兩頭將下）

大嬸：不用客氣了。

四爺：（朱四爺保長領着李教官出現在籬笆門口，叫）蕭尙清！

大媽：（慌張的回轉身來。）誰……誰呀？

大嬸：（偷上說）尙清還沒有回來，朱保長……

四爺：還沒有回來？到底到那裏去啦？

大媽：不知道，四爺……啊，朱保長。

大嬸：昨天出去一直沒有回來，晚上也沒有在……睡覺。

四爺：混帳？到那兒去，沒有告訴你媽嗎？

大媽：沒有，朱保長。

大嬸：人長大了，做父母的也實在沒有辦法呀。

四爺：你們完全不知道他到那裏去了嗎？

大媽：不知道。

大媽：不知道。

四爺：（向李教官）這怎麼辦呢，李教官？

教官：這還得了，一個不在家，兩個不在家，那公事還要辦嗎？

四爺：真是！

教官：他父親在家嗎？你們的男人呢？

大媽：我當家的在裏面，老總，他自從給日本鬼子的飛機炸傷之後就一直躺在牀上到現在還

不能起來。

四爺：真是豈有此理！那麼，李教官，現在時候也不早了，我看我們就趕快到前村去把其他的人集合起來再說吧？

教官：不行，辦公事能這樣糊塗嗎？一個逃走，兩個逃走，那國家拿出錢來訓練壯丁是幹嗎的？

四爺：是的，這般無知識的人，不知大義，真該死！不過，李教官，現在事已如此也無可奈何，我想還是先把其他的人集合起來看看，要是人數只差一兩個的話，就另外想辦法

找一兩個人去好了。

教官：那不成，這担子你能挑得起嗎？

四爺：也不能說挑得起挑不起，總怪我做了這個保長倒霉就是了。上一次逃掉許多還不是由我自個兒掏荷包請人去巡捕房嗎？

教官：你別再提起上次的事體了，去了五百人，還沒上船就逃走了三百多，差點兒闖出禍來了。你曉得嗎？（想往裏面走）不成，他的父親在那兒？

大媽：（阻止他）哎呀，老總，請你別……

大媽：他傷得很重呢……

教官：那怎末辦？你們得交出人來呀？

大媽：他不在家。

教官：不在家？到那裏去了，你得說出來呀！你是他的母親嗎？

大媽：不，是她。

大媽：是我，我是他的母親，老總。

教官：你是他的母親，那麼你應該把你的兒子在什麼地方說出來呀！

走

大媽：我實在不知道。

教官：不知道？好，不知道。那我跟你的男人去說去。（往屋裏走）

大媽：哎呀，老總，你不能進去……

教官：怎麼？怎麼不能進去？你的兒子躲在裏面是不是？那我偏要進去？

大媽：（拼命地拉住他）不是的，不是的。

大媽：不是她兒子藏在裏面，是怕您老弄動了她的老太爺。

教官：不成，我非進去搜查不可！（往裏衝）

大媽：（也緊著拉）老總，不能去，她老太爺傷得很重呢。

大媽：求您行行好吧，老總。（向朱四爺）哎呀，四爺，怎麼辦呢……

四爺：笨教官，她的男人的確傷得很重，我看就……

教官：就什麼？就讓他不去算了，是不是？怪不得你這一保的壯丁弄得這樣糊塗！

（急忠義聞聲出靜悄悄地在門口）

忠義：你們吵什麼呀？哦，四爺，什麼事？

四爺：哦，大爺……

大媽：喲，你爲什麼要跑出來，裏面躺着不好嗎？

教官：唔，這位就是蕭尙清的父親嗎？

忠義：是的，老總，尙清是我的小孩子。

教官：那好極了，我問你，你的兒子呢？

大媽：我已經說過了，他昨天……

忠義：娘兒們別多嘴！怎麼？老總，找我的小孩子有什麼事情嗎？

教官：上頭下了命令，叫你們這一村裏今天要去三十名壯丁，十二點鐘就要出發了……

忠義：哦，出發了嗎？是的，是的。

教官：可是我們來找你的兒子，他却不在。

忠義：不在？在的！老總，我的孩子在這兒，他剛扶我回來的。啊，阿清的媽，阿清在那兒

呀？

大媽：你別睡得糊裏糊塗，兒子昨天晚上就沒有回家睡覺了，你還不知道嗎？

忠義：你這是什麼話？你爲什麼要撒這個謊？啊！你當這位老總是什麼人哪？

大媽：蕭大爺，你還是進裏面去歇一歇吧。這裏的事情有大媽來招呼得了。

教官：（向張大爺）你少開口！現在你們的詭計我都明白了，好，老伯，你的兒子在那裏，請你把他叫出來。

忠義：是的，老總。（向其妻）去！阿清在那裏？叫他來！

大媽：你自己別胡說八道，人家從昨天到現在就沒有回來過，誰曉得他在那兒呀。

忠義：你胡說，你別裝模！

大媽：你知道他在那兒，你就自己找去，我管不着。（轉身往裏面去。）

忠義：媽的，你不去找，你滾到那兒去？（擡起拐杖去打她，不料身體一歪，幾乎要倒下來。張大爺，和

李教官順手扶着他。）

大爺：哎喲，哎喲，當心點兒呀，蕭大爺。

忠義：他媽的，我揍死你……聽着吧……你……你……

教官：老伯，你慢點兒。

忠義：哦，哦，你……你……想不到你這老太婆也來撒謊啦啊！媽的，好好的孩子，你爲什

麼要後患他……好！老總，你等一等，我自有辦法叫他出來……

四爺：李教官，那麼，我們先到前村去，回頭再來吧。

教官：先去前村，（看了看錶）好的，現在時候也不早了，那麼我們先到那邊去，回頭再來。老伯，請你把你的兒子找出來，在這兒等着。

忠義：是，是。你放心吧，老總，你看我這隻腳蹠得了，講到打日本鬼子的事情，我蕭忠義……不會落在人後頭的。

教官：是的，老伯。大家都曉得，我們這次是同日本鬼子打仗，要是我們不同心合力來把日本鬼子打跑，我們是沒有好日子過的。所以現在我們全國的壯丁都得起來幫忙政府軍隊去打仗，一定要把日本鬼子趕走才能過太平日子的。（忠義唯唯點頭）因為近來有許多

壯丁逃跑，所以今天區長特別派我來查的。老伯，再會。

四爺：好，我們走吧……回頭要是李教官沒有空，我就自個兒來。

教官：（兩人談着下）不，我來。

大媽：蕭大爺，你在這椅子上坐下來，慢慢的聽我說，你還不知道這裏面的底細呢。

忠義：什麼底細不底細？

大媽：（慢慢地走近來）什麼事情總不問問清楚，只顧你自個兒一張嘴嚷，難道孩子的性命你一點兒也不管嗎？

大嬸：好了，你也別說了。（尚忠義）讓我來告訴你吧，大爺，剛才我一來就跟大媽講了：現在大爺傷得這麼厲害，家裏人手少，事務多，總不想個辦法啊！何家訂的那門親事嘛，又老是催得緊，所以我就說，要是把媳婦兒過門來的話，一來她娘家既可以放心，二來你老人家裏又可以多一個人幫手，這不是兩得其便嗎？所以我剛才就跟大媽說，無論如何都要叫尚清少爺留在家裏，快把媳婦兒娶回來要緊……

忠義：可是公家的差事可以這樣隨便的嗎？

大嬸：噯，有什麼不可以呢？我告訴你……

忠義：你別說得這樣容易，張大嬸。我肅忠義不能像別人那樣隨便丟人的。

大嬸：這怎麼能說丟人？你看看，現在上隣下舍，那一家人家不是……

忠義：好了，張大嬸，別人要怎麼樣就怎麼樣吧？我告訴你，我肅忠義不做丟人的事的，你

知道不知道我這隻手是誰給弄掉的？

大嬸：不過，肅大爺……

忠義：什麼不過？爽爽直直的說一句，就是你想快一點得到那包媒人錢就是了。

大嬸：噫噫，大爺，這你不能把我的好心眼兒當作歹心腸呀！

忠義：得了，我知道了，你就別再說了吧！

大媽：好，好，我不說，我不說，那我就走了。

忠義：你要走，就走吧，我也不來留你。誰還不知道你是靠你那張花言巧語的嘴巴過活的。

大媽：哎喲，蕭大爺，你不高興我，我走就是了，你又何必說這些怪難聽的話呢？

大媽：怎麼？阿清的爹，你爲什麼要好好的得罪張大媽兒呢？……（向張）大媽兒，他的老脾

氣你是知道的，別去聽他，進裏面坐坐吧。

大媽：不，不，算了，我回去了，以後再說吧。（下）

大媽：（追著她說）哦，不好，不好，這……這……

忠義：王八蛋，賤東西！兒子在那裏？你快給我去找來！

大媽：別只顧發脾氣了吧，老爺子，你真不想兒子的命了嗎？

忠義：不用多嘴，快去。

大媽：自個兒也不想，到了什麼年紀了，你難道不想留你蕭家的後代嗎？

忠義：對，你會說話，可是你知道不知道我們蕭家祖宗八代的臉都給你一下子丟光咯？儼生

怕死，臨陣脫逃，我姓蕭的從來不做這種不要臉的事。

大媽……

忠義：我要你去把兒子找來，你聽見沒有？

大媽……我……我。不知道。

忠義：好，……好，你不知道……你這賤貨！不要臉的東西，（搥起柵要打她）我搥死你！

（竊尚清突然跑出來拉著他的父親）

尚清……爸爸，爸爸……你放下，我來了，我來了，請你放下……

忠義：哦，你……你這蠢種，你躲到那裏去來？你這不爭氣的東西！

尚清……爸爸……

忠義：你快去收拾好你自己的包袱，回頭跟教官一道去！

尚清……爸爸……

忠義：你聽見沒有？

尚清……爸爸，剛才媽媽已經給……

忠義：給，給什麼？已經給你訂好親了是不是？

尚清：請你不要生氣……爸爸……

大媽：得啦，你爺，請你饒了他，讓他走開吧。

忠義：閉上你的嘴。（眼瞪着尙清）。你知道不知道老子這隻手是給誰弄掉的？哼，養兵千日，

用在一朝，你竟敢這樣！

尙清：爸爸……

忠義：你不去？

尙清：爸爸，媽媽剛才……

忠義：不用多說，你不去？

尙清：爸爸……

忠義：（怒極）你不要叫我爸爸，我沒有這樣不爭氣的兒子！

尙清：爸爸。

忠義：好，我就讓你們去享福吧。（把頭上包着傷口的紗布拉下來，往牆上一擲）你不去，我去我去……

尙清：（跳起來）爸爸，您……媽媽（回頭看了看大媽）

大媽：你到底怎麼啦？阿清的爹！

忠義：我去，我蕭忠義不能丟這個臉！

尙清：（跪下去，拉着忠義）爸爸。

忠義：（把他推開）滾開，偷生怕死的蠢種。

尙清：我去了，請你饒了我吧，爸爸……

大媽：這你不能怪他，阿清的爹。我現在老老实實的告訴你吧，朱保長事先一個人來過一次，我已經給他說妥了——送他五十塊錢，叫他隨便找個人去補空……就是因為這樣，

兒子才躲起來的。

忠義：怎麼？送朱保長五十塊錢？

大媽：是的，已經拿去四十塊了，還差十塊回頭來拿。

忠義：哦，朱阿四這小子居然吃到我身上來啦？好，等着瞧吧。

大媽：別的回頭再說，先讓他走開吧。

忠義：不，不能走開。

尙清：不走開，不走開，爸爸，我不走開了，我進去收拾東西，回頭跟教官一道去。（下）

大媽：這怎麼得了……阿清……（浙七媽剛剛要跟進去，教官跟朱保長又從左邊上。）

四爺：蕭大媽，你們的兒子有消息嗎？

忠義：哦，朱四爺，勞你操心，我的孩子並沒有出去，就在家裏。老總，請你少等一會兒，我的孩子馬上就來了。

教官：啊，那好極了。

四爺：（倉外地）怎麼？在家嗎？

忠義：在家，朱四爺，想不到你居然打起我的主意來了。

四爺：（假裝地）怎麼？蕭大媽，這是怎麼回事呀？

大媽：四爺……

忠義：你不用裝騾了，朱阿四，我老老實實的告訴你：一個人要壽長才吃得飯多。

四爺：我真是莫明其妙。

忠義：你真是莫明其妙。哼，你要知道我從前跟你的父親還是共過患難來的！你現在這樣貪

財舞弊，你能對得住你那位睡在棺材裏的爸爸嗎？

四爺：蕭大爺，話說得明白一點兒，別只顧發脾氣。

忠義：我明白得很！老總，得錢賣放，敲詐小民的人應該怎樣處置？請你說一句公道話。

教官：我還不明白你的意思，老伯。

忠義：剛才這位朱保長得了我家五十塊錢，叫我的兒子藏起來，讓他用十來塊錢去另外找一個人填補……

四爺：誰別冤枉人，蕭大爺。

忠義：有我的女人作證。（朱四爺和蕭大媽對看了一眼）

教官：（搖然大悟）原來這樣？朱保長，怪不得跑到這家說不在家，跑到那家也說不在家，原來我今天還做了一次傻瓜，給你蒙在鼓裏哪。

四爺：李教官，他簡直胡說八道！

教官：證人在這兒，還有什麼胡說八道。好，對不起，請你跟我上區裏說吧。

四爺：李教官，你是個明白人，俗語說得好：「得過且過」，大家都是辦公事，請你幫幫忙，我下次當心就是了。

教官：你的話不錯，大家都是辦公事，所以公事得公辦，你跟我上區裏去！（蕭尚清拿着包袱從裏面出來）好，他來了，我們走吧。

四爺：哦，李教官，請你幫幫忙……

教官：（拉着他的手）走！（回頭向尚清）蕭尚清跟我來。（下）

尙清……（回頭向他的父親告別）爸爸，我去了……

忠義：孩子……你去吧，爲國家出力是應該的，家裏的事情你不用擔心……等你打仗回來時

我一切都給你預備好……你要記住，你爸爸這隻手是給日本鬼子的飛機炸掉的……

要是我的傷能好，我會跟着你們到前線來替我自己報仇……要是不能好，你要一生記

住爲你爸爸報仇！

尙清……爸爸……

忠義……去吧，孩子。

尙清……媽，（轉身伏到李大媽身上去）……

大媽……孩子……（哭）唔……（左邊遠處傳來集隊的號聲）

尙海……媽媽……我去了……爸爸，你老人家要保重，保重……（回頭向左邊去）。

忠義……你放心，孩子，快去……（慈祥地望著他的背影）

忠義……（眺望著）孩子……老天爺保佑你們快點兒打勝仗回來。

大媽

（外面有進行號聲。）

——幕徐閉——

一心堂

王震之

時間：抗戰期中。

地點：北方靠近戰區的一個鄉村。

人物：

任世先：三十多歲，原是村中的小學教師，後來加入了紅槍會，變成了紅槍會的政治中心人物。他決心改革紅槍會，推動紅槍會，變成一種抗日的武力。在紅槍會里因為他有很好的工作方式，所以能有若很多的羣衆

，但是一班固執庸愚的人們，却因為紅槍會的這個轉變而走入了一心堂。

趙八：原是紅槍會的一個小頭目，現在是一心堂的知客。

孫疤眼：一心堂堂長，鄭仁舉的死黨。一付醜陋猙獰的面目，恰好看見了他的心。

胡二姨：二十四五歲，因為她對於自己的丈夫在某些地方上感到不滿足，心裏隱伏着莫大的痛苦，原想替在青

燈古佛之間，得到一些慰藉，解脫了內心的疚楚；但是她進了一心堂之後，看見那些人們瞞着官府幹的那幾把戲，更加上自己是隨著丈夫隨到這兒來轉圈，兩重的抑壓，使得這胆小怕事的神經質的女人，變得更

加裏禮苦惱，

許大媽：篤信神佛的老太太，五十多歲。

胡三：紅槍會的大師兄，是一個近三十歲粗壯的漢子，每天他的心放在打熬筋骨與使槍掄棒上面，爲了這，使自己的妻感到難言的苦痛，但是他一點也不覺得。

賈占雄：原是紅槍會的大師兄，自從紅槍會有了很大的轉變後，他便帶了不少的師兄弟跑到一心堂來。這原因，一方面是因爲他心裏潛藏着很深的不拒官府的情緒，一方面是因爲鄒仁峯能夠適合他那好戴高帽子的脾氣，擺佈着給一心堂里拉人，捐錢，賣死力氣。

鄒仁峯：一心堂的堂長，他能用他的法力圈聚了許多信徒。但同時，他能用他的陰謀，防礙着他周圍所有的人們。他利用賈占雄，但他需要時時戒備着賈占雄。外面看起來他是個道貌岸然，神貌仙骨的道長，對待人總是和緩可親，笑容可掬，但是從他那雙眼里，便能看得見他的心。孫疤臉的行動，恰像他的影子。

佈景：

一心堂的客堂。

轉過灣去便是神堂，神堂裏的一切氣氛，這里完全感受到，不獨是神堂里的聲音可以傳了過來，就是神壇里拜佛吟經的人們，這里都能看得見一角落。

牆壁上掛着些古董佛像，几案上也陳設着爐鼎佛龕等物，柱子上一塊灰漆金字的牌子，刻着客堂兩個大字。

在一旁是都仁柔的禪堂，一塊橫匾，寫着「一心禪堂」幾個字，門上靜垂着一個杏黃色的夾門簾，兩根青緞子的飄帶，使人不知道里面隱藏着些什麼。

屋子中間有幾張椅凳。

暮暮：禪堂里傳來一兩聲清版的鐘聲，夾雜着還有鼓鈸聲，誦經聲。神堂角上，看得見有許多替男信女，坐在地上專心誠意的唸經。突然鼓鈸唸經之聲戛然而止，跟着傳來一陣模糊不清的囁語，人們全屏息靜氣的聽着，眼看着那邊。彷彿那囁語里有着幾句：「欽賜賈占雄爲護壇大將軍，領導各路人馬，謝大師洪恩。」立時起了一陣紛紛的聲音，只見神堂角落的人們交頭接耳地互相議論着。就在這時，一陣清晰的鐘聲，齊齊地隨着它都站起來，又是一陣鐘聲，齊齊地跪拜下去。袍履跪拜的聲音，夾雜着人們低低議論的聲音。這樣的一連不知跪拜了多少次。

正在跪拜的中間，任世先從佛堂角上偷偷地走了過來，腿上一樣纏着黃布，身上綁着黃布香袋，悄手蹑腳地四下走着，抬頭看見了「一心禪堂」四個大字，回身向四面看了一下，急急地走到門邊，才掀起了門簾，肩上海人拍了一聲。

任：（驚惶地回過頭來）誰？

趙：（也沒想到還是任先生，同樣地一驚）什麼？任先生，你也來了？

任：哦！趙師弟！（支吾地）對啦，我也聽經來了。

趙：（不大相信地，身上身下打量了半天）怎麼？你會來聽經？

任：怎麼？你不大相信嗎？

趙：（搖了搖頭把他拉到身邊，好意告訴他）任先生！我看，你還是快一點走罷！鄒堂長手底下的人，誰不認識你？萬一給他們認出來，告訴了鄒堂長，你再想出這一心堂的門，可就比上天還難的。

任：不要緊的，師弟！我是因爲一心堂今天熱鬧得很，也想趕趕熱鬧，聽聽經，順便找一找大師兄。

趙：大師兄！你找不着他。剛才西方真主耶穌降壇，封咱們大師兄護壇將軍，統領各路人馬呢！今天各路人馬都到齊了，前後十幾個村子，到了有六七百人，聽說就在這兩天里就要起兵打天下了。你想，他那兒有工夫見你呢！

任：你聽誰說？一心堂要打天下？

趙：剛才關老爺降過壇。這麼吩咐過的呀！

任：往那兒打呢？

趙：沒聽說，關老爺說往西發兵，沒有說打什麼地方。

任：那不是要打縣城嗎？

趙：不知道。（急忙轉過了話頭）任先生，你別打聽得那麼多了，趁着今天還未散堂，你趕快走吧。

！不然，出了什麼亂子，我可保不了。

任：（坦然地）那兒會出什麼亂子呢？

趙：任先生，你這是遇到我啦，我知道你言人老老實實，咱們隨便談談，沒有什麼關係，碰到了別人那可就不行了。

任：別人也是一樣的呀！原先紅槍會里的師兄弟們，誰還不知道我任世先？難道還信不過我嗎？

趙：咱們紅槍會的兄弟還說什麼呢！看着咱們在一塊兒碰過磚，磕過響頭的分兒上，也不好說什麼呀。我是說都堂長手底下的那羣人，他們這兩天生怕在官面上跟紅槍會里的人混進一心堂來探消息，到處查得很嚴呢！

任：好！師弟！見到了大師兄你說我找他呢！晚上叫他在家里等我。

（趙八還沒答應，神堂角上早伸出了孫范底的禿頭）

任：……驚覺地看見了，做出很坦然的樣子，向神壇走去。好！咱們趕快聽經去吧！

（孫范眼前後把任世先打暈了一個夠，拖住趙八，嚴重地問著）

孫：這人是誰？

趙：（支吾地）是咱們堂里的師兄弟。

孫：他不聽經到這裏來幹嗎？

趙：他來找大師兄，（急忙改過口來）不，他來找咱們護壇將軍。

孫：（沒有發現什麼疑容，放手，叫趙八出去。趙八走後，他趕快走到神龕旁邊，掀開了佛簾，拿出手槍，看了看，依然沒有人動過，又看了看四週，也沒有什麼變動，才跑到門邊去掀簾子，却見胡二幾提了包袱，從里面走了出來

，低聲地問）你要幹嗎？

胡妻：我要……

孫：（劈手把包袱搶了過來）你好，趁着唸經的時候，你又想偷偷走回去！你好好地給我回禪堂里去。

胡妻：（可憐地）我不是要走，我是要……

孫：提着包袱還不是要走嗎？你這個女人，不識抬舉，給臉不要，真想着叫堂長把你鎖起來

嗎？

胡妻：（嚇得幾乎要哭出來了）你別……你千萬別跟堂長說，我……

孫：（釋猶地）你要是懂事，快給我進屋裏去，別招得我對你不客氣。

孫妻：（看了看那禪堂的門，咬着下嘴唇，爲難了半天，突然又鼓起了勇氣跪在地下）哦！得了！孫大爺！你可

憐可憐我罷！你想……

孫：（不聽這一套）起來！你快給我進去沒有事！禪堂上有那麼多的人在那兒聽經，你是想着吵出來嗎？

（胡妻只跪在地上不起來，孫洩眼急切地用手去拖他，嘴里呵斥着）

孫：起來！你是想着挨打是不是？

（正在這時候，許大媽一隻手拈着佛香，一隻手數着念珠，從禪堂那邊出來，看見這情形，一怔）

許：啊！這是怎麼回事呢？

孫：許大媽，你來跟她說說，堂長不叫她回家去，她想趁空兒溜着走。

許：得了！孫大哥，你躲開！這事情你交給我吧！拉拉扯扯的給人家看見了，不知道的還以

爲是什麼事情呢！

孫：（丟開了手，指着她的臉警告她）你給我放明白點，你別想着回去！要是再往外多走一步，別說

我對不起你！（說完揚長地去了）

許：（走過去扶起胡二嫂來）趕快起來吧！噯！這要是給別人看見了可怎麼好呢？

胡妻：許大媽，你想想看，我要是再不回家去，那怎麼得了呢？

許：不是堂長說了，不叫你回家去嗎？你怎麼不聽他的話呢？

胡妻：再不叫我回去，那怎麼行呢？我來這兒聽經的事，是瞞着胡二的，昨天我一夜沒有回家，他那裏不知道急成了什麼樣子了！我一想起來，簡直急得要上吊！你替我想一想，叫我可怎麼活下去呢？

許：（勸慰地）依我說，你就安心在這兒住下去吧！說不定那一天日本大兵就要打過來了，天神不是說過，咱們這一帶難逃天劫，有血光之災嗎？你能夠住在這禪堂裏，逃過了血光之災也是好的。

胡妻：不，許大媽，我不管這些事。我急，我心裏急得像是有個火圍在那兒燒着。昨天夜里想了一夜，心裏真難過極了，我想，我這麼做真對不起胡二，太沒有臉見我那老老實

實的當家的了。

許：胡二！你那僕當家的，你還提他幹嗎？你不是說過你早就不想他了嗎？

胡妻：（刺痛了她的內疚，急忙分辯）不，許大媽！你可別這麼說了，那我可成了什麼人了呢？

許：（奇怪地）咦！怪了！這話是你親口對我說的呀！你說胡二那小子不懂事，一天掄拳使棒的，光想着唸符讀咒，練一個銅筋鐵骨了，夜里一回到家倒頭就睡，你們年輕輕的夫妻，沒有那麼回事。你推不醒他，叫不醒他，發了恨，咬他都沒有用。你不是說過有的時候恨極了，想着……

（看見對方的兩個大眼睛，直直地望着自己的臉上出神，反而縮住口不好說下去了。）

胡妻：（聽許大媽的話聽得出神，引起了無端的悵惘，呆在那裏，半天才低下頭來，失神地嘆了口氣）噯！許大媽，這只怪我命里該着就是了！

許：怎麼呢？

胡妻：（心灰意懶地）你剛才說的話，全是我以前跟你說過的話呀！我心里難過的事，不找一個人來說說，叫我悶在肚子里，還得變成了傻子。有的時候，我一個人躺在床上，成夜的合不上眼，看窗糊紙看到天亮。身旁睡着他呼嚕呼嚕的睡得真香，那時候，我心里怨恨

他，嘴里咬牙，我背着手在褲子底下摸到了一把剪子。我自己心里想，（越說越興奮，提高了聲音）就是這一下子就算了吧！（突然低下了聲音，頭也低下來）可是立刻我明白過來，我覺得他沒有一點不是的地方，有的地方他對不起我，可是這不能怪他，怪我，怪我自己命苦，是我前世沒有修道，今世才遇到這樣一個當家的。我到他們一心堂裏來聽聽經，修修來世吧！

許：對啦，我說這麼想才對。

胡妻：可是我進了一心堂，我後悔了。

許：唉！罪過罪過，聽經唸佛有什麼後悔的呢？

胡妻：不，我是說這一心堂……

許：一心堂又怎麼樣？

胡妻：一心堂是個什麼東西，你還不知道嗎？姓鄒的假借着活神仙的牌子，瞞着官面上，招兵買馬，把紅槍會的私兄弟都拉了過去，背地里他拿着日本人的錢，當漢奸，他想鼓勵着這一般人攻打縣城，迎接日本人呢！

許：你這話是聽誰說的？

胡妻：這是姓鄒的親口跟我說的。

許：他怎麼會跟你說這些話呢？

胡妻：他……（不好意思說出來，想了想，終於說了出來）許大媽！讓我把什麼話都告訴你吧！姓鄒的

想勾引我，他昨天把我叫到房里去把什麼話都跟我說了，他親自把太陽旗，手槍，洋錢票子拿出來給我看。他說一心堂先動手打天下，等着接過日本人來，這天下還是一心堂的。他說那時候我有吃，有穿，有錢，有勢？叫我依他，叫我別想胡二，就跟他享福。

許：你怎麼說呢？

胡妻：大媽！我怎麼能答應他呢！我越想越怕，就想要回去。他看我不答應他，更不敢放我回去了，這才把我扣在這兒的。

許：阿彌陀佛！罪過罪過！（轉念又不肯深信）不過你說這話是不是都真實的？

胡妻：我這裏要有一個字的謊話，叫老天爺降雷霹了我！（說着急急地央求許大媽）大媽！大媽！

你可憐可憐我，快想個法子救救我罷！（說着跪了下去）你想，咱們都是吃齋行善的人，誰想得到掉到土匪窩裏來，跟着他們當漢奸犯王法呢！

許：（爲難地）我有什麼法子呢？

胡妻：你先出去給我當家的送一個信去，或者告訴紅槍會裏的任先生也行，叫他們想法子先救我出去再說吧！

（許大媽還沒有說出話來，孫疤眼氣呼呼的跑了進來）

孫：快進去！快進去！

許：什麼事情呢？孫大哥！

孫：她當家的找她來了！

胡妻：（又驚又喜）什麼？他來了？

（站起來就要往外衝，却給孫疤眼一手抓了回來）

孫：（厲聲地）我看你是要找死！

胡妻：（什麼也不顧地喊起來）你讓我出去！你讓我出去！

（孫疤眼一手拖住她的胳膊，一手按住嘴就把她推進屋裏去）

許：（看不過去了，在後面追趕着走進屋裏去）孫大哥！孫大哥！

（許大媽剛剛走進屋裏去，那邊趙八胡二後面跟着早走了進來）

趙：實在不在這裏，師兄！你看我還會騙你嗎？

胡：我不聽你的！（頭上繫着頭巾，腿上打着紅綁腿，大踏步的向裏走，隨眼四下看看，東尋西找的我不到什麼，看見那禪堂的房門，掀起了簾子就要進去）

趙：（攔住門）師兄！這裏可不能進去的。

胡：怎麼不能？

趙：這裏是堂長的禪堂，隨便什麼人不能進去的。

胡：不能進去？你們不讓我進去，這裏面就是有鬼！我一定要進去！

趙：師兄！你這不是叫我爲難嗎？堂長發了脾氣，我擔當不起呀！

胡：我不管！我要進去就一定進去！（說着要推開趙八的手）

（正在千鈞一髮的時候，裏面一個人在問）

賈：趙八！你跟誰吵？

趙：（像是得到了救星）好！將軍，你快來吧！

賈：（出來）哦！是胡師弟！

胡：（狠狠地望了他一眼）哼！你這個打扮好威武呀！

賈：你說什麼話呢？我這個打扮怎麼了？

胡：頭戴黃巾，腰繫黃帶子，真打扮得像個將軍了！

賈：（奇怪地）師弟！你說這些話幹嗎？

胡：我說，我說你光想當將軍打天下，你就忘了咱們紅槍會的義氣，想着拆紅槍會的台。

賈：我怎麼拆紅槍會的台？我怎麼沒有義氣？

胡：你還說不拆紅槍會的台？你自己原來是紅槍會的大師兄，現在你把紅槍會的人都拉到一心堂來，給你保駕，聽你的調度。

賈：這話是聽誰說的？就是我姓賈的不在紅槍會了，我也不會拆紅槍會的台呀！你說我姓賈的成了個什麼人了！

胡：拆台不拆台都由着你的性子幹，你們打你們的天下，我們保我們的村子，咱們誰也別惹誰，那就對了。

趙：你跑到一心堂裏來找麻煩，這是誰惹誰呢？

胡：我惹你們！要不是你們一心堂拐帶婦女，欺負我胡二，我有那麼大工夫來找你們！

賈：胡二！你說誰拐帶婦女？

胡：就是你們一心堂！我家裏的瞎着我到你們一心堂來聽經，昨天一晚上沒回家，你們把她藏到什麼地方去了？

賈：什麼你家裏的一夜沒有回家？

胡：哼！你還跟我裝什麼糊塗！你們一心堂越鬧越胆大了，爲非作歹，末了，欺負到我胡二的頭上來！

賈：胡二，事情沒有問清楚你不許胡說！一心堂有我在這兒當護法，沒有誰敢爲非做歹。你家裏沒有在這一心堂，不信，這一心堂裏裏外外的由着你的性子去搜。

胡：（想不到賈占雄會這樣痛快，反而遲疑了一下）好，好！是你答應叫我去搜的。（說着就要向裏衝）

賈：（不在乎的）隨你的便！進去搜好了！

（胡二才要進去，旁邊可急壞了趙八，忙忙地去關住了門）

趙：將軍！這裏面……

賈：你讓他進去看好了！看過了也好叫他死了這條心！

趙：將軍！這是堂長的禪堂，外人怎麼能進去看呢？

賈：趙八，你讓他進去，什麼事情有我作主呢！

趙：賈將軍！這不行！……（急得他又做眼色又扯賣的衣襟）

（賈占雄不曉得這裏面的緣故，並不在意。胡二把趙八一手推開，閃到一旁，才掀簾，鑽進房子，裏面早伸出

一隻手把胡二推了出來！

胡：你是誰？

孫：（又着頭站到門旁邊）堂長的禪堂誰敢進去？

胡：賈將軍，這是怎麼回事？

孫：（向着賈占雄深深的一個稽首）報告將軍，堂長的禪堂外人不准進去。

賈：（倒有些爲難）胡二，你聽見嗎？我賈占雄總算願交情講面子，聽你隨便搜搜。現在，你既

然知道這是堂長的禪堂，你也該顧點面子，不用進去了。

胡：（咆哮地）什麼，這末一會兒的工夫你變了卦了！

賈：這不是我變卦，胡二，我說沒有在裏面就一定沒有在裏面。我站在一心堂裏當護法，

一心堂裏什麼事我全知道，假如你家裏的在這裏面，叫大釘釘瞎了我這兩隻眼！

胡：誰愛聽你這一套！

賈：（感憤地）胡二，我大師兄從前對你那段交情，也不算壞，你現在怎麼這樣地對我呢？

胡：從前的事你還提他幹嗎！你自己幫着一心堂拆紅槍會的時候，也不知把咱們那段交情義氣丟到什麼地方去了，輪到你進着一心堂欺負我的時候，你反想拿着你是紅槍會的大師兄的牌子來壓制我。告訴你，我可不吃你這一套！

賈：（有點按捺不住了）胡二，你說誰沒有交情義氣？

胡：你要是有交情義氣，你就別攔我，叫我進去搜。

賈：姓胡的！你放明白點！我姓賈的好意跟你說：你一點不相信，你看不起我，信不過我姓賈的，真招得我翻了臉，不叫你進去又怎麼樣？

胡：不叫我進去，我……（說着就要往裏衝，却被孫疤眼一手就推開了）

孫：滾開吧！

賈：（忿忿地）給臉不要！不懂交情！

胡：（氣急了）好！你們仗着一心堂裏人多，關着門欺負人，你們就等着瞧罷！（出去）
賈：孫疤眼，你跟他出去看看！

（孫疤眼走出去了）

胡：（看着他們走出去了，吐了吐舌頭）將軍，可危險了，幸虧沒有叫他進去！

賈：怎麼回事呢？

趙：胡二他家的就藏在這裏面呢。

賈：你聽誰說的？

趙：剛才胡二一進大門的時候，孫疤眼就分咐過我了，你還不知道，要讓他進去，旁邊急得我出了好幾身冷汗呢。

賈：（莫明其妙地）這裏面是怎麼回事呢？

趙：我也說不清，我光聽說（很秘密的走到他的耳邊）是堂長扣住她不叫她回去的。

賈：堂長扣住人家的老婆，不叫人家回去，這算是什麼話呢？這事情一點也不叫我知道，反叫我在人家面前賭誓，拍着胸脯子說響話，叫我賈占雄往後拿着什麼臉來見人！

趙：這事情也不能怪您呀，本來您實在一點也不知道啊！

賈：（暗自生氣，自言自語的）好！一心堂拐帶婦女！瞞着我幹得好事！（越想越氣，轉起身來就要走）

趙：將軍！您到那兒去！

賈：我去問問姓鄒的，這是怎麼一回事。（才走到門邊，迎面却碰見在世先）

任：（也舉着樣子打了個稽首）大師兄！（聲音是那麼低）

（賈占雄認不出他是誰來，怔在那裏）

趙：什麼？任先生，你還沒有回去？

任：我才說回去，見了胡二，我又回來了。

賈：（聽見了胡二的名字，覺得很慚愧）任先生，胡二跟你怎麼說？他是不是打算用紅槍會來跟我

幹？

任：大師兄！你怎麼這麼想呢？紅槍會裏很多的人却說過，要派人來抄一心堂，也有人說要

去縣里調兵來抄一心堂，那一次不是給胡二壓下來的！

賈：（奇怪地）胡二，他這是什麼意思？

任：胡二他總是跟大伙兄弟這麼說：一心堂裏有咱們的大師兄當護法，看着大師兄的面子，

咱們也不能這麼胡來呀！

賈：胡二他還懂得這個義氣？可是任先生，剛才在這兒，胡二還跟我吵着呢！

任：大師兄，胡二那個脾氣您還不知道嗎？雖然他脾氣壞，可是他素日那股子義氣勁兒，誰

不說他夠朋友呢！剛才，我知道，那是他一時的心急，得罪了大師兄。他跟我說過了，

我還罵了他一頓呢。大師兄：您總還是看在自己兄弟的面子上，別把這事放在心上罷！

賈：（更加慚愧的）其實這事情我倒不怪他，我知道他是心裏急，才發脾氣的。說起來我也有對不起他的地方……

任：你有什麼對不起他的地方呢？

賈：（很難說出口）師弟！你知道，他老婆的事情……

任：得了，師兄，你不用說我都知道了。你是正派人，你想不到一心堂會幹出這種傷天害理的事情！你站在前面給他們當擋箭牌，別人幹的壞事情，你替別人挨罵，到末了，你自己還不知道，你自己還叫人蒙在鼓裏！

賈：（冤枉的）就是這話了！任先生！你這人真明白！

任：師兄！我問你一句話，你覺得這樣替人背黑鍋，替人挨罵，得罪自己的朋友，給人家要大頭，你冤不冤呢？

賈：我，我不能這麼給人家要大頭！鄒仁峯他敢背着我幹這種事情，我不答應他，我正想着找他去算帳呢！（說着起身就要走）

任：得啦罷！你找他算帳還算得完嗎？鄒仁峯瞞着你的事情還多着呢！

賈：（不大相信的）別的倒沒有什麼事情瞞着我，他還不敢。

任：大師兄！你這人太忠厚了，拿你這個人跟鄒仁峯鬥，你怎麼會鬥得過他呢？我問你，就說咱們紅槍會的師兄弟跟你過來的，現在還有幾個聽你的調度？

賈：（沉吟了一會兒）

趙：這些話是誰跟你說的呢？

任：別管這事情我怎麼知道的，大師兄！我這是給你說的一句交情話，你上了當了！你從自家裏拿出錢來，你給一心堂賣死力氣，你就是落到一頂高帽子戴，什麼事情都要你當頭陣，可是，什麼事都把你瞞在鼓裏。你放着好好的財主不當，紅槍會裏舉你爲大師兄，你不幹，跑到這兒來當……

賈：（抓住了他的空子）任世先！你是不是跑到這兒給紅槍會當說客來了？

任：你別管我是不是說客，你就說，我這話對不對就是了。

（賈占雄躊躇的在客堂裏走着；心裏盤算着，突地看見佛堂角落站着一個人影）

賈：（厲聲的問）是誰？

孫：（祇好站了出來，一個禮道）是我，將軍。

賈：好，沒有事，出去罷！

(孫迨眼匆匆地走了)

趙：(吃驚地)任先生，你又給這個姓孫的碰着了！剛才咱們說的話，他也許都聽見了呢！

賈：(決斷地)快點走！你立刻就離開一心堂！

任：大師兄，你說，你心裏到底是怎麼想？

賈：我……這個先慢一點說，有工夫我去找你。

任：找我不找我倒不要緊，大師兄！告訴你，紅槍會裏的人早就打算抄一心堂，就是因為裏

面有你，才沒敢立刻動手。大師兄，你趕快打定了主意，早點辦罷！(說完便自去了)

趙：(看着他走遠了)將軍，他今天在這裏轉了一半天了，他跟你說這些話是什麼意思？

賈：(心裏已經在打着鼓，可是嘴裏仍硬)你不用聽他的話，他說得也不見得靠得住！

趙：我猜他八成是想拉咱們回紅槍會去。

賈：回紅槍會？打死我也不幹！現在的紅槍會，快變成保安隊了。給縣裏當差，聽調度，上

火線。

(這時候，佛堂裏一陣紛亂，活神仙降座了，鄉仁峯穿着道袍，繫着黃帶，頭上一頂道冠，繫着一條黃飄帶，

隨着一陣香風，後面跟着孫迨眼走了進來)

鄭：（見了賈占樞，先是一陣哈哈，聲音是那樣的乾澀，冷澀，似乎這就代表了他的身份）恭喜將軍！哈哈！將軍！

賈：（給他恭維得說不出話來）那裏，這全是堂長……不，是真主的洪恩。

鄭：不，這一來是真主的洪恩，一來也是你將軍的貴命。剛才我打坐的時候，掄指算了算你的前途，你知道將來你還是……（說著在他耳邊上嘀咕了一句）哈哈！這是天機，不可洩漏呀！

賈：（聽得呆了，有點不敢深信）我？

鄭：（鄭重地）正是說你，將來到了那個時候，沒有誰敢坐這頭把交椅，你就是個（豎起了大拇指）這個了！

賈：我是這個，那麼堂長呢？

鄭：我，我還是一心堂的堂長呀！一心堂是我的，這天下可是你的呀！

賈：（想着說，却又不好意思地）堂長！你這八卦可真靈！

鄭：怎麼見得呢？

賈：那，不是，我是說，堂長你的法力真大！

鄒：（擦了擦鬚鬚，默認了）將軍，你知道，天數一到，人心所歸，誰也擋不住。一心堂當着興旺，有了你，有了我，什麼事情都好辦了。

賈：是的！是的！

鄒：現在中日交兵，難免生靈塗炭，雖說在劫難逃，可是，我們一心堂出面打天下，總可以少有幾個冤魂冤鬼，普度一般善良百姓。

賈：不過，我怕我們這次發兵，萬一天下打不下來……

鄒：不怕！不怕！一心堂打起天下來勢如破竹，你看，菩薩降體的時候，爲什麼不叫咱們向南發兵，也不叫咱們向北發兵呢？這裏面就有意思了。

賈：那爲什麼？

鄒：北邊有日本大軍，南面有中國重兵，動起手來只怕死傷太重，西方現在空虛的很，只要我們一心堂大兵一到，也就大功告成了。

賈：（喜得他不知道怎麼好）菩薩真是靈驗。

鄒：（轉過話來）可是，近來紅槍會在外面散佈謠言，惑亂人心，將軍，你要時時留心不要動了

禪心呀！

賈：他們的話，我都知道，我不會上他們的當，可是我有一件事不大明白，正要請示你呢？

鄒：什麼事呢？

賈：胡二他家裏的……

鄒：（愈發過來）你是說胡二他老婆的事是不是？我這裏在袖子裏早就算好了。這女人想出去給

紅槍會通風報信，洩露天機，所以才扣起她來的。

賈：可是給人家說出來，我們一心堂拐帶婦女，這也不大好呀！

鄒：一心堂拐帶婦女那是說誰？莫非是說我鄒仁峯呀！將軍，我告訴你！（悄悄地）我已經是斷

了烟火的人了，我修道修到這個地步，可不能算是容易的！要說我鄒仁峯……（哈哈的笑

了起來）

賈：不光是這個，還有人說我們一心堂，明是修道，暗地裏招兵買馬，勾通……（不說下去了）

鄒：你說下去呀！

賈：堂長，這想你聽見的也多了。我總想問問你，你知道我賈占雍，給一心堂裏賣力也不算

不多，什麼事情也擺着叫我心裏明白。

鄒：（兩個眼睛釘着他，不說一個字）……

賈：鄒堂長，你要是看我賈占雄……

（他說著話，那邊鄒仁峯伸了一個懶腰，打了一個呵欠，就在椅子上沉睡起來）

賈：（還接著說他的）……還像是一心堂的一個護法……

孫：（悄悄的扯了扯賈的衣襟）天神降體了！（說完屏息的跪在地下，趙八也跟著跪下了，賈占雄因為正在說的

勁的地方打斷他的話頭，很不愉快的跟著跪下來）請仙師宣示佛號。

鄒：（嘴裏像是嚼着什麼東西）賈占雄聽從法旨。

賈：（誠惶誠恐地）弟子賈占雄在跪，請仙師宣示佛號。

（鄒仁峯的嘴只管嚼着，再也不說什麼）

賈：（竦！竦！竦！磕了三個響頭）弟子賈占雄在跪，請仙師宣示佛號！

（仍然聽不見神仙說話）

孫：（跪在那邊，悄悄的回過頭來對賈說）仙師生氣了，快磕響頭，認錯！

賈：（一連不知磕了多少個響頭）弟子知罪了，請仙師宣示佛號！

鄒：（慢慢地睜開眼睛）我乃齊天大聖孫悟空是也。

賈：（連忙又磕頭）弟子賈占雄叩見天師。

鄒：賈占雄聽旨，你的根底甚厚，只是禪心不定，好聽人言，喜生疑心，你都知嗎？

賈：弟子知罪。（又是幾個頭）

鄒：一心堂，現在正在興旺之際，你不得三心二意，聽信傳聞，你都知道嗎？

賈：弟子謹遵法旨。

鄒：如此我去也。（眼睛漸漸閉上又沉睡片刻）

賈：（又磕幾個頭）送仙駕！

（鄒仁峯漸漸伸起潮腰來，跟着又打起呵欠來，這一段功果算是完了，賈占雄站起來）

鄒：將軍，剛才那位神仙下了體？

賈：是孫大聖。

鄒：唉！齊天大聖是輕易不下體的，每次下體，他是到了就走，今天大聖下體吩咐了些什

麼？

趙：大聖今天生了氣了。

鄒：啊，吩咐了什麼呢？

孫：大聖說賈將軍愛聽別人的話，叫賈將軍不要三心二意呢！

鄭：啊！這個我倒沒有看出來，大聖特地來囑咐一下，也是仔細一點的意思。

賈：（不悅的坐在那裏）哼！

鄭：賈將軍！我們不說這個了，先說咱們這一次打天下的事情罷！還有很多的事呢！

賈：什麼事？

鄭：你知道各路人馬到了那麼多，糧餉給養這一點也沒有呢！我想着你家裏還存着現成的穀子，我想……

賈：這個再說罷！

鄭：怎麼呢？

（話還沒有說完，佛堂裏鼓鑼鈴鐺的聲音又起來了）

賈：現在先升壇去，到晚上再說罷！（說着匆匆的出去了）

鄭：（進上兩步叫了兩聲，已經聽不見他的回答）賈護法占雄！你聽我說呀！（看見他不答應，自己站在那裏打主意）

（這時許大媽從禪堂裏出來）

許：啊彌陀佛，堂長，你行行好，把胡二嫂的繩子給她解開罷！

鄒：是誰把她綁起來的？

許：是孫大哥！

孫：剛才她當家的來找她的時候，她想衝出去見他，才把他綁起來了！

鄒：去！把她解開來見我！

（孫泡眼答應着進去了）

許：堂長，我看那胡二嫂怪可憐的，她來這裏聽經，她當家的一點也不知道。依我說，慫高

一高手，放她回家去罷！

鄒：許大媽！你不知道這裏邊的厲害。

胡妻：（從房裏跑出來，一撲跪在地下，向着神仙連連的作揖）鄒堂長！活菩薩！就算超度超度我，放

我回家去罷！再不放我回家去我可要死了！

孫：你敢大聲喊！

鄒：（臉色俱厲的）不許說話，孫泡眼，你躲開（這時，許大媽畏縮的走進禪堂，孫也跟到禪堂後面。地下跪

着的胡二嫂，不曉得神仙要做什么，呆在那裏。很久的工夫，神仙才開口）

鄒：（作令地）起來！

胡妻：（經過堂裏這個威嚴弄得說不出話來，無言的站在那裏）

鄒：要幹什麼？（胡二嫂才要開口却給神仙攔住了）回家去，是嗎？

胡妻：（急切地）是的，堂長，您知道……

鄒：你不用說了！我早就知道你想着回家，你總忘不了你那個當家的，你那個胡二……

胡妻：是的，堂長！我不能……

鄒：哼！胆小，沒出息，你怕，你總害怕！

（胡二嫂給他一步一步的逼着退到一邊，嘴裏喘不過氣來）

鄒：我跟你說的那些話沒有一點用，你這沒有見識，沒有眼睛的女人！

（胡二嫂仍舊呆呆的說不出一句話來）

鄒：（誘惑的眼光釘着她，轉換了口氣）你這個人並不傻呀！原先你知道胡二在你身上沒有什麼；你在家裏待不下去，可是來到這兒你那股子勁兒到那兒去了？你變得糊塗！變成一點事也不懂的人了。

胡妻：不，堂長，我實在是……

鄒：你實在是太沒有用了，你看不出你該着怎麼享福，你看不出往後該過什麼日子，你看不

出我堂長！（一句一句的越逼越緊，嚇得那女人瞪圓了眼睛，說到最後神仙伸出手來緊握着那女人的一只手腕

，女人發豬似的叫了出來，本能地用另外一隻手去掙拒他）

鄒：（掃興地把女人的手腕一丟走開）不識抬舉的東西，算是我自在你身上花了一番心思，（不可制止的

暴怒起來了）滾開！你給我滾開！

（胡妻從驚呆中醒轉過來，向門邊狂奔過去，却給神仙拖了回來）

胡妻：（哀求地）放我回去！堂長，你可憐我，放我回去吧！

鄒：放你回去！（厲聲地）你在做夢！這裏的什麼事情你都知道了，你要回去給胡二通風報信，

要去調紅槍會來抄一心堂嗎？

胡妻：我不，我不，這裏的事情我一點也不說給他們聽。

鄒：哼！說得好聽，你不說，你回去不說我鄒堂長打你的主意，叫胡二來找我拚命嗎？

胡妻：我不說，我一定不說。

鄒：誰管你說不說，想回去，過了兩天再說！

胡妻：過兩天？

鄒：在這裏待着的時候，你要敢胡鬧，告訴你沒有你什麼好處。（說完！逕自揚長去了）

(胡二嫂聽在那裏，不知道該怎麼辦好，看了看鼠蹊四週，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幫助的，忽然還是得到了什麼指示，忙忙的把耳環摘了下來，擺在手上看了半天，淚珠兒滴滴的掉了下來，最後下了決心，張開嘴才預備吞下去，旁邊自己的手腕却給許大媽推住)

許：你吃什麼？你張開手，把東西給我看看！

(許大媽兩手費盡了力氣才把那對耳環搶過來)

許：什麼？你要吞金？你要自盡？

(胡二嫂只低着頭流眼淚！)

許：二嫂，你這是何苦？什麼法子不好想，要想窄路呢？

胡：(掩住臉) 大媽！這怪我命該如此，誰叫我不在家裏好好的過日子，要到這裏來聽經呢！現在，我給扣在這裏出不去，你又沒有法子可以救我，你讓我死！你讓我去死罷！

許：二嫂！你可別這麼想，咱們大家先想想法子再說呀！

胡妻：現在有什麼法子可想呢？

許：唉！這樣吧！你在這裏待着，我出去給你當家的送個信，叫他們紅槍會裏想法子救你，好嗎？

胡妻：（大喜地）什麼？你出去送信？

許：這我就去！二嫂，你還是好好在這裏待着，別讓他們發覺出來我已經走了。

胡妻：（欣喜地）好！大媽！你快去吧，我這條命就指望着這一條路了！（許大媽和胡二嫂各自走進去）

（這時候，佛堂裏鼓鐘之聲漸漸地停下來了，神仙又在那裏宣誦佛旨，聽不清宣誦的是些什麼話，只聽得人聲，先是小聲的紛紜，漸漸的騷動加大了。跟着騷動，軍將軍氣呼呼地走進來，後面趙八扯着他的衣襟，佛堂裏

鼓鐘誦經之聲加上騷亂的人聲顯得很紛亂）

賈：他媽的，別借着神仙的牌子抓我的大頭，我姓賈的不吃這一套！

趙：噯！你怎麼說這些話呢？

賈：趙八，你是知道這回事的。剛才他沒升壇的時候，就跟我商量，他說叫我把倉裏的穀子捐軍餉，我沒有答應他。這回他假借神仙的旨意叫我捐，他明知道我的家富。捐的就剩

下那一點穀子了，可是他心裏那麼狠呀，咬的那麼緊，隨便我跪在地下磕頭，磕碎了腦袋，他都不管！好，你有牙，我也有牙，咱們看誰碰得過誰！

趙：（惶恐地）噯！噯！你可不能說這些話。您是護法，又是護壇將軍，打頭您說這種話。心
堂的事不是完全完了嗎？

賈：完了就完了，我一點也不在乎。什麼護壇護法，還不都是隨着他一個人搗鬼。他看我是個財主，就想法子叫我拿錢，他看着好欺負，就叫我傾家敗產。什麼叫天神的旨意，還不是他弄好圈套叫我去上鉤！他媽的，大伙兒客氣一點沒有話說，真是要不講面子，咱們就挑破了這個胡弄局，看他活神仙當得成當不成！（他這話還沒有說完，外面神堂早起了一個大的騷動，像是有人在外面打起架來，吵聲越吵越大，跟着一聲槍聲，有一個人慘叫了一聲）

賈：外面是什麼事？

趙：有人打架。

賈：走，趙八，跟我去看看！

（兩個人才走到門邊，門口上迎面看見胡二扶着門站在那裏，後面圍繞了許多人。胡二胸部中了一槍，用手按着，血還不停的向下流，人已經迷糊了，正要栽倒，却給賈占雄，趙八兩人攙住）

（賈趙把他扶在椅子上坐下來）

賈：胡二！胡二！

趙：二哥！二哥！

胡二睜開眼睛，看見趙八扶着他，發狠把趙八推開（賈也趁勢躲開）

胡：（咬牙切齒的手指着他們大罵）好，好！仗着你們一心堂的人多，仗着你們有手槍！可是，我怕，就是我胡二，一個人一把斧子，我打了，我把你們一心堂打了。（喘了半天氣）你們拐帶我女人，拐帶我女人，我不要了。我打的痛快，就是我一個人，一把斧子，把你們打的蹄里花啦！看看我胡二，一個人比你們這羣土匪含糊不含糊……

賈：（很覺慚愧地）師弟！剛才你來的時候，我不知道弟婦在一心堂裏，我要知道我早就……

胡：你媽的，什麼師弟師兄的，別給我們祖師爺顯眼了。我們紅槍會的人有誰當過土匪

……

（胡二的話還沒有說完，房裏胡二機早跑了出來，一撲便跪在胡二的腳下）

胡妻：二哥，你怎麼，你怎麼給人家打了？

胡：（看了半天，才看出是自己的女人，氣急了，一脚把她踢倒地下）滾開罷！

胡妻：（又重復撲在胡二的身邊，緊纏着胡二的大腿，歇斯底里的哭着喊着）這不能怪我，這不能怪我，是

鄒仁峯幹的事，這都是姓鄒的幹的呀！

胡：你給我死去！

胡妻：你聽我說，你聽我說一個明白呀！姓鄒的他招兵買馬，假充神仙，勾結日本人，想要

起事造反，這些事他一概都跟我說了。後來他勾引我，我不答應他，他怕我出去說，這才扣住我，不叫我回家去。

胡：你不回家？你就不用回去了！跟着土匪，你們去打天下罷！

胡妻：這事情我一點兒也不知道呀！等着我知道了，他已經不叫我走了，他留住我，他勾引我，他叫我不用回家，他叫我不用想你。可是我怎麼肯呢！我心裏急，急得要上吊，二哥。你別怪我，我始終沒答應他，我始終沒有上了他的當。

胡：（氣得說不出話）哼……沒有上當……

賈：（很慚愧的，硬着頭皮走上前去）好師弟！你別埋怨弟婦了，這事一點也不能怪她，是鄒仁峯幹的，全是鄒仁峯個人幹的，就連我也瞞得嚴嚴地。他叫我替他背黑鍋，叫我得罪朋友，末了拿我當大頭要……

（人撥裏擠出任世先來，紅臉頰，抓住了賈占雄的手腕）

任：大師兄，你預備怎麼辦呢？

賈：（一怔）什麼！任先生？

任：師弟兄們全預備好了，就聽你一句話呢！

賈：好！任先生，就跟着你幹罷！

任：（吹了聲呼哨）紅槍會的師兄弟們！動手拿漢奸呀！大師兄！你叫一心堂的朋友們別動手！

賈：（大聲呼喊）一心堂的朋友們，凡是不願意做漢奸的人都動手幫助紅槍會的師兄弟們拿漢奸

呀！

（入聲震天動地的喊起來，槍聲大響了，正在混亂中間，孫疤眼跑了進來，到了神龕的旁邊，伸手去拿手槍，

旁邊給趙八看見了）

趙：你要幹什麼？（說完撲過去）

（手槍給孫疤眼拿到手裏了。但是他的手腕卻給趙八攔住，爭執中槍聲響了兩下，却是朝天放的，兩個人就勢

在地下滾了起來，槍也給打落了，這時摔在地上，孫疤眼想要爬起來逃走，不防背後任世先拾起了地上的槍一

鎗打死在佛堂門邊）

（這時候，活神仙早給兩個紅槍會的師兄弟捉住了押上堂來）

賈：（氣得跑過去打了他兩下）你這傷天害理的漢奸，你要待我好苦！就因為你幹了那件事幾乎壞

了我們朋友的義氣；就因為你當漢奸，差一點就拆散我們紅槍會的團結！

鄭：（毫不在乎的）不錯！我是漢奸，我一點也不含糊！

任：一心堂的朋友們！你們聽見嗎？鄒仁峯他自己已經承認他是漢奸了！我們再不相信什麼活神仙，我們再不上這樣的當！朋友們！現在讓我們把這一心堂的東西都捉出來，押着他們到縣裏去呀！

〔衆歡呼聲中幕急下〕

母與子

徐昌霖

時間：黎明。

地點：在浙江開林埠，距餘杭城十五里的一家小酒店中。

佈置：店中的設備極簡陋，是我們游擊隊的一個秘密通訊機關，店內左方有一個櫃台，中間有幾張破舊的酒桌和幾條

板凳，室中有兩條柱子。

人物：老張：一個三十來歲的游擊隊員，性爽直。

老閻娘：一個潑辣精明的中年婦人，帶有三分男子氣。

老李：掌櫃的，這通訊機關裏的負責人，四十來歲。

把風的：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孩子，機警活潑。

張老二：當地的流氓，日人的好細。

王義：游擊總部裏特派來的聯絡員，英俊果斷。

王老媽媽：王義之母，和藹仁慈，年六十五歲。

日討今宜：年少兇悍，能操幾句中國話。

特務長：中國人，陰險狡猾。

日兵五六名

青年農民十幾名

啓幕時：全台暗沒，一會兒，東方漸漸地露白，屋內的輪廓約莫可辨，因得太早的緣故，店內靜悄悄地沒有一個人，這時候從右邊的門口，隱隱地顯出一個衣服襤褸的影子，背上有一個很大的包袱，從他沉重的脚步和前進的速度中，可以看出他背上包裹一定是異樣的瑣，要不然的話，他一定是從很遠的地方來的，走得很累了。當他走到店的中部的時候，向四邊望了一眼，然後又慢慢的走到櫃台前，將背上的包袱卸下來擲在櫃台上，發出巨大可怕的聲音，從所發出的聲音中，可以證明包袱裏所盛的東西是異樣的重，而且是金屬的。

——天在亮起來，一切輪廓也隨着顯明起來——

老張：（大聲地）『嘩』！人都死了嗎？

（過了一會兒，見裏邊仍是沒有人回答，他慢慢地走向附近一張條凳，很疲倦地躺下。

（此時從裏面走出一個中年婦人——老關娘——蓬着頭，一邊走一邊打着呵欠，一邊穿着衣服，好像沒有睡醒，站立不穩的樣子，一頭剛到櫃台邊，忽然發現那個大包，嚇得『喔』的喊了起來。退了幾步，定了定神，鼓起

（胆子問。）

老闊娘：誰呀！（見沒有人回答，接着又喊）誰呀！（向四角望了一望，看不見一個影子，她心裏有點怕，輕輕走

向台的中部，用盡平生之力喊）是誰呀！

老張：是我呀！

娘：（嚇得魂飛魄散，定神一看原來是老張）你要死了，你這殺頭鬼！（一邊說一邊跑上去打老張）

張：你別打人，我問你，到這個時候還懶在床上，你昨天晚上幹嗎了？

娘：（潑辣地）死鬼！你昨天晚上幹嗎了？

張：我嗎？老實告訴你，我昨晚一夜沒有睡，殺了兩個鬼子兵，趕了九十多里路！那麼你呢？

娘：（不好意思地停了一會）（轉移目標）我以為你不知幹了幾個鬼子，原來才兩個，虧你好意思說！

張：好！好！好！算我不中用，但是我總還幹了兩個，那你講，你昨晚幹了幾個呢？哦！答不出來吧！

娘：（答不出來，轉過身體，看到櫃上的包裹）那是送我的東西是不是？

張：是的，那是送給你的禮！

娘：（忙跑過去拿包裹）喔唷！什麼東西這麼重？

張：好東西！

娘：（面解包裹）死人！幹嗎結得那末緊？（解了好久才解開，伸頭進去一望，嚇了一跳，大叫）喔！我還

以爲是什麼好東西，原來是這個，你這死鬼！

張：別那麼大聲的嚷，快替我去藏起來吧！

娘：好吧！我給你做老媽子就是！（很費力的將包裹搬進去）（過了幾秒鐘，老張一個人在外邊，拍着桌子又大

喊）

張：客來了！還不起來！

（掌櫃的老李上）

李：（暗嘆地）你這條伙真討厭！大清早就來嘩啦嘩啦地吵！昨天晚上的成績怎麼樣？

張：還「湊」合，「做」了兩個鬼子，搶了一挺機關槍帶回來！

李：那還不錯，機關槍呢？

張：剛才老闆娘拿進去了！

李：好，辛苦了，讓我來慰勞你吧！（倒了一杯酒給老張）

張：（飲而盡）呃！李大哥！前十幾天你不是說總部里要派一個人來嗎？還說有什麼要緊的事

呢！這個人到底來了沒有？

（老關娘上）

李：不知怎麼的，還沒有來，我們天天在望着他呢！

娘：恐怕路上出了什麼亂子了吧！

李：胡說。路上會出什麼亂子？

娘：路上說不定會遇到強盜的！

李：那兒的話，這一帶都是我們的弟兄，連老百姓都是我們的同志，憑空怎麼會掉下強盜來呢？

娘：昨天來吃酒的兩個偽滿軍不是說他們的兄弟在路上遇上土匪，人被打死了，子彈也都給搶完了嗎？

張：（大笑）好了！好了！你別說了，鬼子兵到這兒來我們可不能担保他們路上不碰到強盜！

（衆人大笑，忽然把風的探進門來向他們做手勢，口裏長長的吹了一聲「噓」——他們三個人立刻跑到白已窗當

的位子上，裝得很鎮靜的樣子。約莫過了半分鐘，一個青年——王義——進來，他穿着一身農民的破衣服，滿面風塵，進了店門，顯出很累的樣子，用尖銳的目光向店內打量了一下，然後一跛一跛地走向櫃台去。）

李：先生，要什麼？

王義：（暗語）要兩斤半燒酒，裏面放一點兒佛手乾！

李：有數，要什麼下酒？

王義：三塊豆腐干，十個銅子兒花生米！

李：就是！

王義：須要新開罐的，現成的不要！

李：那當然，先生不信可以請到裏邊，我親自開給你看！

王義：好吧！（隨老李入內）

娘：這傢伙大概是新來的兄弟！

張：你怎麼知道？

娘：這個人我以前好像沒有看見過，你看他的暗號打得一點兒也沒有錯！

張：恐怕是上面派下來的吧！

(老李和王義上)

李：讓我來介紹，這位是總部裏派下來的王同志！(對王)這兩位都是我自己人，沒有關係！

娘：王先生這次路上很辛苦了吧？

王義：還好，你們在這種艱難困苦之下工作！那比我更辛苦得多！

娘：那里！那里！我們在這兒一天到晚玩得很痛快！

王義：(嚴肅地)這次上頭派我來，是要我來和你們聯絡，這個責任很重，本來我是不敢擔當的，但是因為我是本地人，所以還是我來了！

娘：王先生是本地人嗎？怎麼一點口音都沒有呢？

王義：這是因為我一向在外幹事，我離開此地已經有十五年了，而家鄉的情形和十五年前完全不同了，從前在這一帶門口，總是有許多人坐着很幽閒地談談天，可是現在連一個鬼也找不到；從前我記得這一帶的房子都很齊整，可是現在燒的燒了，毀的毀了，從前一切溫和，安樂，富裕的景象，都不知那兒去了，所留的卻是荒涼，悽慘，和恐怖！(頓頓，好像想起了什麼很難受的事似的)使我感覺得難過的，就是我那將近六十歲的老母，已經離開

她十五年了，我無時無刻不想見見她老人家，自從戰事發生後，我們是斷了音信，現在不知是死是活！（說到最後，喉音有點異樣）

李：你別傷心，我想你母親一定是很平安的在此地，你到家裏去找過沒有？

王義：（急得想開才肯）走過我的老家的門口的時候，看見牆上被砲毀的洞，我真想哭出來，我恨不得跳進去看看我那慈祥的老母，看看她到底被日本鬼子殺了沒有，可是……

娘：是啊，你怎麼不進去呢？

王義：是的，當時我的情感衝動得太利害了，但是理智告訴我說，不能進去！

老張：那爲什麼呢？

王義：因爲假使裏面住的不是我那年老的母親而是那兇惡的日本強盜呢！那不糟糕麼？

老李和老闖娘：（搖了搖頭）唉！

王義：還有，一個做母親的往往因爲太愛自己的兒子的緣故，所以總是不願意自己的兒子去做危險的工作！

娘：是的，一個做母親的對兒子的心總是這樣的，總希望自己的兒子能安分守己，永遠在自己的身邊！

王義：好了！現在也別提了，提了反而使我更難受，現在我把上頭派我來的使命告訴你，就是我們預備在明天全國的軍隊來一個……

（把風扇又探進頭來「噓」的一聲，王義很快的找了附近的一張椅子，坐下。進來的是張老二，當地的流氓，仗日人之勢，得意忘形的樣子，他檢了靠門的一張桌子坐下。）

張老二：（大聲地）來三斤花雕！

李：是！（激動地）先生要什麼酒？

老二：牛肉，蝦米，花生米！

李：對不起先生，蝦米沒有。

老二：混帳！怎麼連蝦米都沒有？

李：這是買不到的，先生，那末再炒一鍋熱菜補補情吧！先生看怎麼樣？

老二：好吧！（老李和老閻蝦入內）

（此時王媽……手中提了一個醬油瓶進來，年老，使她一切動作都很緩慢而費力，當她打好了油轉過身來的時候，她的視線固定在王義臉上，她好像失去了知覺，瓶子不知不覺的從她手中溜下，跌在地上，發出清脆聲音，但她好像一點也沒有聽到，她隻手慢慢地伸向王義，大概以為是本與舊的緣分吧，她發不出聲來，她聽不見

最慢的速度走向王義，他心頭填滿了驚喜，面上充滿了希望；嘴唇微動，直到距王義三四步路的地方，發出抖動的聲音。

老太太：（充滿了希望和愉快）我的孩子！你……你……你回來嗎？（緩慢地）我已經有十五年沒有看見你了，可憐的孩子，你老多了，我知道你不會拋棄了你的媽的，我的孩子！我最親愛的孩子，你今天果然回來了！

（興奮給予她力量，她很快地跑向王義，用手抱住他的頸子。王義的眼眶漸漸地發紅，眼淚好像會馬上奪眶而出，可是勉強地克制下去，他看了他媽媽一眼，然後將頭漸漸地抬起，雙目直視前方，他好像失去了靈魂。時間一秒二秒地過去，他抬起頭來，凝視着她睜別了十五年的媽媽。）

老太太：好孩子！你以後別再離開我了，我爲了你幾乎發狂了！

（王義依然沒有回答）

老太太：我的好孩子！我最親愛的孩子！你怎麼不開口呢？

（王義還是不動，兩手下垂，雙目呆視前方，過了相當的時間，他的嘴才微微地動，加此抖動了幾次，才發出聲音來。）

王義：老太太，我不是你的兒子，你認錯人了！

（這僵突如其來的霹靂，幾乎使她衰老的軀體舉倒，過了一會，她用她瘦弱的雙手，撐住他的臉，反覆地看，最後目光固定在王義左頰的黑痣上，她的自信刀克服了她自己。）

老太太：不會的！我決不會認錯的！你這顆痣是我從小看大的，你是我的兒子，是我親手扶養長大的兒子！

（王義依然像臘像似地站着不動，不作聲。）

老太太：（幾乎哭出來的聲音）我……我的好孩子，你忘……了你的娘……娘……了嗎？（不自主地哭了起來）我……我……我活着，沒有死的，只爲了你！

（王義仍是沒有動靜）

王義：（稍停了一會兒，冷冷地回答，但從他最後的一句話的語氣中，可以聽出他是十二萬分地免強，並且在內心裏經過了許多鬥爭後才發出來的）老太太！你認錯了！我沒有母親，我的母親在我三歲的時候就

死去了！

（這幾句話好像把劈判了死刑，她手抖得更利害，漸漸地從王義頰上放下來，她的身體漸漸和穩的兒子分開。）

老太太：（淚流盈眶）對……對……對不起！我……我認錯人了！先……生！

（老太太倒退幾步，凄然地轉過身來，絕望地向門外竄動，到距門五步光景的地方，忽然中止了前進，僵屍似

前停住了，好像越過了甚麼似地，又慢慢地回轉頭來，用母性所僅有的慈愛眼光，注視王義，後來嘴也微微地動了，好像要講什麼，但是終於又抑制下去，沒有發出聲來。她又轉過來漠然地向門外竄動。）

（王義，老李，老張都失神地目送老媽媽。）

（當老媽媽走進門口的時候，更加吃力的樣子，最後在門邊倒下來了；王義，老李，老張慌忙趕過去，把她扶到中間椅上。）

老張：老李！你趕快去拿點開水來給她吃！

老李：好的！你們好好地看住她！

（王義撫着他母親的胸，雖過得說不出話來。）

張老二：（忽然站起，走向王義）喂！你是從那裏來的？

（王義一時答不出來。）

老二：喂！我問你！你是從那兒來的，聽到了沒有？

（王義仍是沒有回答，他心裏慌忙，不知怎樣答好。）

老張：人家從什麼地方來，管你什麼事！

老二：喔！管我什麼事？我偏要問，「A」！快告訴我，你是從那裏來的？

老張：告訴你，反正不是從你老婆房裏出來的就是！

老二：（大怒）你這豈有此理的忘八蛋，你竟敢罵起我張老二來了！

老張：罵你這忘八蛋又怎麼樣？

老二：好！你罵我！現在不和你多講，回頭看我張老二的顏色，（對王義）好！你不講就跟我走！

王義：我是做生意的，先生！

老二：不管做什麼的！我叫你跟我到司令部你就得去！

老張：跟你去？你算什麼東西，人家要死在這兒，（指老媽媽）你還要在這裏麻煩，快給我滾。

老二：你連我張老二都不認得嗎？……………

老張：不要多講，還不給我快滾，你再不滾我就攆你！（舉起極大的拳頭。）

老二：好！君子不吃眼前虧，我滾就滾！不過在五分鐘之內，我要收拾你們兩個……………

老張：你再講！（上去打老二）（老二急逃出門）

（掌櫃的老李提開水上。）

老李：怎麼一回事，老張？

老張：我們剛在這裏忙着救人，他纔的剛才坐在這兒的那個小子上來噲噲，並且還要強迫王

先生跟他走……

老李：那怎麼樣呢？

老張：我就老實不客氣把他攆跑了！

李：（着急地）那……那……那糟了！

老張：怎麼，趕錯了嗎？

李：你這個人到處出亂子，剛才那個老二是鬼子的偵探，你看你把他得罪了，看你怎麼辦？

老張：我又不知道他是偵探！

李：做錯了事還有道理，回頭鬼子馬上來了，看你怎麼辦！

老張：你急什麼……

李：那麼你講怎麼辦？

老張：那我趕上去在路上不等他報告就給他幹了，不就是完事了嗎？

李：好！要去趕快！怕要來不及了！

老張：（急迫出去）好，待我快馬加鞭！

李：唉！這真要命！這真急死人！

王義：閒話少說，救人要緊，快拿開水來給她灌下吧！

（老李灌開水，王義攙扶的背。）

王義：（大聲地）媽！醒來吧，媽，（過了一分鐘，老媽媽還是沒有動靜）媽！醒來吧，媽！（不由自主地跪

下）我的媽！

李：她真是你的媽嗎？

王義：是的：（撲在老媽媽身上大哭）

李：（安慰地）你別哭了，她一會兒就會好的。

（王義依舊伏在她母親身上）

李：（一面照顧老媽，一面問王義，想藉此減少他的煩惱。）王先生這次在路上一共走了多少天？

王義：（望着老媽，無意地回答）走了十一天，本來預算五天可以到的，但是很不幸地在路上遇

到了敵人增援的部隊，後來我得到我們七十一友隊的弟兄的幫助，才通過了困難，要是

不遇到我們自己的弟兄，這些困難怕沒有法子克服的！

李：現在後方的情形怎麼樣？

王義：（心不在焉地）還好！

李：對了，祇要後方民衆抗日的情緒熱烈，我們打仗的也有勁，要是後方那批貪官污吏還是

醉生夢死，花天酒地，那我們打仗的也會恢心的，我們爲誰拚呢？爲那些貪官污吏嗎？

我們爲誰流血！爲那些醉生夢死的人流血嗎？

（王義沒有加以回答，仍是不斷地注視着他的母親）

王義：（高興地）你看！她在動了！

李：那好極了！你媽媽醒過來了！

王義：媽！媽！你好嗎！媽！

（他媽媽漸漸地張開眼睛，凝視着王義）

王義：一切都是我不好，媽！不過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啊！你能饒恕我嗎？

老太太：我的孩子，讓我摸摸你的頭髮！（伸出手來慢慢地摸弄王義的頭髮。）

老張：不好了！你們趕快走吧！

李：怎麼了！老張！

老張：當我追到離鬼子司令部幾十步的光景，看見剛才那小子和幾個鬼子從裏面出來；那小子和他們講着話，我知道他們一定是到這裏來的，當時我就對準了小子一槍，那小子是被打死了！可是其他的人也追來了！

李：這……這……這真要命，那末你快走吧。

老張：好，趕快走，王先生，你呆着幹嗎？鬼子馬上來了。

（拉王義，但是王義看着他母親不忍離開。）

老太太：（看見王義爲難的樣子）我老了，日本鬼子不會對我怎麼樣的，你們趕快走吧。

王義：媽，我不忍再離開你，媽。

老太太：我不中用了，你們年輕人，趕快逃吧！

李：你走吧！老太太，有我在這裏不要緊的。

（老張拖着王義走，走上沒有幾步，王義揮手回家，撲在老媽媽的身上大哭。）

王義：媽啊！媽！

老太太：我的好孩子！趕快聽我的話去吧！日本強盜決不會饒了你的！我不願親眼看見你死

在那批強盜手！你快走吧！

王義：（慢慢地起來）媽！再會了，媽！（再走向老李，從身邊摸出一封信來，交給與李，）我們的一切計劃都在這兒，你藏好吧！（和老張急下。）

李：老太太！我扶你到裏邊去躺一回去吧！

（扶老太太走向裏面，忽然聽到外邊腳步聲，一會兒日司令官，特務長，及日軍數名上）

特務長：大約就是這個老太太婆，喂！（對老李）還有她一個兒子呢？

李：我不知道，老爺！

特：你在這兒怎麼會不知道的！

李：你是說剛才吃酒的人嗎？

特：是的！他現在在那裏？

李：他們早走了！

特：走了！到那裏去了？

李：那我怎麼知道呢？

特：（叫衛兵）過來！你們趕快去抓他回來！

兵甲：是！怎麼樣一個入呢？

特：怎麼樣一個人？（退幾步）（對李）你認得那個人嗎？

李：那一個人？

特：這老太婆的兒子！

李：我不認得，我知道這個老太婆是沒有兒子的，我從沒有見過她的兒子！

特：剛才她在認她的兒子你看見了沒有？

李：我在裏面做菜，沒有看到，老爺！

日司令官：出去，把年青的人都抓來！

士兵們：是！（退出）

特：王老太婆，你過來！我和你講幾句話！（對老李）沒有你的事，你先進去吧！（李入內）

特：老太太！你有一個兒子一向在外邊的是不是？

老太太：是的！

特：聽說他回來，是不是？

老太太：不知道！

特：怎麼不知道？聽說剛才在這兒你的兒子不認你，是不是？

老太太：是呵！但是這連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因為也許我的眼睛看錯了也說不定。

特：自己生的兒子怎麼會認錯呢？這真是笑話！

老太太：對了！我也那麼想，我想那個人一定是我的兒子，大概是因為外邊住久了，忘了我這老娘了！

特：我想一定是他認不得你的緣故，現在我替他找來要他認你，并且養你，你知道我們的司令官（指日司令）是着重孝順的！

日司令：叫他來把他官做！

特：現在司令官說給你兒子官做！

老太太：謝謝！老爺！

特：不用謝謝！只要他來了你把他認出來就是了！

老太太：那你放心，老爺！我當然要叫他出來謝謝你的恩的！

特：你兒子一向在外邊，經驗學識一定很豐富，我們這兒正少一位助手，假使你兒子肯好好的做的話，那不到半個月，準能升大官，你看我也不是那麼一點點的爬上來的嗎？你兒子將來的希望很大，你老將來也就可以享福了！

老太太：一切都託老爺的福，只要老爺肯想法子叫我的兒子認我這老娘，這我就心滿意足了！

特：那你別愁，祇要你把他指出來，我一定叫他認你！

老太太：那真是謝天謝地！

日司令：（操着不純粹的中國話）要沒有將你孩子選出的話，就（用手槍比了好久）槍斃！

特：（翻譯給老太太聽）司令官大人說，要你好好的將你兒子找出來，要是找不出來的話，就要請你

老王法，聽懂了沒有？

老太太：懂了！懂了！我一定把他找出來就是！

特：你兒子已經離開你幾年了？

老太太：整整地十五年了！

特：那難怪他認不得你了！你兒子平時常常有信給你嗎？

老太太：他從沒有給過我信！

特：也許他在外邊愛了一個漂亮的媳婦兒，把你老早忘了！

老太太：那也難說！

特：青年人的心是活的，管不住的，不過我一定叫他改過，來孝順你老就是！

老太太：年青的人真可怕！你想我親手養大他，現在他大了，可以自立了，就用不着我了，他就想把我丟了，你看我多傷心，我從前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我兒子的身上，那知如今遭到這樣地結局，我真不想活下去了！老爺救救我！（向上面特務長，作懇求狀）老爺！我求你救救我！

特：（得意地）好了，好了，你這事包在我身上，我們司令官大人叫他認你，你的兒子不敢不認，你再去謝謝司令官大人吧！

老太太：（慢慢地走向司令官，用畏懼的音調）謝謝司令官大人救救我小的命……

司令官：（兇惡地）什麼？（老太太嚇了一跳，倒退了幾步）

特：（對司令官）他說謝謝你大人！

（遠遠地傳來腳步聲和人聲）

聲：八格阿囉！

（一會兒五六日算趕着十幾個中國青年農民上，其中王義和老張也在裏邊）

日兵乙：報告，人帶到了。

走

司令官：有逃了的沒有？

日兵乙：一個也沒有逃，因為那邊的哨兵和我們一同捉的，哨兵說以前沒有人走出去過！

司令官：那好極了！（對特務長）你問！

特：（對老太太）老太太，我想這些人裏邊一定有一個是你的兒子，你趕快叫他出來！

（老太太向青年們打量了一下，沒有作聲。）

特：大概你眼花了！走進去仔細認吧！

（老太太慢慢地走向青年們，一個個地仔細認過去，青年們都懷恐地，怕有什麼禍難臨頭。）

特：這個是你的兒子嗎？

老太太：不是的！

特：這個是你的兒子嗎？

老太太：也不是！

（一個個地過去，老太太到了王義面前，王義臉色蒼白，像一個將上斷頭台的犯人，老媽：凝視着他左邊顏的

牆上，王義失了魂似地站著。）

特：這個是你的兒子嗎？

(老太太搖了搖頭過去了。)

特：(看認最後一個)這個總是你的兒子吧！

老太太：也不是！

特：怎麼？你認不出來嗎？

老太太：是的，這兒沒有我的兒子！

特：沒有？不會的！

老太太：真的沒有我的兒子！

司令官：(慢慢地走到人們裏，抓了一個形色最惶惶的青年，到老太太面前，青年甲被他一抓，不知是什麼事，更覺

特 形惶惶了！)這一個一定是你的兒子。

老太太：(堅決地)不，不是！

青甲：求求老爺饒饒了我的命吧！

特：不是？你趕快老實招來！

青甲：老爺！我沒有犯罪，我是一個很好的老百姓，請你饒了我吧。

特：(沒有辦法看了日司令官一眼)他說不是！

走

司令官：要他們快快自己承認，要沒有人承認的話，都拿出去（用手槍比了一比）槍斃！

（青年互相恐慌地認着，不知怎樣才好。）

老張：（忽然跳出人羣，大聲地）這位老太太的兒子是我！不與其他的人相干！

特：好！原來是你！

老太太：（焦急地）不，他不是我的兒子！

特：這是怎麼一回事？你到底是不是她的兒子。

老張：早就告訴你了，她的兒子就是我，我就是她的兒子，你愛怎麼對付我就怎麼對付好了

，不與旁的人相干！

老太太：不，他實在不是我的兒子！

特：好！你不承認，把她綁起來（兵士上將老太太綁在柱子上）

司令官：你這個老混蛋，你還不承認，你再不承認的話就刺你的嘴，池田雄一（音）依蓋大省

（Egatacler）（向池田雄一做做手勢，其中日軍一名就拿着刺刀跑到老太太面前，用刀對着老太太的嘴巴）

特：快講，要再不講出來，就刺下來了，以後要講話也講不出來了，到那時後悔也就來不及

了！

老太太：他實在不是我的兒子，叫我怎麼講呢？

日司令官：好！不承認就算了，池田雄一給我刺下去！

王義：（大噉）住手！（從人羣中挺出來）我就是這位老太太的兒子，一人做事一人當，我做的事與我母親沒有關係，與旁的人，（指老張和其他青年）沒有關係！

日司令：特務長，（不知誰是誰）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老太太：義兒，你難道忘了你的任務了嗎？

王義：請你放心，媽！我的任務可以說是完成了，我想我已經對得住我的祖國，對得住我自己，現在我要做到對得住區裏的一批同胞，對得住你！

特：（對老太太）他真是你的兒子嗎？

王義：剛才的謊話，我們不是已經明白的告訴了你，我們是母子嗎？那麼不與其他人相干，請你們把他們放了吧！

特：好！把其他的人都帶出去，教他們快滾！

（日軍幾名押着青年們出去）

特：好！我想你不要等我們用刀了，聰明一點！快給你們游擊隊裏的祕密告訴我吧！

王義：你要我把我們的秘密告訴你嗎？好的，你聽着吧！不過我們游擊隊裏的秘密太多了！

你要我告訴你什麼？

特：我要你告訴我，你們游擊隊的數目有多少？

王義：（想了一想）好！你聽着吧！不過先要你們把腳站穩，告訴你，我們的隊伍有四萬萬五千萬！

特：笑話，你們全國的人也祇有那麼多！

王義：一點也不錯，告訴你，現在我們全國的同胞都起來和你們拚命。

特：（冷笑）哼，這個話可騙不了我，中國人只知道自己和自已爭權奪利，那里會團結起來呢！

王義：你講的對正對！可是！講的是抗戰以前的中國，現在的中國，是你做夢也想不到的，我們全國的同胞的大團結，就是你們這批喪心病狂的漢奸和日本鬼子的威脅所促成的！

特：講到這兒，我還得代表我們全國同胞向你們致謝！（鞠一鞠躬）

特：（大怒）你還不識好歹的混蛋……

日司令官：（對特務長）你走開！讓我來問？（狡猾地）我真佩服你……可是我真替你可惜，像你這

樣的人，要是生在我們日本的話，那一定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以大拇指比王義）

王義：是的，我也相信要是在日本的話，一定會幹出一件驚人的事來了！

日司令官：對了！你究竟是一個明白人，但是你要知道你雖然是一個中國人，但也可以幫我們大日本出力啊！你現時做了一個無名無姓的小游擊隊員，就是你死了，又有誰知道你呢？我想你假使肯當一個日本軍官的話，那一定會替我們大日本建起一件很大的功績來的！

王義：是的，我要是一個日本軍官，我一定會爲全日本的勞苦大眾建立起一件最偉大的事業來，這件事業，是你們日本歷史上空前的！

日司令官：空前的功績？你說說看！

王義：（頓有力地）我要領導你們全國的人民起來打倒你們這班法西斯的軍閥和推翻那專制的天

皇！

日司令官：好！好！你不要官也罷，那末祇要你肯把你們的祕密告訴我，我就把你們母子放了送回去！

王義：要是我肯告訴你……

老太太：義兒！你不要忘了扶養你長大的祖國！

（外邊遠遠地聽到槍聲）

日司令官：八格！你這老混蛋，替我去死！

（舉槍對老媽媽，王義銳叫了一聲，撲上去遮住他母親，司令官發了一槍，王義抱住他母親不動，外面進來日

兵乙）

日兵乙：（慌張地）報告！剛才放出的那班青年帶了許多人打進來了！

日司令官：特務長，真的嗎？（慌張跑出去抵抗。）

王義：（緩緩地抬起頭來望着他那受驚嚇過度的老母親）媽！你好嗎？

老太太：我的孩子，不要緊，你的媽沒有什麼！

（槍聲漸漸地近了，遠遠地還可以聽見喊殺聲。）

王義：（興奮地）你聽！我們的弟兄來了！我們得救了！

（台後機關槍聲大作，喊殺聲，慘叫聲，榴彈爆炸聲混成一片，老媽媽臉上充滿着希望，但是過了一會兒，

除了機槍還在狂吼時，其他的聲音漸漸地遠去了。）

老太太：（帶着懷疑和不安的神情。）怎麼？我們的弟兄退了嗎？

王義：（兔躍而後力）媽！你不用着急！這是假的，是擾亂牽制性質，我們的主力已經去攻縣城去了！到明天清早，當東方顯露出一線光明的時候，我們美麗雄壯的國旗，將飄揚在這城的城樓上，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會飄揚在每一寸我們的祖國的領土。……（氣喘）可是……我是看不着了！

老太太：我的孩子！你……你……你怎麼了！

王義：媽媽！……你……你肯饒……饒恕我嗎？

老太太：（凄慘聲）我的孩子！我什麼都饒恕你，我了解你！你是我的好孩子！你……你怎麼站不住了？（王義已經不能回答了，他無力地從他母親身上溜下——這位民族英雄已經代替了他的母親死了。）

老太太：（痛哭）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你難道就這樣永遠的不站起來了嗎？呵！我親愛的孩子！（過了一會，似乎理智暫時戰勝了感情，她慢慢地抬起頭來，沉靜的臉上，露出嚴肅的微笑。）我有一個兒子，也很值得安慰！（笑容如同曇花一現一樣地消失了。）

（台後傳出幽美的提琴聲，奏着修斐爾德的小夜曲：Shubert. Serenade 晶莹似地淚珠！淚面充滿了母性的愛——源源地从她眼眶內湧出，經過她的顴頰，作最後片刻的勾留，再滴瀝地落在她已死的孩子的頭髮上，這就是她給他唯一的兒子盡有的禮物。）

——琴聲漸漸地遠去，幕跟着悠幽的旋律徐徐閉——全書完

現代獨幕劇選

走

本 書 有 著 作 權
不 准 翻 印

民國三十年五月初版

選 輯 者 葛 一 虹

發 行 人 戴 行 遙

發 行 所 重慶民族路二一六號
新 生 圖 書 文 具 公 司

經 售 者 全 國 各 大 書 店

實價國幣二元四角

外埠另加郵運費



147-15
2

新 生 團 體 女 具 公 司

\$ 2.40